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四〇冊目次

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錄三卷（三）（宋）呂祖謙輯 宋刻本（目錄下 卷一 二十八

四十八至六十八 七十五至七十七 一百六至一百七 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五 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三

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配清張蓉鏡鈔本） 〇〇一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二十卷（宋）呂祖謙輯 蔡文子註 宋刻本 五五二

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錄三卷（三）

（宋）呂祖謙輯

宋刻本（目錄下 卷一 二十八 四十八至六十八 七十五至七十七 一百六至一百七 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五 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三 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配清張蓉鏡鈔本）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四

論

封建論　廖偁
洪範論　廖偁
近名論　范仲淹
晁錯論　文彥博
本論　歐陽脩
朋黨論　歐陽脩
爲君難論上　歐陽脩
爲君難論下　歐陽脩

封建論　廖偁

柳子厚爲封建論以短封建者譏以周之亡由立諸侯之過也故曰周之失在制不在政又云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也又云諸侯世祿在位各據其地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如子厚之論是蓋知其末而不知其本知其末而不知其本故以封建爲非以封建爲非故曰封建非聖賢之意也勢也又去湯武之所以不去封建者因其力以得天下故不去也此亦見子厚之惑者也夫事有得失理有是非固不易也偁謂誠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勢也周之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又謂天下諸侯雖專國繼世而理亦不能亂也雖世祿在位亦不能妨天下之聖賢也又謂湯武之不去封建者實以封建者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以取天下而不去也且夫聖賢之立制度皆取法於天地而節制於人使人悉得其所耳當生人之初萬物屯蒙而莫知其所以理易云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也是封建者聖人所以理民之建道觀三代封建之制因地制民因民制祿使大不至於難

制小不至於無賴是故如身使臂臂使指上下相制因有不順則封建者固因人之利而爲之也夫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也豈有取法天地節制於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爲勢則天下孰不爲勢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何止於封建而已乎偁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且封建之制地有差等祿有多少禮樂器物各有分限是故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無者不可有執是而行雖世未有亂者也若地不必有差等祿不必有多少禮樂器物不必有分限下者不必下少

者不必少降者不必降無者不必無則未有不亂者也觀周世之末然矣豈制之失乎是蓋失其政而然也且三代之盛則非不封建也而不開亂何封建利於三代之初而不利於三代之末乎是蓋攻存與政失之謂也使周末之天子執文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則文武成康之時也又安得有問鼎射王之事當夷王而后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有也安得諸侯不爲逆設使雖不封建未有不大亂者也備故曰周之亂在失政也且夫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也是故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爲善也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卒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爲

不善矣設有爲者則流矣討矣而不存之於天下也夫然則天下無不善矣備故曰雖尊國繼世而不能爲亂也且聖賢之用與不用繫乎在上者也在上果其人則能用之果非其人則不能用之此事之固然者也當三代之時不開有聖賢不居其位當三代之季然後聖賢有不用者則是用與不用繫於上明矣彼封建者亦所以待聖賢者也安得及妨聖賢哉當聖賢不用之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惡不必絀是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者奚

觀其然夫豈在於封建是誠制亂之罪也備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聖賢之於天下必王之者慈世之亂然也固不以得天下爲利也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孔子以湯武爲仁人乎孔子以爲仁人則湯武之不苟得可知也且聖賢之心唯欲利後世益天下苟事有利益者雖死焉爲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則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后世矣又豈肯因而不革况封建者以天下爲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

欲以獨制天下爲心公私之道昭昭矣而公私之義固有差矣儞故曰湯武之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而不去之也且子厚不究天子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爲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爲患不究升賢絀不肖爲當世常法而反以聖賢不立爲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爲勢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反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利其力儞故曰子厚之論封建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雖然子厚以封建爲非者以守

宰爲是故也以守宰爲是者無他乃曰有罪得以絀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讎朝斥之矣又云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使漢室盡封侯王則孟舒魏尚之術莫得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行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矣嗚呼若是者子厚果大不明其本也以是爲是則豈封建之世有罪者不得而絀乎有能者不得而外乎朝拜而不讎夕不能斥之乎夕拜而不讎朝不能斥之乎若有罪不

絀有能不外法制不能拘者皆已亂之世也已亂之世無不失也何止於封建哉已亂而罪之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嫉商均之不肖而非堯舜也於理順乎雖然子厚止知漢之封侯王而不知古之封建也止知漢之封侯王則宜所謂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也若古之封建固不至是三代之封建凡天下四海九州州二百一十國在夏商則百里極矣國凡有五等五等之國制度不同同出於天子者也古之一大國止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

制其患易救固未有能爲亂者也漢之封侯王則一侯王之地如古之大國數十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乃漢自爲之法非封建之法也若以漢自爲之法而疑古封建爲短是由以溺咽之故欲去舟輿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而又孟舒魏尚黃霸汲黯之輩當三代之時不啻千萬輩在卿大夫之列安得謂在封建之世則不得伸其才術豈數子者之才能爲太守而不能爲他哉而子厚固以爲封建則能用之不知意之若何也嗚呼是非得失之理明明若是又何曲爲之言也儞非好辨也庶聖

人之道少有明耳

洪範論　　　　廖　偁

箕子之叙洪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偁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偁案

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犧而前備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下至於堯舜觀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啓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犧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爲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說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鯀有凶德於天下而違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

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即謂天果秘之而不與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謂天果授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受歷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受僇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偁以爲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爲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

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徴矣雖然欲成其爲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誼則宜其云也於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録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録而爲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録之以成書耳

近名論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言爲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眞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

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鉤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愼矣夫子曰疾没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其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尊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晁錯論　文彥博

臣讀漢史晁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

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爲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爲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爲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爲稷官契作司徒皐陶作士垂爲共工益爲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

慎東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爲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去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於兹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本論

歐陽　脩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

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釆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

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墮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

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説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説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柰何曰莫

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説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説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

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埶也

朋黨論　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説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

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

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

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猒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爲君難論上　　歐陽　脩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絶群

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群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

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説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

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

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歐陽　脩

嗚呼用人之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詘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

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知括善言兵亦未有知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輙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

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

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五

論

泰誓論　歐陽脩
辨惑　石介
漢論上　石介
漢論中　石介
漢論下　石介
陰德論　石介
賞罰論　劉敞
患盜論　劉敞
叔輒論　劉敞

泰誓論　歐陽脩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曰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

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爲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旣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

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乎書可矣

辨惑　　石　介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仙漢武帝之求爲黃金蕭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其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漢論上　　石　介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

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税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也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

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

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石　介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爲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道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齪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

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爲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爲蕭何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爲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脩者脩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

著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石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

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蹐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關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

舜致其君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

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彊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蓄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困其不乏乎故鼂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己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

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懼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惸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賞罰論　劉敞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急乎罰為懲有

罪也罰從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
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
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爲功乎抑謂鬬士彊
兵之爲功乎子所謂罪者謂喪業失序之爲罪乎抑
謂殘民害上之爲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
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
於耻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
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
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
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

何怠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
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不用命戮
于社欲民速見爲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
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剌者乎
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爲勸
善也爲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
怠矣則是雖爲善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
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
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
非以邀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

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
已矣何必春夏爲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爲人父
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己欲其子之孝於己莫若
己爲孝爲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己欲其下
之順於己莫若己爲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侯
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
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爲而大夫
士爲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爲而諸侯爲之是
賢諸侯也天之所爲而王者爲之是聖王也故春
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

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
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
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
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
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
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
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爲不
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

盜源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脩盜之源也一源慯則探囊發匱而爲盜矣二源慯則摽兵刃刼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慯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龠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

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爲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辦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脩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徽殆復起矣若乃尚擿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郤雍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輙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事乎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叔輒論　劉敞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達於衆而形勢效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諫則逼於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

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散禁疆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貫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顔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亂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況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六

論

治戎上　劉敞
治戎下　劉敞
賢論　劉敞
救日論　劉敞
材論　王安石
原過　王安石
周公　王安石
功名論　司馬光
葬論　司馬光

治戎上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毋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鉤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而況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

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庫以為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乘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

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据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据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

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憧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脩其志意脩其名訓脩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下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

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狄入衛）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説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況其實乎其言猶惡之況其類乎此春

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脩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脩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戸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踈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

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汚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偷墮居也彼其還覩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藪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

春秋雖甚賊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没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唯姜戎達于經（僖三十三年）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一貫也

賢論　　劉敞

人君之賢其身賢也不若其使賢之爲賢也人臣之賢

其身賢也不若其薦賢之爲賢也聰明辨惠伎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爲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奚卞治而已矣百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聽者聽之則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爲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爲心焉以其萬民爲

心焉以其後嗣爲心焉大爲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爲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其澤後世蒙其福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爲賢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舜好問好察邇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仄不倦勞於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

餘年故君莫盛於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爲舜之爲者非賢君也不爲周公之爲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辯慧伎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高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辯慧伎藝敏給故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吝者非獨吝於爵人吝於分人者也吝於敎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恐之吝於敎人忌也人疎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爲驕與吝也求爲人君者盡於此矣求爲人臣者盡於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爲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爲臣也君爲君焉臣爲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救日論　劉敞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爲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慕爲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救奚不救奚畏奚不畏哉丘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謟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爲災者與夏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謟諛姦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詖僞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己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儆於上哉是以或至於夷陵而猶不寤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爲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爲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爲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最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焉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廄也駑驥雜處其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蓋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方駕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爲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簳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

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寳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敵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也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知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

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所以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者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可用者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鬬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者吾不信也

原過　王　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

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周公　王　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吾初無爲

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姦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

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

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功名論　　司馬　光

自古人臣有功名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艸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

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

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

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萬項羽范增謀彊霸諸侯圖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去而

項羽卒爲漢擒夫駕馬車者旣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旣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旣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

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修乎道之

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毁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

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

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熏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責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與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

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交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苻秦固得王景略於敝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求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曏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

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廷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

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弃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矣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

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
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
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
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
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
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
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
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
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
它故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
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
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
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
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七

論

心術 蘇洵
任相 蘇洵
辨姦 蘇洵
備亂 鄭獬
唐論 曾鞏
晉武 錢勰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
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
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
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
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氣
既戰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
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
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
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
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
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

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唯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知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雖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當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

可以支大利大害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彼聞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劒則烏獲不敢逼冠

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任相　　蘇　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嘗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有節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

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有節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

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爲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大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知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大公者爲之師友焉伊尹大

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以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不爲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于大藩鎭此其弊皆始於不爲

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之以禮而彼不自效以服其上重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

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其禍者也

辨姦　　蘇　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爲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

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語言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亦何從而亂之由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容有之非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也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

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竪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其爲天下之患必然無疑者非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語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備亂　鄭獬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齮齕剖而爲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爲之備諸侯一剗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爲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封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盗有漢寳及光武之再開闢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爲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

相而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虚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竪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睽而爲三魏氏以閹竪之亡漢也則又爲之備閹竪痛摧刈之一歸其房闥之役閹竪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爲之備強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爲帝暮爲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瀰漫横流以至于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爲之大備焉及其

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爲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爲不至室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己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踰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唐論　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

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安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

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為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晉武

錢勰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善有大小而務有先後夫以小善而為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為不自滿也焚雉頭裘以為儉也行布衣禮以為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經國之慮矣遽遂以為過漢文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不封禪所以為不自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　陛下焚雉頭裘所以為儉也不如無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禮所以為孝也不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之屢言之屢言之不聽則以身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感悟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復則雖永寧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人可出羊車之遊有所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衛瓘之言見察昏弱之惠遂廢則晉祚靈長亦未可量也湛雖好論事而不知為此對專為逢迎牽合之語可為長太息也故劉毅至比之桓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八

論

留侯論　蘇軾
孔子從先進　蘇軾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志林三首　蘇軾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蕭瑀論　張唐英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而愚以爲或者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心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

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爲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孔子從先進論　　蘇　軾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

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知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爲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

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

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不吾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誘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借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

權之所歸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木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爲甚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屛息譬之斷蛇不殊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

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

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隨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曹參之治齊曰愼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志林　蘇軾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常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洪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

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覩藥石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洪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

之服寔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
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
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
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
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
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
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
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
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

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
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
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
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
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
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
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
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
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於人
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

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
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
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
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
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
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
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
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
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

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
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
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
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
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
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
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
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
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
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

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

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儌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 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

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

有賁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正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

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及此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果於殺者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　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

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

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蕭瑀論

張　唐英

蕭瑀請出家爲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怏怏自是罷爲太子少傅此是杭闇瑀而使優閑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啓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以求備而責人不以己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過豈亦圭之玷而珠之纇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但求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己耻其不能卑論忽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爲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欲迹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傾旨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

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衆是哥奴輩昔嘗拑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九

論

三國論　蘇轍
晉論　蘇轍
北狄論　蘇轍
三宗論　蘇轍
漢武帝論　蘇轍
漢昭帝論　蘇轍
漢光武論上　蘇轍
漢光武論下　蘇轍
爭論　潘興嗣
原諫　潘興嗣
通論　潘興嗣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鋒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遇其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祖之術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

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散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以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

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

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晉論　蘇轍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鬬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志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

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光宗諱名)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露飢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談笑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力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

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苦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之強強食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北狄論　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

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蓄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氈裘之民亦以此恐　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閒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

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墮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蒲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没世不復隨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

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坑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慨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而

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莫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為養兵而自重卓然獨立不聽外國之妄求以為民望而生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夫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三宗論　蘇轍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

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致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漢武帝論　蘇轍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

弃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懷帝
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
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
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
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
言匈奴初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
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
從恢議使聶壹買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
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
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

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
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
骨肉相殘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
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弃
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
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論　蘇轍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
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
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
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
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
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
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
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
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
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
於天然人事嘗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
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
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

臣將死天命不佑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
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
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
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以中人之資而
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
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
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
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惟一田延年士之
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
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後

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力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漢光武論上　蘇轍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文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群盜算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辨者及既獲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排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智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論下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致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為悟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

威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隷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

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横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宗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敝勢極於此夫人君

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爭論

潘　興嗣

匹夫之賤猶立子以爭其惡立友以議其過況萬乘之貴呼吸而霜露變指顧而榮辱移朝不爭則君有被其害君不爭則朝亦然至有頃刻而不及者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又曰商有三仁焉比干諫而死其言遠矣或豈無諫與諷與譬之疾耳有緩補逸養而後定有攻治而後勝有針砭而後起者蓋時有緩急勢有盈虛先後之理不可以一途御也諷者依違而不切詩所謂主文而譎諫此緩補逸養之道也諫者直指其事爭者覬其鱗矣此攻治之不効而至於針砭也若堯咨而舜俞禹拜而益賛可以無事於諫爭猶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君臣相與戒飭兢業如此後世之君奚恤而不用哉昔者漢高帝謂周昌曰我可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也高帝容之決

非桀紂明矣如使桀紂之君雖無道猶用寧臣亦不失天下矣

原諫　潘與嗣

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於皐陶謨則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顏淵問爲邦孔子曰遠佞人舜固聰明睿智君臣之間吁謨戒飭憂此而已顏淵亞聖亦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慮遠矣諫之不行也其原起於近習始於纖微成於浸潤終至于不可禦人君者喜則有賞怒則有誅不可不察也蓋未嘗濫誅矣誅一小臣則大臣及之未嘗濫賞矣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不窒其源雖欲救之將若之何乎故曰諫之不行其源蓋起於近習不可不慮也

通論　潘與嗣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羌氐羌困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以萬人留田果無一矢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勢勢莫徵於兵事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爲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師帥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險遡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惟費廣而坐飼之驕不足以臨敵也亦嘗以二十萬之衆棄於好水之上隻輪哥馬無還者此養之無制備之不素故也夫燕秦晉魏之郊地非不廣民非不悍勇田非盡闢也一旦索悍勇之民闢地而殖之胡爲而不可耶擇天下之精兵置之近輔之郊擬府而爲之制亦胡爲而不可耶不及十年粟必盈於塞下而驍果之徒可坐而鑠也晁錯削七國而七國反主父偃建分封之法而諸侯不自知其弱然則屯

田府兵之制行而天下之驕兵亦不自知其削矣何憚而不爲也邊粟已實屯兵已強中州之賦益寬則北狄不敢愛其贐羌人不敢慢其禮此以全制勝也昔之驕今也悍勇昔之不足今也有餘不幸而有警內府出節外府出兵擁鉞而下臨燕而燕動臨秦而秦讋此所謂廟勝也荆楚蜀越四分五裂之地天下用武之處也亦不可以不思及其有事而欲以巧勝之不亦拙且緩乎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

論

隋論　李清臣
石慶論　秦觀
漢文帝　曾肇
諱言　張耒
敢言　張耒
李郭論　張耒
邴吉　張耒
秦論　何去非

西晉論　何去非

隋論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爲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茍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有天

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効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効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爲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飱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敎化不足

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辯數勤察爲能覻三王之位而卑卑焉任智數竅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爲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爲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爲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爲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敎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髓其勢蟠大膠固如置方石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

中主德旣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閒可以爲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竊笑強者爲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隷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爲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群羊而蕩王業如振敝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石慶論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擧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巳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閼陽

勝而偪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彊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

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

爲幾何耶洪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皐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漢文帝　曾鞏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

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爲天下之大殘淫侈之俗爲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爲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罻羅網

罝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獲巢覆卵殺胎伐夭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與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情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

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執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朴（光宗嫌名）爲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

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諱言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

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

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蔽其君内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絶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

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逡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溺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内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李郭論　　張耒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愼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髙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

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請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賞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驟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胷中洞然大人也故静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

殺史思明此雖疫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之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悔而田承嗣之膝獨爲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銳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邴吉　　張耒

邴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

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爲儌幸謂之眞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儌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己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譙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譙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少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儌幸之福而安受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爲邴丞相恨也

秦論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爲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彊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擾攘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

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幷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爲鄉日

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騖以嬰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鬬

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傅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爲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爲不知杜成皐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皐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夫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蹶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

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

之佐其如秦何哉

西晉論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覩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遼有迹之可覩雖甚愚怯必加防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遼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爲禍之形常隱於福爲福

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爲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爲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羅徼塞之聲或藉其兵而爲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防水莫之能遏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覩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頼侯應之策以爲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

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氏以實關中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世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鬬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蹔而爲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爲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牧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

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稟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後欲形於天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尔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論

明皇論　崔鶠
楊嗣復論　崔鶠
察言論　唐庚
憫俗論　唐庚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士相見義　劉敞
致仕義　劉敞

明皇論　崔鶠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夫實凡也而自以爲聖則偃然以天下爲莫己若以天下爲莫己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禍亂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群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爲聖者歟其播

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美極今古之徽稱彼其臣逢以爲誠爾耶直以爲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也以爲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誼主皆無有焉　祖宗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以諛佞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爲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唾也嗚呼姦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夫

揚嗣復論　崔鷗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毁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爲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

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厲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於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爲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爲群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

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志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徼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翔倖而得計豈足怪哉

察言論　唐庚

古之人臣抵掌縱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

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啟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冀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効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温劉裕是已嗟乎秦漢

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觀俗論　唐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背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爲彊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

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彊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而不容於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辨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蹤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今上嫌名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大乎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

賔三飯飯粱以湆醬此君之厚已也賔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賔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賔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餡焉唯恐

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敞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羣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疏也賔至門主人三辭見賔稱摯主

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邇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莫贄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

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敞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

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固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爲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

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

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敎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而猶莫顧也此無它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殺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則奚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

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以得論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敺之以法敺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敺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敺也不巳漥乎其亦出於不得巳而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

策

內帑 田況
敘燕 尹洙
息戍 尹洙
兵制 尹洙
根本 石介
明禁 石介
責臣 石介
言治 劉敞
明禮 蔡襄
去冗 蔡襄

內帑 田況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孰非王土經産雖出悉爲邦賦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其皆有数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内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内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斂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嗇用而致然於德音無所益也況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

遺恩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銳意於理躬履儉德述
宣醲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正觀逮乎末年乃
情恭寧內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說媚上以謂賦稅
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
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為瓊林大盈之庫王鉷
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餌寵
盜厥後韋皐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為貢奉曲祈
恩寵至於裴肅判貫繫之利以遷廉察嚴綬傾軍
府之資以拜刑曹末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嘗為
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嚴之論也　國家開

疆窮朔南建號俾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
利之司稽勾繁廣研及圭撮歲求倍蓰加以鳴社
慶辰升煙大祀冊禮昭縟容典交修九州之人無
不咸獻其力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裒於公賦
輸之內祭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
羨餘也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
假貸職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為非且
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
私使外足而內不足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
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御也施利澤省繇費民有

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不因其資而騁嗜奔欲旣
兵黷武用旣殫費執不可已於是桑羊孔僅之徒
專務功而榷酤算緡坐市販物鹽鐵鈦趾株送補
郎之法流弊於千古矣嚮非高祖文帝之德洽著
於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生民虛耗未易
集也靈帝之世多畜私藏中上方斂諸郡之斂諸
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民困調繁目為導行
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尚爾矧陳隋之末世
乎是府庫之積不為私也章章矣今縱未能盡出所
積以付道司亦當視豐凶之年卹疲羸之俗去出

納之吝通內外之財俟乎下民實饒大計盈給然
後內於別藏斂其餘貲亦不為過也抑又聖人大
寶曰位見於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書注蓋寶
乎位則它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舉不為私以是而
言所本尤大若天心獨捨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
於萬嗣矣

敘燕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幾能自固以
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秉石虎亂乃
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

魏一則燕固不敵虜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世宗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衆師伐蜀伐吴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内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

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支捂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内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弃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

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摇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父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戍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

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

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　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飢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識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郡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庄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穀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惰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兵制　尹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藉皆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

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令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内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

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辦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根本　石介

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爲天下孰爲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

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彊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以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

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姦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爲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芥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丧嗚呼民可忽哉臣覩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眞宗皇帝　皇帝陛下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吏易數也兼幷盛也游墮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實館驛久使任抑兼幷斥游墮謹求其利病而各著于篇

明禁　　石　介

國家之禁踈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

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宫室過度則不禁豪彊兼幷則不禁權要横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墮也衣服踰制宫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彊兼幷權要横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闕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之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責臣　　石　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　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

任飲食加多筋力尚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久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間則陳功勞叙閥閱矜材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況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也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寘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言治　　　劉敞

為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於時忘言而徇於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

謂也崔寔論為政仲長統著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大宋之興剗五代之敝除其苛虐吏以鞭朴赦贖為治而天下以寧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疆埸之虞內無群黨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於今百年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言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已踈矣先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隣國略循

誼之策而匈奴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
講信脩睦附疏柔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
術已疎者乎從此觀之爲治者因於時而迹不足
守也語治者徇於理而言不足專也故自詩書禮
樂治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其所以迹者也忘言而
索於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能見也

明禮　蔡襄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
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
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

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爲制作雖具朝廷之禮
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
遑暇專以刑治之　宋興五十餘年　太祖　太
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　眞宗皇帝契丹結好
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　仁宗皇帝
好生卹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
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
之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
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
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

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
也

去冗　蔡襄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
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
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
爲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自
少不知也樞府不知財用日日添兵而財用有無
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爲辦事不
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

不量所出國不富實　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
故謂兵冗爲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
之　太祖　太宗朝仕宦者或有功勞或有名譽
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
不遷者有之　眞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
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
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
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
三年一遷之法今爲大弊也　祖宗時卿監郎中
無數十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

餘處合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除授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　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　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冗如此豈可不思其變更之術也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　陛下孰思之漸求消冗之説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

策

原賞　蔡襄

禮法　鄭獬

資格　孫洙

嚴宗廟　孫洙

擇使　孫洙

先宗嫌名倹　錢彦遠

策略　蘇軾

決壅蔽　蘇軾

原賞　蔡襄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蹈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奬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户磨勘税賦皆其職所當爲之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爲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爲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禄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爲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税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

然此爲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捕賊之法必賞也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酬奬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禮法

鄭獬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雜半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豢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

爲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禮已侈矣而今之 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褻瀆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爲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噭噪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居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富麗鮮巧窮民精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宮殿數十百倍此則變吾之宮室之禮而爲夷矣古者爲之衣冠以莊其瞻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袤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衣冠之禮而爲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內父慈子孝天子當扆羣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喪葬有紀復奠祖薦

虞祥之祭皆爲之酒醴牢牲籩豆鼎篚其薦之具而今之擧天下凡爲喪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擧天下詬笑之以爲不孝狃習成俗沈酣漬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爲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爲之淪陷幾何其爲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特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爲之怪朝廷未嘗爲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擇帥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一獠民必擒捽之

束縛之而加誅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囊篋囷窖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捽束縛而加誅焉反曲拳跪跽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吾中國聖人之禮法其爲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爲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朝廷敕聰博辯學之士刪定禮法一斥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

中國勝則爲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資格　孫洙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自修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犯宗諱）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與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僞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僞清議失之激銓選失之雜是失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

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坊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閥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闘也有司蹴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群爭愬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

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旣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剸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玩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耆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爲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遲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　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稍拔異能賞以功爲先後祿用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别善否陳前而

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嚴宗廟

孫洙

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　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切恐　陛下承事宗廟之禮及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礿祠烝嘗禘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蓋聖人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之祭君親牽牲執鸞刀以割晃而摠干以樂皇尸其躬自力以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籍皆滅秦漢興草創禮之存者才十二三事宗廟之禮蓋闕如也然猶四時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盡孝思繼漢而下荒乎無以禮樂爲也唐之盛時可以制作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元之禮雖有天子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蓋希闊帝王之親享廟者一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之行者相循而失也

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祠而天子未嘗親事也

唯三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
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世之失也
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
大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出
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
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祗而奉承之瞻視梁棟而
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
禘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一諉於祠官矣而
神御酌獻三歲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焉非嚴
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意也嗚呼宗廟之

事王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君
曾不知復也今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
陛下皆親禱祠之及歲時游幸亦至焉而　祖宗
神靈之廟親四時唯有司侍祠三歲郊見而才一
至也豈　陛下孝思之至乎夫使有司侍祠則犧
牲醴酪或不能致其潔容禮服器或不能竭其恭
此神靈所以未降福也　陛下與其修祈禳於浮
圖老子之祠曷若盡孝思於　祖宗之廟也與其
歲行酌獻之小禮曷若以四時親享而示大孝於
天下也臣竊思　陛下至孝烝烝非不能也直以

禮久不講而大費不可省爾臣謂今之吉禮在典
籍者蓋粲然矣而享祭之禮又磅礴大備以　陛
下之明聖舉而措之非甚難也然而議者謂法駕
一動大費不可貲臣又謂議者之過憂也　國家
之禮常病於吝小費而失大典文采繁而誠質薄
故朝廷每舉一廢禮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
爲異則內外厚其賚賜百官過幸增秩蓋　國家
議禮太繁名物太縟故百禮常病不能舉也今若
詔太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盡去繁飾大駕不動
鹵簿不設如唐之禮享廟拜陵皆用小駕今且如

常日行幸罷每歲神御別殿酌獻而以四時親薦
享廟前期齋於路寢以其日質明車駕謁大廟親
享七室以盡　陛下嚴祖尊考事神訓民之誠心
豈不美哉夫禮簡則誠至儀略則易行傳曰禮與
其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足而恭有餘也
祖宗唯享　陛下之誠百姓唯樂　陛下之孝不
在乎禮文之繁具也　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三
代之墜禮使大孝塞乎天地而橫乎四海又以答
塞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廟前世未有
行者由　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

之盛福也臣愚妄議大禮惟　陛下少留聖意而
幸擇

擇使　　孫　洙

今北虜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
吾　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
人頗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讋伏
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
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僕車服整飾騶旅以夸
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藁屈膝虜庭拜望跪
起少不敢輙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

重罪罷遣削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
皆束於儀矩弭懾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
奇謀博辯刀筆在後畜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
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左遷之故妄庸之臣苟
欲畢事低首下視喑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
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妄詬重為黠虜
之所姍笑彼戎主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
也至於鬉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誕辰夜皆
邀枉王人屢省而蹇仰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
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墮損國命臣切

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而拔
刀自誓唐高倘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
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
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
故大節之士直躬徇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
重國家也今　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
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
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
起唯戎人之所嫚視而倨侮之臣聞古之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也又曰受命不

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
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　陛
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
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彊胡之
氣譬說禍福以厭抑貪狠之心其舉動言辭小未
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闊略使得馳騁
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儉　光宗嫌名　　錢　彥遠

臣聞享四海之奉者文采藩飾備味極盛勢適當
然豈過自刻損稱為儉德蓋去泰甚屏奢侈之為

儉爾一人儉則百官儉百官儉則庶民恥費貫（光宗諱名）
朴浮囂輕僞無所售利農夫工女宁固充給我
太祖　太宗知稼穡艱難奉養清約裁冗貶侈今
列廟大禮陳國初器械車服堅樸素質至甚餘可
追驗矣　先帝雖據太平全盛之實然儉節聖躬
嘗見內直黃門給錦衾命紫綢代幸西京時嬪御
食品準從駕群臣天禧間欲禁塗金飾下詔自乘
輿始朞月遠邇杜絕化之之誠耆老于今稱道
陛下嗣位音樂宮室車馬亡所加近歲差踰前臣
踈遠不悉時事但聞調諸官署財物為玩好頗衆

北門內作工雕鏤銘治刻削幾千人復以太官調
絜饔麗略就近署私立饔爨後苑置酒府醞釀共燕
昵之須宮中發取市物百貫震動掖廷親戚承晉
班列佩印綬給侍禁省是數者皆無益睿明臣料
此誠左右佞諂恐天聰納諫切厲兢兢畏天下過
已始相與迎志先意隱屏為此快一時欲圖少頃
兌說賜予放宕流溢源發有漸殊不知暴於外則
愈損美德謹按禮王者庖弁以食重身防微故有
和食醫嘗食監共饍羞職則刑而別庖所薦異內
羞正饌旋取區肆間或非時珍惟不問從出不思

時禁止小使三數人乞其事　陛下安自輕御爲
奈宗廟社稷何臣之深憂也且京師四方回首易
聽取爲表式今縱未大失風俗已濫經曰上好是
下必有甚者臣視貴臣家悉相耀以技巧聲色狗
馬或竊蓄尚方器物起屋室跨通衢大路富商豪
族歆慕結納貨賂上流緣而民益貧游手益衆猾
細作淫巧日變月新營媚富貴耳目且利令智昏
盛令心驕昏則慮不精驕則所惜重元僚通臣安
危所托使昏且驕復何望耶昔秦王責范雎以楚
鐵劒利優倡拙吾恐其圖秦夫倡優巧拙小節也

古人用覘勝負況奢儉乎使天下聞之可也四夷
聞之不可也臣嘗行都下見先朝宰相若呂端李
沆舊第存焉窮僻庳陋今公卿隸人所舍或加之
蓋當時法令肅而習尚正也故衣弋綈焚雉頭裘
是廼帝王末事前史皆書之者顧治亂所繫廼深
美絕稱以示後世　陛下宜醇法列聖成績歷致
三代所以得失凡違典章舊制者亟罷揭還有司
抑減內寵之勢其父子兄弟繼賜衣食不命以要
官劇職諸郡國纖靡輕綃之服止其歲輸雕篆奇
器毀斥破撤藏有金銀飾者出付度支助軍費皇

然穆穆然用天子禮以自潛樂而且節儉不偪下使知聖人之心垂精勤勞興亡之際羣下率化廉恥張立萬世有特榮阿近遂惡未悛者嚴刑刑之假一勸百所舉雖尊俎俯仰而所濟遠矣

策略　蘇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

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

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

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去而
張張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
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
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
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絶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
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
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
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
下屛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
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

試嚌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
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
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
之勢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
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
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
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
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
昔我　太祖　太宗旣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
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

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
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
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
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
陳其五事以備采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
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
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
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
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
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

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
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
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
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
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
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
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
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
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
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決壅蔽　　蘇　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訐而無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訐訐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

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令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訐其寃如訐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

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

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至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

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辦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

策

勸親睦　蘇軾
師友　王安國
舉士　王安國
臣事　蘇轍
民政　蘇轍
執原　李清臣
明責　李清臣

勸親睦　蘇軾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懽忻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懽忻之心而爲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義之風息而爭鬭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亡以自存嗟夫秦

漢以下者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䘏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别子爲祖繼别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别子之後也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

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别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别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

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

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

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師友　王安國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畜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況士大夫守宗廟與朝廷之事其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尚然又況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侯則尤不可以不

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惻怛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詘者豈以其道德足以驁上哉蓋以爲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夫脩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效也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以夫四海九州之民屬於一人之治聰明不足以當萬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

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詘乎戰國之俗權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隔勢絕師友之道遂堙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有懇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者甚淺而易見而安知夫效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舉士　王安國

朝廷間歲下詔自進士等而至明法聽其以狀來謁既貢於鄉而禮部又加之以陞黜然後第之於廷公相百執之選緊出於此而臣愚竊敢議其不

然者夫待之無其禮則不足以養有恥之俗取之無其實則不足以得可用之才其進也未嘗知其行於疇昔而一日使之更相保任賢否於以類致則保任之不足恃也固可知矣惰遊苟賤見棄於閭巷而得與豪傑之士馳騁上下有司以一吏誰何於前而摯跽俯伏聽命於後其試也守之以吏卒而譏訶搜索恣所欲陵有司以其混殽而不欲寬以繩墨率以謂上無求於彼而彼有利於仕也待之以此足矣彼習於耳目之久而既仕之後其能攖以廉恥而不僥倖聲利乎所謂詩賦策論章

句律令之藝不足以爲天下之用而徒以獘學者精銳之志限以禮部之格而可否出於數人之斷設盡如其格固不足善又況取舍未能無繆於好惡乎古之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之人常患乎好自私也爲有司者未聞自以不能求止者於是宜有幸得之士也彼既幸矣一日必任有司而如其類者能勿取乎此所以潰潰然不知勸沮而無以抑其來也又所謂賢良茂才之學其敝尤甚者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說而兼之以傳注乖離精粗無所不記然後能應有司之問雖使聰明捷敏之

姿而所閱如此之博則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聖賢之意雖無聲病之拘牽而摘抉名數難其中選未嘗試其一言之效而卒所以得者不過善其記問文辭而已此推恩與進士之上第者皆計日以致高位朝廷患其然也故稍裁之雖徒能見於此而其敝有不盡革者此臣之所未諭也議者方且謂今賢不乏於朝廷而其法亦足以得人矣何必易哉孰知夫此蓋得於萬一之幸爾以今天下選用之不一而任事者常患乎不學也昔鄭以尹何爲邑而子產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用不學之人又況任有大於此者乎詩賦章句律令非古之所謂學也徒可以求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茫然如未嘗閱書也雖策論稍異於此然亦取辭而已且設法欲四方萬里之材一切無所遺逸以今觀之其能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其甚則患夫有道德者往往恥於求舉而僶俛以爲貧者又多困於不售夫不售者古以爲有司之罪而今之操陟黜者反咨嗟歎息以爲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何爲天下而使有道德者恥不願仕有司不得行其志而歸

之於命然則法之弊也可謂極矣幸今君聖臣賢一時之盛能相與博盡群臣之謀而究極其本又何患乎不可革哉臣以爲宜使爲進士者人占二經策以古今之治亂而使傳經以對反復於一二日而用此易其詩賦賢良茂才宜罷勿試敕近臣得薦士之材行尤異者聚之京師而數使豫朝廷之議論實可用則寵之官卑學者待以臺閣之選而其下則使內外之官辟爲其屬如不稱所聞則坐其薦者律令之學可廢勿舉學究則去其貼經墨義而責以大旨不必規規然敝於傳注也此庶

幾得可用之材矣而欲養之以廉恥而使其不自列也則宜敕內外設學校而士無不學於其中則任事者可以察其行而不必使之類相保任也此固未足以為成法於萬世然朝廷能繼之以悃悃不倦之意而討論已熟為之以漸則三代之法自此有不復者乎在君臣之際力行何如爾

臣事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名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不可而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分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子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

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

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可足傷也昔
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振怒發兵而攻之
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
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
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之意少解徐發其所
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合也惟
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
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
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
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

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
其果無有也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
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
不問其意之所嚮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
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
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
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
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
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
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民政

蘇轍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
困而無與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與役之事皆不
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
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
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
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
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
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
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

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
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
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
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
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
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
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
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
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遊惰末作
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

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與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

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

徒常遍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竊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

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勢原

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

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
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
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
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
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
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
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
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
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
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

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
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
處持其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
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
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
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
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
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
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
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

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僂指而數之矣或善惡
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
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
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
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
下之助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
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
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
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
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

上尊明如天日閎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
風霰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
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兕雄曹馬之姦桀必且
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澤
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
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己也以爲可
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古
莫敢攖路馬之芻觸囿兔之毛也黴頓關紐嬉弄
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
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

日民心之亡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壞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拄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牢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釜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

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蓄積之固勢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户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圜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旱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之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明責　　李清臣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敝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萬官之冨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爲能一刻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敝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爲

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非其道瓌傑豪偉之材皆化爲偷懦循縮而亡能爲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爲悼嘆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效心至而迹未至則優假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爲之進退迹

稱出於庭壇畦隴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己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爲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恇怯小臣淩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爲輔相非求其謹潔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也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爲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上以爲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

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猾沮伏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內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爲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爲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爲宰相之罪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爲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廚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橫兵氣弗強爲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祿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蹦躒抱才負志不得有爲而老死沉沒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苟身安於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爲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爲賢而嫉夫敢爲者以爲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說客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

而招其資胥史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爲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弊莫甚於今之世者欲救斯敝是亦非難寬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皇朝文鑑卷第百四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五

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爲表首議　竇儀

祖宗配侑議　宋祁

郭稹不應爲嫁母持服議　宋祁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黄元

爲兄後議　劉敞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廟議　韓維

南北郊議　陳襄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爲表首議

竇儀

得尚書省牒奉前月二十八日勑節文御史臺大常禮院定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爲表首未有所從令臣等參議以聞者臣等今詳東宮三師爲表首討論故實全無證據其左右僕射援引制勑合爲表首者其事有六謹按周官先叙六官又准六典尚書爲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每班以尚書省官爲首則僕射合爲表首一也又按唐會

要及禮閣新儀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無上公即尚書令僕已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依王品此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爲表首二也又據故事僕射位次三公則僕射合爲表首三也又准故事僕射是百寮師長即無東宮一品爲師長之文是知上臺表章僕射當爲表首四也又准晉天福二年勑節文今後凡有謝賀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三公闕令僕射行之則上臺表章僕射當爲表首五也又立班之制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

先出見今東宮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退兩省班退後東宮一品方出即輕先重後之禮較然可知則僕射合爲表首六也伏以百王儀制歷代遵承凡欲改更必求典故今御史臺檢討有憑事理甚允議者或引百寮起居之日宰相偶不押班東宮一品在前不可知通僕射臣等答曰必若合通前立之者則兩省官班在前如通最在前班必求宰相之次爲首則非上臺僕射而誰又曰一品爲尊二品爲次臣等答曰班秩之內緊慢是分或有自四品入三品爲黜官丞郎入御監是也從四

品入五品爲進秩少卿入郎中是也四品在三品之上諸行侍郎於卿監是也七品八品在雜五品之上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監察於三丞五博是也若不以省臺緊慢次第相準居此官者肯以品爲定乎又大凡尊卑各有倫等雖繫君臣之際可論父子之間上臺則君父之官也東宮則臣子之官也若或品位懸邈亦可尊卑各申奈將臺職緊慢不同實恐統攝不得假若輕重雖等亦須推讓上臺議者又曰新定合班最可爲準臣等答曰近敕合班之位僕射與東宮三師不曾改移上件所

引故實敕文當時與今無異此乃仍舊不是新條又議者曰僕射重輕不同往日臣等答曰此官崇重儀亞三公上事舊規典冊具在公參之禮立朝之儀見今可知何曾損減又議者曰假如百寮同署一狀必須依次署名臣等答曰此議只爲表章獨以一人結銜爲首且云文武百寮臣等此則是總統文武衆官見有正衙重官太子宮臣難以爲首若援引依次連署實又與此不同又議者曰表首之人近亦曾有三少臣等答曰今爲在朝見有僕射表首難定宮臣歷朝典據分明都來不取近或

重輕顛倒却引爲憑脫或不論官曹不取緊慢不以近尊爲重但只據品而言則上來班位及於資品以至僕射出入今後並合改更若變舊章於時何益臣等欲請依唐貞元晉天福敕及諸故實并今御史臺衆議以僕射爲表首一則正上臺之綱紀一則遵歷代之楷模免至鑿空懸從臆說俾其名分不至奪倫

祖宗配侑議　　宋祁

臣等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緒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預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曾之

疏戚以爲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　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
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闡羣議摭懿鑠闡孫謀將以貽合靈心垂業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
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彰燮伐潛黜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堙蜀壘湘楚閩粤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十年長世丕闡洪業　太宗皇帝勤受

其壐庸運下武龔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愼九刑
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
人無憫怨又引搢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
三代同風　眞宗皇帝乾粹日昭執兢維烈重威
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乩
虞巡祕牒岱宗育穀黃壤禽受瑞福普浸黎元肖
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惟
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
爲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
祖文王武王肅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

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　我皇伯祖經
綸艸昧遂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　皇祖勤勞
制作　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
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
於升侑上帝裒對先諒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
太宗親郊奉　宣祖　太祖配焉　眞宗嘗祀奉
太祖　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
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　太祖
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
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

遹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
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
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
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
前此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
眞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　太祖太宗崇配天地
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
夏皇地祇配以　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
州配以　太宗孟春感帝配以　宣祖季秋大饗
配以　眞宗伏請皆如禮便　陛下重宗祧之事

鑒照前載抑畏虔鞏謙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
管謹用敷蹙惟聖心財鑒謹用議狀奏聞

郭稹不應爲嫁母持服議

宋　祁

臣竊惟禮者叙上下制親疏別嫌明微以爲之節
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
殺從宜故尊有所申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
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
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鍾父喪而母邊氏更適王
人王渙稹煢煢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

第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積一身而已母邊氏適王
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訃聞積乃解官行服以
臣愚管見深用爲疑伏見五服制度敕齊衰杖朞
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其左方
注曰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爲嫁母無服
今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穴永非
於郭偶而積既爲父後則宜歸重本室雖欲懷有
慈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爲已嫁之母亢父而
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
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求制旨疑

積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詛有
所斷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彝經伏乞降臣
此狀下有司博令詳議其郭積爲父後爲嫁母應
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洪
規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黃　元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
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
連率焉有方伯正牧焉在兩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
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
察皆所以綱舉百職柄持眾政作天子之藩宣也
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
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額
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錢穀
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總守宰之官守宰主宣
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
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
而責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
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
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

刑不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illegible]堯
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
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宜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
古官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
廷三事大夫爲是邪爲非邪

爲兄後議　劉　敞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
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
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
以爲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

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爲
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爲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
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毁不相害也
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甚
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
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之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
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春秋僖公實
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
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
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

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
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
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
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
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
不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毁之次不得不
以一代一世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
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
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
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

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聞之曰
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
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
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
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
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譏
也然春秋固爲萬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
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毁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
昭宣兩帝並爲昭獨以孫爲昭而不知禮無兩昭
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

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
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
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皆
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
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
爲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爲元帝後皆悖經違禮
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
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
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
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

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己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爲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

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爲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爲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爲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　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

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　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爲　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　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　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　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竊以爲今日所宗奉濮安懿王典禮一準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

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
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廟議　　　　　韓　維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
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爲限
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
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爲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
下遠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業重
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
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

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
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
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
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
別也今直以契稷爲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
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
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
有天下契稷何與哉曰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
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

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
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
之所與契稷不爲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
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于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
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爲祖
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亦生於周代其
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
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

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
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　太祖皇帝孝友仁
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
蒙澤功德卓然爲　宋太祖無少議者　僖祖雖
於　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
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
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
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
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
以奉　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　順祖

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
昭穆之祭　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
臣絳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南北郊議　　陳　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爲宮冬日至於地上
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爲宮夏日至
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冬日
至者以其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
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

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爲宮一變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變）
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
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
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
之變（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
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
禮之以血祭沈貍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
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
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
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

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
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姧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
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
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
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
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
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
定垂之　本朝未遑釐正恭惟　陛下祇　五聖
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
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

俾正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
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
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
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　陛下每
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
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謂所大者正也然議者
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齊居近
（古者致齊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
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齊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
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

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衞而幸祠官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衞士蠲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完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五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六

議

救災議 曾 鞏
賞罰議 趙 瞻
議禦戎 仲 訥
議水 王 同
渾儀議 沈 括
邊議四首 張 載
世守邊郡議 呂 大鈞
選小臣宿衞議 呂 大鈞
民議 呂 大鈞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 復
議官 李 清臣
官制 畢 仲游

救災議 曾 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吏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
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
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
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
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
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
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
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
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
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

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
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
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
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
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
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
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
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
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
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

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
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真僞有會集之擾
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
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
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
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
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
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
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
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

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
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
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
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
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不增
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
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
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
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
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

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内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乎未然銷之乎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畒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

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于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　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頼者皆得而不失况乎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

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頼而自安於畎畒之中負錢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

意悅於上然後王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内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内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

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
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
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
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
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
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
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于救災髮膚
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
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
司於糴米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于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
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
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
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
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
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
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
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
急也故述斯議焉

賞罰議　　趙　瞻

世之大患在賞罰焉賞以徵丈楷賢罰以定令幸

姦則是國代賢者辭而法爲姦人地也有吏于此
齋伐閱詣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斯職事若干年當
遷某官某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某秩斯人大賢
大不肖雖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存捨動搖者
或迹狀白著有非常不在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
有所差駁突兀亦不爲舉夫以賢者難進易退廉
恥讓服之心詎非代之辭若與若爾伊尹太公常
齒匹夫傅說箕子常編　因策缺甯戚常伍耕農
管仲五穀常沒虜獲當屑與時爭盜鼓之適賦列
時刻之積勤而遜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
必曰以甲令當某罰以乙詔當某科有輕重疑則
爲奏以請上上之所進退亦旁法律　尺爾夫以
姦人狡獪寬幸之備詎非爲之地者歟且唐虞流
共工放驩兜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仕
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
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誅無赦孟軻以楊朱
墨翟邪說之無君親者拒之荀卿以宋鈃公孫龍
衆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鮒以掠美尸
齊阿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佞幸似忠孝而得罪
郭解豪俠似仁義而蒙戮皆姦雄桀黠傷蝕風教

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矣非勉寃仁之治也非保賊亂之黨也徒律令無所處焉也賞與罰如是馳步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轍異也或謂若之所賛若古也今之所用若時也若居今時而用古殆不可與權矣張選舉之程法補調之品日猶曰未也況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之明哲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主律後主令附麗驗治劾讞鍛成猶曰未也況以難明之狀可惑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僭及淫人刑僭及善人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

賊彼曷獨不欲舉縣官于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辭行技能號爲揳摖而寘朝廷矣才具器識號爲量度而縻爵位矣斯豈它術哉視必得賢者而後任之有司爾真賢實廉不次求索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任人大姦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它術哉上如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顏益資其窺㴱者豈有補邪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用則皆末如之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今得一伊尹太公而賞之天下非乎不也得一驩兜共工而罰之天下非乎不也若賞伯夷而罰盜跖罰窮奇而諸饕餮惡可

議禦戎　仲訥

或曰西北二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爵賜予至厚羈縻冝得而兵未克弭古稱禦戎無上策良信哉愚曰斯之惑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之亡漢因而還尚有策哉然則若何禦之非足尚也當用氣勝之耳奚爲而言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取勝之道存乎其對堯舜禹湯之爲君君子則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由其類勝天

爲之清日爲之明至于鳥獸魚鱉咸若夷狄其有不馴乎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奸也故二帝三王之世夷狄之患無甚焉秦漢而下德衰而力雄善有聞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去有誅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爲之蝕地爲之震殞草槁木横出妖孽況四夷乎是陰氣勝而陽不得立也故夷狄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彼陰也東方南方我陽也又以盟約之信要之崇顯之號榮之貨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可謂至仁至恩也而戎心未悛非策之不至推其類殆氣

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闢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執庶官宜有姦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壅而未行陰淫之氣上應于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食正歲朔雨晦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而狂陰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爲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効其用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奈無策何奈後悔何

議水

王　同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脩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乎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脩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檝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

領或否矣故天下不暇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若起矣　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爲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暴而行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于秦漢之故爲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効而使之不爲虛任則天下宜有明乎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于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還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

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脩矣故爲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渾儀議　沈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劇之會其法一寓于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于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摶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歷者必有璣衡以日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爲歷作爲歷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歷僧一行改步大衍歷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

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患星辰稠概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椭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斡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焉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赤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

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欲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而日之所

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黄帝素問書立于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于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于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為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輙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

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為東日之所入者定為西天樞則常為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没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為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為是說也臣以謂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為法不足以為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

以象地體今渾儀置于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為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數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

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為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歷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

為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摇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為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入令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

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為未審今當為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瓚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然

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紘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為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道赤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

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黄道此定黄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略也其八令璣舊法黄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黄赤道輙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于赤道之上而黄道居赤道之下而二道與衡端相直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横簫會當移列

而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黄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黄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黄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黄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别加鑽孔尤爲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爲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値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爲法自當默與

天合

邊議四首　張　載

清野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之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群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

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殺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

固守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守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支持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守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若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

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省戍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閒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内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塞之城各餘萬人爲備閒其多少之差此其大略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十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虜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粮稅逋負者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内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固民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使其居處正其分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緩守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技藝素講雖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世守邊郡議

呂　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于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于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内殆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爲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陳力而爲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爲列國統萬國于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于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于内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于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

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剖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惟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祖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共其乏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感服者爲上富強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

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邊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爲備邊之一術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須臾不可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于給宿衛備頤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替疑丞

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聞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任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顔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聞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臣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盛簡其臣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

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聞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斆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于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

廣吾知人之明也爲人君而秉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爲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隷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賤

侍諸班之列其禄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已其閒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問論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爲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俟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民議　呂　大鈞

爲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恤主戶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爲主戶主戶苟衆而邦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田又輕其力而臣僕之若此則主戶益耗客戶日益多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終不爲官府之用今欲將主戶之田少者合衆戶共及二頃以上方充一夫之役其兼并之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就一夫之役主戶不足以客戶足之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顔　復

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者合族之時族人不得以父兄之尊齒君之位爲正尊卑之序而發也儀禮公子不得禰先君謂別子之子始以別子爲諸侯立廟而發也二者無害稱謂之厚三代盛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雖無定目原此而論不必于上下相接之際嗷嗷區異遠近以傷親親之意唐德宗宣宗之世有分從稱姓之令亦緣其政苛刻寡恩而然　國朝祖宗敦睦九族自有博大之制遠符三代之風若唐衰一時之令不足稽

議官

李清臣

原今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蕃故有罷職而歸幾及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寒廉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盻盻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滫瀡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饘粥則節不篤者或乘其閒隙匿之之時起而牟利貫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筭盈縮秤較毫釐匿闤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王官退則爲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爲民師退則妄覬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汚辱而康恥之風大墮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爲之文法爲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厲負使其不得應條鉄駁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競隘而奔馳其輕儇佻淺之流更相呫祠迭相攻擿相誅不操矛相覆不設阱而蹈風熾陰濤作恬讓靖黙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卻於羇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爲一禁時下一令詳明深切繩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爲篤厚無爲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竊以爲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已而議者不塞其原徒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鈀櫛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阬螟蝗不知士心之愈離臣愚以爲過矣故願　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員而祿得以繼汚者反其康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官制

畢仲游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于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勢歸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于百職執事備用

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歎息於上而公卿大夫皆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二省之制宜其歎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銓審庫部金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理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先帝之

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人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為高而又降七品為八品降五品為

六品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為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

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為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為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

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于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六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七

說

怪說上　石介
怪說下　石介
唐說　尹源
雜說　劉敞
進說　王安石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稼說送張琥　蘇軾
剛說　蘇軾
雜說　蘇軾

怪說上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

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説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

人君見一日食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絶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説滿則反不知爲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不能厭勝之又尊奉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怪説下　　　　石　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

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

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皐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姸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姸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民見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二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民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若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梁恭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爲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敞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也者所以眎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

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攫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瀞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redacted]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間之者也清濁中理

賢不肖中倫人莫能間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為手耳之不可為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為役以退為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此其不以利私也已故上下一躰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眎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眎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眎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為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世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說　　　王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上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

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況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

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
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
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
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
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
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免失也取焉而
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之
好惡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
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
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

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
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
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
進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　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
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

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
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
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
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稼說送張琥　　蘇　軾

曷常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
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
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
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五十口
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
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
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
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
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
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

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死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斂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荅但起入户君

亦趍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勰勴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蘇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

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

郄超雖爲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温矣東坡先生曰起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三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爲三歸之臺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桓温之所成殆過于劉越石而區區慕之昔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元德唐丈　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握筆以避禍悲夫一至于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于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鼂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

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帝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温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温平生輕懱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亦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賛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醫之明脉者蓋天下一二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求脉驗之靈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于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于不救是固難治也間有驅愿者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必于平時默驗其工拙至于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之脉虛實冷熱先定於胸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韓退之善大顛如善澄觀文暢意耳非信佛法也而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特也而妄庸者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文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作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爲醉

翁亭記此大妄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七

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八

說

迂說　王令
師說　王令
葬說　程頤
史說　張舜民
弔說　呂大鈞
芻說　陳瓘

戒

治戒　宋祁
福州五戒　蔡襄
行舟戒　江休復
毀戒　王回
嫌戒　王回
戒子孫　邵雍
女戒　張載

迂說　王令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也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

而止之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於爲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爲非禮義而懼人之爲聖人也耶

師說

王令

上古之書既已汨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求之傳說閒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之名具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目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有井

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云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惰防其淫邪勸其彊梗其治略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爲之師以諭其道爲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中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閒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淬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爲君臣盡其所以爲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迨於餘周如擔石之將墜其引綴未絕者猶有一綫髮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隳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財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爲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筴畧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失於古雖未爲善而其風俗遂號爲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若秦而效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涵更數十氏唯唐爲近古大抵財追蹤漢治而未能遠過

嗚呼何爲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唐漢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爲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彊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懋勉之且猶患其粃繆故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

衆之其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
喭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為宰而賦粟倍又況後
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訛舛又資才下於數子而
欲其自為而不立學與師猶甚願穫而顧不耕也
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闊不可俟也自
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敢賢而自名可以治寄
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
竟不知用者所以歷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
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廣其
所不長繼其所未高使知其所以救亂然後名聞

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師者
徒使人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
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
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為人師

葬說　程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
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
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
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生物）之茂盛乃
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
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
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
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
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
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
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
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
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一作次葬）者
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變）矣至於年祀寖
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

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
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
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史說　張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
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
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
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
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
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

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
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
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權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
顧必使之至於盡獻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
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孫其言懷
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
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
何有哉

劉蕡贊史臣以蕡爲疏直蕡於策中引襄公殺陽
父春秋罪漏言而蕡既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
又蕡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爲謀之若是殆非史家
才識也且蕡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主之知
而後言之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列儻先視人主
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蕡輩造廷待問有所及
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疏直乃得敢
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
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
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爲準的蕡
雖不第同試如李郃輩公言于朝以爲已之不若
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

賓僚皆以師禮皆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
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弔說　　呂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
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
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
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
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它哉故親戚僚友鄉黨
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
則致含襚以周其急朋友親襚以進見士喪禮族人相爲又有含見文王世子
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見問喪
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奠見曾子問將葬則助其事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原壤母死孔子助沐槨見檀弓其從柩也
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食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其掩
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見雜記
祖而賵焉謂用車馬所知則賵而不奠見弟乃奠奠止用羊並見士喪禮不足
則贈焉知死者贈贈以幣其禮在賻賵之後又公之贈贈于祔門故曰行而贈見士喪禮
不足則賻焉知生者賻賻用布幣以助其貴故曰不足則賻見士喪禮凡有事
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有若之喪子游擯國昭子之母死問位於子張故見檀弓

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
雖国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国之使者曰寡君
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雜記三篇）主人見賓不以尊
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
（平日相見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荅其拜者明
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礼）自先王之禮壞
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
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
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
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

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
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
以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與之（與不必更自致礼推代主人之獻爵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未具者以
應其求輒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
壺酒之奠以為棺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賵與賻
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外以他辭者色異衆嫌）庶
幾其可也

芻說　陳瓘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

以踈遠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為諫引尉它
章邯明秦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敝國家結怨匈
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
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
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
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
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塞賢
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畏秦始皇其在
斯乎
晁錯為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

商刑名為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
以臨制臣下為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
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
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
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虛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
意掠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
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
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
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

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爲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靜豈不度哉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懷未畢之語楚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譏之及其摩厲以須之得間而諷爲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革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諷諫可也呂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

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爲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爲也

君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譬以勸所以作天下之術常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宣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蓋君欲舉事與爲必謀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趨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利口諞言之士可得而間之也哉至唐之德

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廬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諂邪而陰授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疎矣

戒

治戒　　宋　祁

吾歿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爲流俗陰陽拘忌

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君然高然巉巉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深三丈小爲冢室旁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靴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擡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謚於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

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乇歐不得用蓋自撰置者非千載求安詩爾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翣引毋作方相偶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嗤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孫兒未仕此以諉昔公昔公在若等爲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爲兄

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昔公云何昔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福州五戒　蔡襄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已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有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

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財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爲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有興訐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

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靡費已而校奩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強者食啗曾

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爲施與葺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爲福孰若减刻剥之心以寛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志

行舟戒　江　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舟檥竹箭之中屢矣拖者不能制其後檮者無以翼其傍遽泊於上風多其紼纚以維之固其椽杙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慮飄於東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

文百八　十四

順風而過者　有衝擊排廢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銳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椽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羡之者敗溺不救摧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耶或曰止者易爲工進者難爲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爲行舟戒

毀戒　王　回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矣或以其迹疑或侮而爲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要負貿之以漸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文致之益密其可信益牢此訕一人爲曰有之彼訕一人爲曰有之同異交執則何説而不若固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已若是則蒙垢陷汚則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惡惡而欲敗之云爾毀在君子則可不反而思耶察其所由辨其所以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已乎傳曰流言止於智者謂其能槩其來也狃肯易而傳之耶

嫌戒　王　回

文百八　十五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於我以爲嫌疑之謂也我以爲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特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焉伺間躡其迹而議之則奚説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宂然者尚欲指其缺也況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戒子孫　邵　雍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

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理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文鑑百八　十六

女戒　張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正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使婉)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為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婿也)無然皐皐(皐皐難與言也)無然訿訿(訿訿非其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妄立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祀)王爾奩具素爾藻(藻絢粧飾綢不可太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文鑑百八　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八

制策

制科策　　蘇軾

皇帝若曰朕承　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无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廉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累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撫姦或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陸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猥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

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　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　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　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　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　制策有念　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　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

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或遠　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　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　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　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革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　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　太祖太宗之世天

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勸之具今　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願　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它日又曰吾所為某事某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某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

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
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鬱田野雖闢民多
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
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
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
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
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
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多凡此 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為 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
未敢為 陛下道也何者 陛下誠得御臣之術

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指之大
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己
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
者 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
而其既用也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
人者曰夜 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百
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荅
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
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 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
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與時而聚矣古之忠臣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
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
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
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
辭饗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
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 陛
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
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
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誚也是不能辦其事而
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 陛

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
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
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
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為故曰
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
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
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
此而和氣安得不鬱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
之道也其所以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
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

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絶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

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膇非不拐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指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

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去此

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吏部與外之職司

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内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

今　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寛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累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　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　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説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

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復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復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有彊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　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

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嘘嘘之氣温然而爲濕陰動而内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嘘而不能吸也今　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温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

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
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
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
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
報重其考於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
而流入於誣儒之説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
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
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
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
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

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
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
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
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
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
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説乎盛夏報囚先儒固
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
也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
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

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
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
憂乎伏惟　制策有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爲京師
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説不可
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説則天下之
説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内所以
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摘姦也如使不撓獄
市而害其爲摘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
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
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虛耗道非有弊治

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
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
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
誼之説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
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
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
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懲中罪則又從
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
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
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

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
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
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
亂也伏惟 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
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
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
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
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
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
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

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
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
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 制策有周以冢宰制
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
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
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
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内史者特以宰
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郞官
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
旣衆簿書益繁姦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

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
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
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
之風矣伏惟 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
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
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
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
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
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
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

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
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
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倣秦漢之更卒周官有
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内府外府職内職金職幣是
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
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
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 陛
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
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
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 陛下之

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陳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陛下念　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

誇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内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宫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　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　陛下寛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

制策

制科策　孔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内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　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夥于負

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嚮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廼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才則官無虚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儋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

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覔闕泯
之禁而商靡通猾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淳
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
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
設法之多門冗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
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與乎七教兼乎三
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
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
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
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

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
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
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
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
對臣伏惟　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
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　陛下
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
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　陛下莅祚之初首
開轉對以延踈遠切直之言閤召羣臣以詢安危利
害之策者此　陛下天資謙抑思得深謀至計以

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
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
廷之上賢卿詛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
之公議以爲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
九廟而安萬世者公其讜不能過此矣而　陛下聞
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
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　陛下首
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
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
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

先述以此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　陛下省納焉
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
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内
則隽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
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
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嘉慕之
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
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
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
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

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
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儁賢修職夷狄納貢
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
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
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　陛下
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
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
之本一曰卽位卽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
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
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

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
卽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
正者欲人君當卽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
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
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
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
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
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謳歌
畏愛循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
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

相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蹶藉傾覆之矣凡
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
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
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效雖深而能見效
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
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
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
所適也伏惟　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
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
勢矣當承弛廢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

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國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
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
其正一或不愼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
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
可不愼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
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
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柰何先之以興利仁人
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柰何一之以望功
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柰何期之以迫急四方
所以畏愛者愷悌也柰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

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爲大不
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如此而望仁翔而德洽
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儁賢修職夷狄
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
于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　陛下曠然大
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
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
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即明屛去讒佞親近
忠直數御東序閱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
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遵其所得避其所失

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
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
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
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　陛下深講而力行之
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遠慕之
而未臻乎　聖策曰朕承　祖宗之業託士民之
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
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
見　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
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

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
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
故晦冥陰黙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
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眞僞而能
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
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靡
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淸虛以守之使其不亂閑以
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爲
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爲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
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

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
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
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
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
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
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
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之而常患其不足
古之聖賢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
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
森然立於吾庭爲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

引本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
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
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寘諫諍
之任以助闕見補察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
謙沖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
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
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徙舉以訪臣又安補
於萬一哉　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
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
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延元年日蝕三

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自慮
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　陛下畏
天飭己恐懼脩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
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
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
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
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合一
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
年國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
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是

日食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浮爲
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
越其分而擬諸陽也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
道長則陽氣發爲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
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
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
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
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
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
未復之始也　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

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
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
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
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
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
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
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
若夫舊勞不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
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疏遠而柔諛親附
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

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
意不爲不審願 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
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
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旣盛甚可
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
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
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絶筆矣故臣願 陛下
早思所以救之 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
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
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絶苟簡在於貴遲久進

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
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
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
久由志必久勸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
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
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
道大化洽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
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

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
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
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
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從違侍從責之以盡
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
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
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
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
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
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

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
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 聖策
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
輔臣憺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
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
小諜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
踈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
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國
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
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旣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

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舉
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
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
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　陛下宜詔輔
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憺於天地之表
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
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　聖策曰烝民非不愛養
也而生業或未宇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
以爲　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
惠教而適足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

有舉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
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
爲　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
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
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
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
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
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
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
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

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
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
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
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
須富行之　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
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
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
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　陛下之民
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
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　陛下徐思

弛貸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
漢文弋綈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
泉以取其息寘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
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
安宅所以救剝也　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
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
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剝落雖有禹湯
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
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

難合一苍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
一欹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爲深憂未
足爲　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
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
賤臣之妄言哉　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
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
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也籍雖衆而簡疏者
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擽粟尺帛之賦
陸輓水漕銜施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
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廢京師之一

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
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
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
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謂度所以愈增而不
巳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
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　太祖養兵
不過十二萬　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
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
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
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

內郡之縣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　國家
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
是以二邊縣卒特爲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
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靡民力此
不可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
徙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
一千而上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
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
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
也今之所謂上户者征歛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

户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户居其一下户居
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
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歛有限之縠帛以
給不耕之墮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
之本也　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
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
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
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
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綦均輸之吏苛於翼
虎商旅易業轉爲佗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　聖

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　陛下約己以
率爾　陛下約己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
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
澹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
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
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
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
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是以制之宜甚詳周法六
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即而上之至鄉大夫
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

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
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惟　陛下擇之而已
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
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
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
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
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
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
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
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眞行致之於位如

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
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
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
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
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
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
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己
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
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翹躁不恥之求漸漬
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

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
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
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
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
自此致之可也　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
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
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
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
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
閒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爲完

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刖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産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子孔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弃之豈所以爲

慎名　聖策曰予欲興乎士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滌其先後之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　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　陛下酌爲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

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孝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教至禮不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　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縱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爲變雅唐太宗兹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縱惰之所伺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

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從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

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宴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覇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 陛下深論哉 聖策曰無以爲古人陳迹旣久而不可舉無以爲本朝 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 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

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正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正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于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

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相與謀謨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罷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 陛下慎之而已蓋大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又復則法已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從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

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 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 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愊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妄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它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絶筋骨又將隳

器敗錬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擧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

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損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　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駛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間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　陛下所擧而論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　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

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　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

皇朝文鑑卷第百一十一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軾

擬御試武舉策　陳　師道

說書

小雅周之衰　蘇　軾

君子能補過　蘇　軾

大夫無遂事　蘇　軾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　庭堅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　庭堅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軾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　陛下

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疏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　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

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人
爭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
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
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
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
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
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
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
下易之可謂萬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
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德

邦今　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丙吉
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
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
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
故臣願　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
之序以次得矣　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
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及此言是天
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
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
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

古之理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
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
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
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
強弱理之所在則成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
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
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
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
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
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

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
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
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
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
利　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　陛下以爲廉不
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
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
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
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
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

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愼重則必成輕發則多
敗此理之必然也　陛下若出於愼重則屢作屢
成不惟人信之　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
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　陛下亦不自
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
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
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愼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
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
忘漢雖五尺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已來莫之
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

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
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
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
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
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
甚於前日矣雖　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
窮事礙終亦必變它日雖有良法美政　陛下能
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
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
不能濟之以愼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

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
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
道甚未晚也　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鬯茂
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
何足以累　陛下　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
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
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況於　陛下乎　聖策曰
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
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
執禁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

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　陛
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
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
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　陛下不反求其本
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
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
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
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東漢黨錮之
法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
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

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 陛下求治
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 陛下也臣知其説矣是
出於荀卿荀卿好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
治世刑重亦冝矣説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
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
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
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
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不叛耶
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説惑誤

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
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
以誅羣飲者以爲其意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
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
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
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
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道必有
本末所施之冝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冝
先者而 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
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冝當先觀大臣之知

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
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
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
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
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
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莫所短是以失之於
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
我 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
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
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

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
則其治疾也有剖胷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
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
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
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
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 陛下觀
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若擢用衆材
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
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
攻之者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

也亦審矣　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
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
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下令下散臨事解體
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
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　陛下必欲
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
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
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
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
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

其詳言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
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
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難顯思命不易哉
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
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
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　太宗以仁義
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　陛下違衆而自用者
必以此藉口　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
於此等歟臣願致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
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
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
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
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
不攻而破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　陛下不回
臣不勝犹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
矣不遑假寐區區忠蓋惟　陛下察之臣昧死上
對

擬御試武舉策　　陳　師道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

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
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
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
事何也昔誓師者或曰孥戮汝或曰有常刑或
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
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
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
墨子之詘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
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

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
罷以罷之爲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爲便而
充國之筭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
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
具著于篇
臣惟　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
務而不自賢聖託于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
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常聞之數宅
善牧川居善漁牀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
願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以成　陛下好問之志

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以對臣聞孔子曰俎豆
之事常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
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
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
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爲也故武未盡善不
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爲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
而不用懲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
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鬬事也孫吳
之書盗術也不陳於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
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自辜非聖人之道有

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
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爲之臣而莫與敵爲昔者商
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
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
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
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于蓍龜詢于臣民以定
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辠以成其詞詔于鬼神諭
于公侯皓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數之以文
懼之以武聲之以鍾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
何施焉故以湯爲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

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
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
而知臣以爲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
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
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
爲文王至德也夫優爲之與不可已而爲之者異
矣此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也盟津之會臣無
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爲還師以待時是
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
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

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伯以利動利之者僞也君子耻之夫德形于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爲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

虞之誓其克有勳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孥周之辠隸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盗則服常刑常刑者剠刖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辠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于殺則極矣或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辠陶之善舜也辠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爲之乎先王之刑

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辠也故刑至于殺不以爲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無誓師而至于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典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于不悖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足爲仁師克則鮮死焉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遑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法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

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常行道也遂以仁義爲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爲者也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

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
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
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說
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
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爲之乎臣惟墨
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
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爲守屈其一
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
爲臣愚敢爲　陛下道哉崇墉浚川究㮚衆民可
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也

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
守也米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
然寇將保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
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矣雖然智
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伯者之術也
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
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夫行法于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
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
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

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
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
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臣惟充國之
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
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得而攻可謂善矣非
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
謂善之善者也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所恃者地奪
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
辠者可得亡辠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

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
末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賊乘間之虞外
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
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內異譬之於家盜在內攻之
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開門穴垣與盜
爭死況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屬羌
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
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
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
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

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專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歐之度塞限以封略羈以恩信字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爲氣血外強精神內守則厲邪不干本虛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閒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爲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討曲直校失得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

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毆之則已暴者爲之則覆巢熏穴毀及麛卵不可謂政強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強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于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

覆以無物也物我兩忘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爲至德而賈誼以謂天子貢夷狄爲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擊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千里則憂懣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爲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徙降羌令居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

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爲恥舜不以爲辱蓋德不懷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假革而修文也

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 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虜何足留聖意哉 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盡之誅惟 陛下赦之

說書

問小雅周之衰　蘇軾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燕享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蘇軾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閒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僖子之病以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

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
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
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
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
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
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
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
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
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
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

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
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
也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蘇　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
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
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
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
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疑也而固者亦所譏
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
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
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以其有遂事書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
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
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
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
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
則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懼
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
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

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
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　庭堅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
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
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為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
有所不為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
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
羣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己夫是以慮無

遺策舉世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為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不以無過之為美而以改過之為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從而願聽焉雖然是三者在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為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儆焉怠忽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雖偃於征誅而瘡痍之

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數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於幾民之適於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既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則玩宴安而忽憂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諂諛者親而諫諍者疎幾康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賡歌規戒而其言及於敕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　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

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為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為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為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為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為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

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止違道與時𨻶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隮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

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媿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爲也處垂亡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嘗讀

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書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荅王觀察書　張詠
上宰相書　田錫
荅喬適書　穆脩
荅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某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義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欵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便鄰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聲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敢深素是以再寄翰墨畫布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舊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竊憂虞冀息大朝之兵求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慶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為期使人陸昭符奏已更於未聞令弊邑以書復

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

之命旣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古今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積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矣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人自以我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識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　心惡之故其思也恕是

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決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粮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彼遂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之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可俱絕其運粮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又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又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而至城下矣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

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違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裁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闢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

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忍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裁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哥衝履腸蹀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耻而不爲哉況大朝
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爲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陸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逾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其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擧

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絶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絶矣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覩古之人動作必有所謀去短即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不革爲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也其所取

用于行之者也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其
有利而從之矣關于葬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
如歸之舊域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于彼
今將圖于新而棄于舊是若遺其本而取其末者
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本固
而不衰其爲末也必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親
之爲當世之塋也在開葷親之爲二世之塋也親
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爲疎衟之理
明矣若今葬之于新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不遠矣
何者舊域至開葷已視爲二世之塋至開葷之下

爲後者視之爲三世也三世之爲親者于開葷又
加遠矣其爲開葷之後者即取其近爲親也縱同塋
以葬之亦以踈而略矣況使不同其地而葬之不
知其遠近之爲乎以今視之即是其爲開葷之後
者之情也且今若具葬于新塋以每歲节際之時
必多赴于今葬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縱
能赴而往之必無專嚴于今葬者之新塋爲比也
爲開葷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
咫尺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爲孝乎將天地
之福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于舊域者有矣或

從仕于千萬里之外去鄉遙遠阻越江山家貧子
幼不能力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不可
責其然也今幸不在于是事之中將不歸于舊域
葬之也其故開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爲
利而從之即開以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棄其
祖而求利于身也果爲利乎棄其祖爲不孝求其
利于身爲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
豈果利其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不爲利矣不若
以孝誠以求利之之利也苟信其陰陽者之言也
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

復以祧廟代祭而比之不可也且其祧廟代祭自
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若其塋域睹苟
謂塋域之若祧廟代祭可行之即棄其塋域覩而
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爲之不可罪也其
理不爲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
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以求吉
也即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也在乎德
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于不善之地豈果
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苟此不能爲吉而彼
能爲吉也是果如是即地爲不常之物矣豈能厚

載九州與物乎周公孔子皆不去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于人苟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世知而人求以利之即周公孔子欲利于人者道不足爲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爲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闢之比言諭于内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于道而長于闢者即請定而行之矣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昨日公府試罷群口騰議以某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内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

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況郝馬魏之輩十年往來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遣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知覃之德遠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冒聞于觀聽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歸於眞故周設俊造尊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叅衆善可進也迄于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國家四海乂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及廟思賢於内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遠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幸得知言之地感遇忻慰通於肯懷因欲盡陳其愚伏望慈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過寒餓絶徃還除比歲一寧親則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殆於覃也性復迂怪執行望於覃遠矣明公决以某爲先是不

知覃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立覃爲先則誣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孚乎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某若蓄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有之

答王觀察書　張詠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泊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與投壺奕棊排象旋子斯實耻未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算帖擬袂掣肘嗥呼爭贏有以壯臨軍之

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襮渴飲巳氷之酒飢食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儁為快不知勞筋為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雜絲引前盤鞢擊毱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頹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魄時第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洪入腹內栖於鬲中良醫不達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既漸逼於膀胱寔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為瘡如斯之深又

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腸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撙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去今則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闕二句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為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頹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詖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

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袪第癥痾使之丁壯起第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脩尋闕報復諒不以為慢而信為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上宰相書　　田錫

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顧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采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

海謐寧萬務整肅房杜功名之暐曄良平智略之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聞未審相公欲聞讜直之言乎未審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下僚輒陳管見不獨衆人之幸諒益相公之明也某去歲至自宣城入見旒扆對敭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著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某固非儁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與編修果迴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以盡夙心此皆相公施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

之願然拜表之際嘗詣閤門閤門有司未便收接須候相公台旨又取閤使指揮往復審詳然後呈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合宜然況臣子重慎之心禮亦可以還後扈隨聖駕留駐漳川洎捷奏之夏來與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 進聖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聰亦先稟於台旨又今春二月六日復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閤使備言已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陳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閤而如此委曲不便數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體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惧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稟相公指蹤其幾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朝體例須至如斯相繼因仍未暇釐革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應今後諫官上章不須閤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局洞開百職之儀紀綱斯在某受相公鈞鎔之造荷相公特達之恩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陳述盡關諸道路稱近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酬詰仍於中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皆鈞衡也其

既聞斯語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爲大體豈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令上平并汾識度勳庸昭昭如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于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辜陶鑄若披陳不密亦提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蓋謂下言上泄實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鉗口焉其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草幸相公鈞台之鑒恕小人忠諒之誠惶恐徬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加念也

答喬適書　穆脩

近辱書幷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闊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

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乎今則成淺陋將學乎古則懼不得取名于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于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于時者也何足爲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于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頑或謂之

爲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爲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爲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爲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脩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乎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

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人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寖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將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

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僞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答禮部范給事書　晏殊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礪砥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焉

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弘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綽有風釆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號戾園蕩目皇皇未知所措雋不疑侃然正色引春秋而戮之孝宣霍光聳卿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及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尚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効也前代爲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蒙唐李善精於文選爲之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讎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子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説豈可胷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選漢書尚行教授經墳天與可廢講乎殊失竊恐茲説以梧朋從至於唱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蘊未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其陋惠既與侍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召置門下樞鈞之際與之論議且欲出其譔述質於大儒辨正否臧以明公共齋盥披讀載欣以抃首見執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執事樂道尚賢之素末見

執事選衆成人之美非夫操尚彰懿規模宏廓元元本本焯見天人明自乎誠覺先于後恤横目之流放勤洗心而拯接則安能丕彥輔之重昂碩生之業不遠百舍命篙萊之隱淪倡見分陰紬緗素之淵奥恂恂汲汲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排微風養萬物致隆平頌清廟躋大猷於羲昊紹丕績乎衡旦斯有日矣眷惟孱虚無足稱算猥沐甄采禁於季孟私用澡槩靈府溫循宿藝質吾道之有宗主跂斯人之蒙潤澤奚獨五典琴筑三年呻吟局脣以守黄卷焦心而窺斷簡者哉機軸嚴密虚難省竭敢布肝鬲復于閤侍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禄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二心之慼而忘天下之憂庶乎

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　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
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儻俟終喪而上則廊廟
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
則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
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
豈俟仲淹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仲
淹敢不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
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　相府居百辟
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
富壽答　先帝之靈致　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

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
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
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
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
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
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　宋之有天下
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
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
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
變者何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

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
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
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
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
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
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
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
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
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
家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

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
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
年亦今相府貽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
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
下久平脩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
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
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　聖明在上老
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仲淹竊
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
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

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
在乎復游散去冗倚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
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
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其華也杜姦雄者在乎
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
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
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
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
苞苴動皆徇已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
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

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䘏游
墮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
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
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
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因窮
其天下今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
者蓋患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
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
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録自差京朝官外不
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觧及州縣若天下令

録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
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録事參軍則縣令中
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盖職　官録事參
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
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别議
疇賞前既書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
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録事參軍如無負闕可授
大縣簿尉仍賜令録之俸其曾任令録有遇該恩
合入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合入者鮮
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

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
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
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還一官更留三
載庶其宣政可睹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
則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
生靈而行之爲　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
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又觀今之郡
長鮮克盡心其或尚迎送之勞貪宴射之逸或急
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心不在政功
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行爲坐鎮

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削賢附勢爲知幾淸素之
人非綠囑而不薦貪濟之輩非寔儒而不糾縱胥
徒之姦宄恣風俗之奢僭況 國家職制禁民越
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 國家仁不足以及物
義不足以禁非官實害於民則柔色有恤鰥寡則
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掇禍苟且之弊積習
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
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 聖朝有不救其
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
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

例外同判同判兩任例外知州柰何在下之時飾
身脩名邀其淸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怠于素時
上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淸濁一致此乃
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
鄭莊公伺共叔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
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
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惡者乎
聖朝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
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
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

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
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 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
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
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
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
百寮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
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宜以宣
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
者虐者輕而無法者慵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
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儀而遣

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淸望官於朝臣同判
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
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
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比
例則天下郡政其濫鮮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行
之爲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爲嚚爲嫌而
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
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 兩宮之聖臨軒
命使激揚善惡澄淸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
往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與非輕何僥倖之有乎

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冝旌尚舉主以勸來者
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
後復游散去冗借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
下穀帛殿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
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爲累哉蓋
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與緇黄共六民矣今又六
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
有不稽古而禄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
度商多奇貨以乱禁兵多冗而不給緇黄蕩而不
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

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
貴由其播蓺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
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
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
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
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淨爲
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其言而況於民
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
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詰
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

請如巳愛度而父母在别無子孫者勿許方遊則
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惸獨助孝悌
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冝給本貫憑
由乃許收録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
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
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
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軍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
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雖降等級
尚費資儲然　國家至仁盲在存活若詔諸軍年
五十以上自有資産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

軍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
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
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
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甸千里
之間或多寇盗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
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冝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
軍訓練既精寇盗如取況千里之内抽發非難又
使少歷星霜不至驕隋被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
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
百里内民田多陳農功未廣既巳開導溝洫復須

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
富庶不被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
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
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　國家
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
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
財之本也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諸道使節有
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
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
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　朝廷之意

乎令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俾游散
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
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勸
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
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
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
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
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
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
興者人厭其德乎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今

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
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
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
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勸教育之道
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
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
存誠暨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
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
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論
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

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前代
國家之不救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不能
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
亦猶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尚詞之
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
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問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
信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
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
經義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
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

周官之法與閭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尊其事新之
以詩書禮樂辯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斵爲邦
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
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敎育之一樂也
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
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嘗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
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爲邦家之大器亦
衆之上也　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
貢舉之時申其隆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
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愼選

舉新敎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
事若令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呑
虎噬垂卌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爲不急之務
既在承平之朝當爲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
有何公之語者乎願　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顧相
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
聽務蒐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巖穴
草澤之士或節義兼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
禮以厚澆競之風　國家近年以來羔鴈弁降或
有孝弟之舉不踰助敎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

何敢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則百
性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群誘不興衆心知
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
多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多舉奏者許
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
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
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執能或出
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
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
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

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
而不衂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
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
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衂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
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
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
者貿然已老今之壯者嚚而未戰有名之將往往
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
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
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

賓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屯大軍必須遠饋則中
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
之上雖有皐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
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　聖朝豈特
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噬豈曰不明清談之
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戎日
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
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
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
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

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
敗也陳勝項籍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
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侯家子弟
養閑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
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
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
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于
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
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
識可賜孫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

指任此皆育將材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
特授詔命尊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
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
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廷可
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
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
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若今北邊有雲翼招收
之軍更可增致足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
作而加意焉願相府爲　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
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

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
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
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
代況　皇朝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
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
或窮爲夜辨或起爲鉅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
幸生靈之怨乎而稱兵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
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
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

綱紀未脩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漸以言之　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冦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所謂盗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帑藏無傷財害

民之弊故爲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出於生靈　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既曰左藏矣復有内藏之名者所以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謟神佞佛之資也　國家祈天求命之道豈在玆乎如洞真壽寧之宫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　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豐盈用不可

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宫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胄之世猶患不均豈　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營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群胥掊克無厭取怨四海使　先帝寛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累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

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去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　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自古國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蔭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寮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弟謂之賞延顯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廕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　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

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擩之
恩不爲百碎之標表乎又遠悪之官多在寒族權
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
況百司者　朝廷之綱紀風敎之戶牖咸在童孺
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剥牀至足公卿之嗣優安
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搢紳之議實亦
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脩
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
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晉趙王倫石勒
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

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
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尚困邊虞尚乏
苟有騷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旣撓之
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愁苦姦雄奮迅鼓舞
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
有去抑亦耳目之可接也　我太祖皇帝　太宗
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
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
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覊苦此生靈所不敢怨也
當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

壓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士如雨此
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　今朝
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
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之
未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之未危則逆耳之言
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
難哉及其旣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効焉及其
旣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
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　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
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

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
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
何哉蓋京師者政敎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
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使脩省
其政明　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
儻弗懼于心弗脩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
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　國家之災由曆數之
定非政敎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
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
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　聖朝黜

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
保直臣斥佞人則　兩宮二府之心如日星焉孰
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試於行事
人焉廋哉仲淹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
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貽憂下懼失祿不
幸親今亡矣　朝廷或怒之則自頂至踵皆可從
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　國家作
能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
爲壽數百年則福在　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與
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況盛明之代何事

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久未能絶
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
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
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　皇朝
龍興典章一寬　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
中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
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
患於難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
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絶斯民之寃
協　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

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
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
知爲身名之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
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
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貧賤之地乎
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
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
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百不采一及其往
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仲淹今日
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　國家天下之益不願

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
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
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不任戰汗激切
之至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書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游嵩山寺寄梅殿丞書　謝絳
與陳都官書　富弼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與尹師魯書　歐陽脩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仲淹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　朝廷心如金石我　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駞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　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　今皇帝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

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　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　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　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　朝廷於　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

極尊之稱具在方册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
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
稱帝今大王世受　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
中有叛　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
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絶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
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　朝廷之禮傷天
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
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
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

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
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
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莊宗
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　太
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忻戴不血一
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
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
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
太宗皇帝聖神文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
縛　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

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　皇帝坐
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
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
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
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
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
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　聖宋仁及
天下邦本不摇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
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
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

負殺傷甚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
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其後鄭國之禍皆如子
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
事必誅將帥而下人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
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
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
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
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
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

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 皇帝有征無戰不殺無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 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于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 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 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

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 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 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駞羊之産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日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矣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脩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爲報國安危之計而 朝廷方屬太平不喜生事仲淹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暌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爲狂士然則忤之之情无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賛謂草木之性

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巳遏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 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祿山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 朝廷委之之意重胥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游嵩山寄梅殿丞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幷御祝封香遣告嵩岳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爲人閒事所寄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遊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而字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轘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假既與吏由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 真宗御容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

卻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㣲蔽石壁正當人力精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嶄峭斗甚則芒蹻以進窺玉女窻搗衣石石誠異窻則亡有矣迤邐至八仙壇三醉石編視墨跡已無復存考乎三 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從容閒躋封禪壇下瞰群峰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无字處觀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鑱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盡詣東峰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月予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立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竦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燭具豐饌醴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飲賦詩談

道間以譊劃灑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聞鼯鼠窮伎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迎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占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緣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行七十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豁數畝水泉出焉以為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

墁其內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從而出之此間峰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確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阻長也十七日宿鼓婁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

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菘轘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汩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

與陳都官書　　富弼

牙簽至蒙惠書論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且取易泰之初九否之初六皆以拔茅茹為文　以質其事因及治亂之道皆由君子小人而致旨暢而辭密氣勁而志堅上發經蘊旁照世弊森矗明白其文章之偉爍復謂僕異時必居進退君子小人之位

此足下待僕之過也然似有疑僕臨富貴不能守初節迺以忠義見勗於是不可不報足下試聽之夫書籍所載皆聖賢所行之道然未有不深其本而敷其末隱其原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原隱則其流遠此聖賢制則之要也凡今之人觀書者不究其本不詳其原惟末流是習是故不見聖人之心之所存矧又未盡末流之學隘近淺薄陷爲小人謂讀書不為人專以爲已也於是以爵位為梯身之具而忘乎其君以祿利為肥身之資而忽乎其民然有尚未能梯肥其身者則有蹈捷

急之徑趨邪枉之門償賄公行交結相尚千姦萬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爲後世之誚而不顧也僕謂市販之貪奴隷之猥亦或耻而不肯爲而彼人者洋洋自以爲計之得已之勝吁可哀也僕不佞自始讀書爲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心處輙不止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天地生人於其間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之爲君者不能獨治必求賢以佐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合而共治其人人既和而天下無事於是君臣處其位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爲報也聖賢不待報天

下之人奉以爲報也是知古之爲學者爲人不爲已也古之得位爲君與爲之佐者亦不爲已而爲人也故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又曰天生聖人蓋爲百姓不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夫爲人君者尚不得肆不得自娛樂其爲佐者反可以爵禄梯肥而忘乎君忽乎民哉又可朋姦附惡爲市販奴隷之所不爲哉是故古者聖賢得其時則假富貴之位以所學之道施於當世之民不得其時則甘貧喜賤亦以所學之道著於書以教後世聖賢之心盡於是而已矣今足下既才僕

而舉之又疑而𦔮僕是果相知乎噫僕視富貴豈何等物處之不以義則　設君相處僕于位僕將持所學發時之所未治說吾君吾相而治之用吾說康吾民則所謂富貴者真富貴也僕惟恐富貴之不得得之不能久也苟不用吾說不能以所學康吾民僕當自亟去棄富貴如脫屣隆亂還吾貧賤著書爲樂且執能障吾教後世哉僕自斷如此復何苦而移吾之節哉僕之性其直如日月著于天嵩衡植于地日月可隕嵩衡可拔僕之節不可移也不然僕老死其節亦可與死偕死也捨

是必不爲交游憂足下諒之所示辨劉歆鈎隱圖洎制器尚象論皆精絶得人意外之妙研玩累月僅見閫域其本　復時一覽以紓想望之心

上范司諫書　　歐陽　脩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

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而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

來翹首企足佇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　朝廷有正士　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

畢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尹師魯書　　歐陽脩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船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深託

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荊人云至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

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人頗有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吾輩作此事下

至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人事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斯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

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子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愼勿作戚戚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

自言益愼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祗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四

書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尹洙
答張洞書　孫復
上孔中丞書　石介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黙黙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開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如前所陳

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與圖畫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　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女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以此　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也亦猶是矣而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不雕

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　脩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借

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患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

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　脩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一介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

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　太祖皇帝也嘗爲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　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　太祖大怒裂其奏擲

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搢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　太祖太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迕上而言是也當　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薄爾非言事也待爲主薄不任職則可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言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

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所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薄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尹洙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牢城保寧爲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深切則移籍於廣銳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幕府不俾二人皆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而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爲深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

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狀俟命二籍卒方之不少損人命以射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緩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北隸軍者甚衆決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云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爲深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既已籍之無如之何乃答

曰其罪不至於極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傳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其閒之甚駭其言若他事則不敢知如正此一事則所以為不稟也何者始本路案此二人於涇帥既不遣復命取具獄視之若果以為巨愚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洙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竄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為忤意易之不足為迎合且

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若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為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一事為違戾耶茲事極微而洙懇懇為言者誠以害於體為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恐見詰奈何洙叱去之洙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黜之雖異日黜之徒能制一吏如將校何將校

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有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為元帥憂也自洙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足死而特死者有當死而慘其形者洙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將可任以事當中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主校過失者洙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為隱汝懼累以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笞其卒者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

於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為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為主校者豈可使反畏其下哉故為將者必察群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洙鈇雖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閒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

為憂閫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為憂令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以此其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辯之今乃不能自辯於元帥反囁嚅於幕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訟於部將是某凡辯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答張洞書　　孫　復

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群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遂以尊道扶聖立言

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至於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睎覬科第為事若明遠頴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盛而欲速成無以致於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矣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擿諸子之異端或則覺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故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汚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

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汚簡冊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

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

上孔中丞書

石　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侯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贊然墻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侯四十餘世僅二十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行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魯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適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盜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十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重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形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此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徊於清要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吏觀其能達吏三大藩皆卓然有治

聲聞於天府決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閤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塈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欝然不大舒釋者以閤下尚稽太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閤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甫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讜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獨高才獨青祿厚患遲私庭戟育綬者五六人門前炙炙可炙手顧此勢力榮

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叢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曩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噫事之指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脂膚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胥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悉直醜正罵詈胥鑿革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頓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

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群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于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群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閤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

問重增號絶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於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為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覩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

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
友雖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
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頤言語欲以傳播
好意相存卹者幾稀矣故閉戶或穿出不敢與相
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
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
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況血屬之多持
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持
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食
雖足閑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

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
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
國則可今持國尚有此語況親也義也識也不迫
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醜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
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
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
羸馬傲僕日棲棲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笑我家
閑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
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
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

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
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迹公門有興則泛小
舟出盤閶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
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
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
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
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
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
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否哉人生內自
得外有所適故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

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
親戚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 何
以盡友悌之道也況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
必使我尸轉溝壑肉餧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
嘗觀常棣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
恩當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五章云喪亂既平既
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尚義及安寧
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於持國外兄弟也當急
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
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

前得子華詩意亦然未暇縷述今并此以達子華
子非躁而忉咄者察之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五

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答趙内翰書　蔡襄
答劉蒙書　司馬光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　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　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

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闊然沒久功烈掩塞是必　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　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覩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爲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　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求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猛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

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教化者危冠
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
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聲猶懼其末也故賤
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
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无貳心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
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接劒
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
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其可得無變其俗乎
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建博士之職

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既寖弱矣夫戰國之
時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横之師技擊之學
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
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
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
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
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
其議而不能救毀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
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
裁答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黄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
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
朝庭乎盛時无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
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
以介詐善不宜　事　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
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
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
心欲君側无上邪人人為忠孝百姓无疾苦教化
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

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脩誠立節之大端也所
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人巧僞百端
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
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
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飢寒而死幾斵
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己信道而不顧
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
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
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
未見有知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

苟容無所自立為責況敢毀之睎避介聘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睎高識遠處哉足下與介疏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猶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貴死友以合責權此曩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德感歎顛倒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无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飭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戢戢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日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竊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誦而心服譬如宴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无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无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无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其以為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己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親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

能無賤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莫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来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為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槖而歸足下諒之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脫之起一千三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為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来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袪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来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今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毋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

尺而後制律反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歙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從何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為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為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 之所謂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

弃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疵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譊譊也不宣光再拜白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暇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耶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

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飽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圓視衒鬻爭進各鬭智巧以變更祖

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
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
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
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
役錢次又欲更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
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
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
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
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
其所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
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
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
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
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
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
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
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
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過之及其失也乃與

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
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
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
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
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
諛之人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
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
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
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
之薳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
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
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
日有記月有成歲有要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
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酇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
發教與群吏曰違覆而得中猶弃敝蹻而獲珠玉
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
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

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事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

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言之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如無也及之官僚屬謁見論事則惟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

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

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

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弃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建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弃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介甫不相識察反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詳符知縣未散青苗

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輙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剙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惡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

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弃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柰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

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愛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得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罷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六

書

與吳相書　司馬光
荅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荅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荅段縫書　王安石
荅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安石
賀杜相公書　錢彥遠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與孫司封書　曾鞏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弈

與吳相書　司馬光

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

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兼備已極光踈
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禱
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
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已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
於明主也竊見　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恂恂
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
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為能以欺誣為才
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
離轉死溝壑聚為盗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
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

三百十二　文鑑百十六　二

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
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斂日急河北
京東淮南蜂起之盗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
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蟲蝗所
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
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
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
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
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䟦胡疐尾羽
敝口瘏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

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莽
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
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
趙身徇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
不預其福者也顧眾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如
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
民疲而不恤萬一羣竊益多蠭蠆有毒則竊恐廟
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外
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
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

三百十二　文鑑百十六　三

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
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効
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
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
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
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
開言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
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
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
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

蔽爲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槩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去哉天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返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

荅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　鎮

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憮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敚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實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

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顚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衞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

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旣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旣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

也如欲知庣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庣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

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畄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眞黍用庣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

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否不敢不爲此譊譊也不宣鎭再拜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　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

夫問焉而不敢忽欲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

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

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段縫書　王安石

安石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

畏焉怪安石無文字規鞏見謂有常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安石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兒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

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變然鞏固有以教安石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

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鞏也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爲孝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

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　安石

安石啓書又示以先志而怪安石尚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

賀杜相公書　　錢　彥遠

聞國家輕重在賢材賢材得失在宰相國雖甚危
盜賊充斥水旱薦臻饑饉荐不澹使賢材登用此
不足憂適以起其治爾國雖甚安倉廩充實兵甲
鮮藏於府庫使賢材隱匿此是宜憂亂將成矣然
賢材有小大道義有取舍唯執政者器使而禮進
之俾上下出處當其分輔弼之職畢矣始漢唐初
蕭何曹參房喬杜如晦為之虛己降意得人尤盛
風迹逮同三代暨季末昏錯則張禹崔烈柳璨裴
贄拔姦竊寵樹朋黨積恩讎賢材恥之相與逃去
若皁茂葛亮司空圖李巨川之徒彷徉陰拱或徇

豪傑以攄快其蘊是迺宰相之過也嗚呼生民何
辜也得失禍福繫之二三君子歟明公天與直氣
辭黃綬歷中外凡四十年至三公情偽險阻備之
矣綱紀故事練之矣古今治亂詳之矣前此為樞
密使時天下固以想聞風采士類依為盟主者誠
以文武吏士老儒新進見公者公悉能判白精粗
人人自以各盡其意今公為相實社稷宗廟神靈
開誘上心所致然公此舉繫四海安危故誕告之
日無賢不肖搏手相慶而彥遠獨懼焉何也公視
今賢材果盡用乎天下事果盡正乎則公宜不次

擢人夙夜講議雖隸臺疎遠不遺為本朝樹太平
基業奚止縛二胡人梟藁街息飢寒百姓盜弄兵
者夫設循嘿守常曰已安已治女輩當束之高閣
昔賢材顒顒待公及公復不顧望絕矣君子哉固
窮且死萬一姦雄事未可究彥遠懼者此也唯受
恩最深敢用常禮圖牘引虛辭諛公小人也頗因
古義以獻且知不言負公矣言不行亦在公矣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
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

稱良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實為宰相矣稱
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
也歟舜之為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
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
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
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
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
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
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

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温彦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佗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

敘不關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眞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閤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遝於朝雖然邪者惡之讒者忌之亦甚矣獨閤下奮然自信樂海内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

之格以勵學者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墮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閤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眞知宰相體者非閤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愧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

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閤下與之反復議論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閤下之門又嘗閤下釋衮見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

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閤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與孫司封書　曾鞏

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一有邕字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

文鑑百十六　十六

從兄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也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且

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守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假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

三百八十　文鑑百十六　十七

所侵蔽今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邪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爲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襃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

能言其意事祖毋盡心資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妻功名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第自言而聞祖表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効可知也以其言之（言事款 交皆是）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閤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悼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荅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弈

弈皆荷二明公之恩顧而未嘗敢一言以干左右者誠有謂也夫位卑者不得僭言識短者不可輕議故雖胷中紆鬱亦自釋之而已今有身與其事心知不然又安得隱忍不言哉竊見歧府修北路山城蓋上奉朝旨乃有經度次招討之命即議繕完計工數萬費材數千雖亦不甚廣然皆民力也弈近從府尹往觀之府城北走二十里至山足乃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涉頂而行餘十里至今議爲城之地行顧而周視羣山蔓延不絕極目如浪按圖牒歧隴涇乾四郡環是山自涇而南及歧六舍汧源而東抵奉天數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絕頂孤峯之爲限也今所議者歧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自北而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下者增之峻者盤曲之澗者橋梁之皆人力所能爲也加之是城不可屯軍馬既無軍馬賊至則不守也雖能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恭惟二明公居秦居慶嘗作城人尚以爲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壯之使賊無逼視之心大順城邊寨也屯軍境上壯我邊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無軍馬以守而賊又有佗路可行是城之爲無益也明矣役已困之民爲無益之事於今豈宜哉今作此城蓋爲歧之計也弈以謂爲歧之計不若此歧之爲府城郭民人比雍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帑藏之積監酒之利與雍均舡場竹監鐵治雍無之造作兵器供

應邊須諸郡不及焉民之室比關中內郡亦號富饒其地形南西北皆山險獨東去爲坦途必若邊城失守賊無後顧之慮長驅而來賊之詣岐有道路之勞不若詣雍之易也若雍之有備則岐爲易下也以岐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也無戰具也無是二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不寧閭閻無賴輩往往有妖言者弃嘗私自思之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岐爲自安不足備也今而觀之尚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爲岐之備不爲不至也弃以謂爲岐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

千能執銳被堅可使者有甲冑弧矢戈戟皆稱之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大至岐可守也今岐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也況爲一城哉弃常患關中民費財與力十官未得其一今費工數萬費財數千郡邑畏威靡敢紓緩其間督促鞭笞吏緣爲姦不可勝紀而一無所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關中之事其寄亦已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諒非不深矣計朝夕事之大者萬端此但一小事耳故不足思且慮也明公以爲小岐之民以爲大勞而有益於事雖大爲也勞而無益於事雖小不可爲也關中之事所以多失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爲多積小以成大夫事難於謀始易於議終今此一事其爲無益也甚著其能辨之者亦甚衆而乃無肯言者佗事可知也弃恃賴恩顧仰干聽覽願輟思念如此言不至狂簡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閱而議之然後錄其可否弃下情無任惶恐傾祈之至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六

書

與弟容季書　王回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上富相公書　蘇洵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襄

與王介甫書　劉敞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百祿

與弟容季書　王回

朝作荅書并五積散附沈丘人去比午方得所問
然得此書方知手力已到來諸說事甚詳冒熱出
入誠不易然家居者亦豈能常占安佚耶此古人
所以欲息其倦而竟無可息之地也廷參之儀欲
行其私請於長吏誠多齟齬處所疑者數端
皆有之矣然已所據者禮律大意天下以為俗而
有司以為法矣使長吏賢邪安肯以此怒人使其不
賢耶亦安能以外法繩命官以罪也且不賢者苟
挾其勢求肆於下不止則將迫有司故入其辜以
死當是時為有司者徒畏其怒而從之耶亦守其

所司而與之爭耶與之爭則彼畜其怒或中以他
法如之何不與之爭則獄情一反已為故入人死
罪又如之何試以輕重權之蓋就他法之中聊無
憾爾人生乘物而遊於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
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莫不有命如惑者乃欲
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
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於萬物之間逆理而得
之故於人誅為可憾也惟君子為循義而聽命故
禍福之來無可憾者何則義盡於己而命定於天
也汝之深敏讀此可以推見其餘矣更借一事為

汝證之昔春秋之世鄭最小國攝之晉楚之彊交
責互陵君臣遜媚猶不能自免及子產爲相修其
國政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
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晉楚初忿銳氣以
臨之而其辭直禮明卒莫能屈也循義聽命其子
產之謂乎其天下禮律專於朝廷長吏臨其寮屬
雖或不悅敢逞肆其無道如春秋之晉楚哉晉楚
不能屈小國之子產憚其辭直爾人子於禮律之
內中其私諱非辭直與而顧憚長吏之能屈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洶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洶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洶時在京師

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喜且相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

之者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之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聞之以言饑寒衰老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

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

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迂而

粗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

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六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富相公書　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閤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閤下惟不爲宰相也故其懸懸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君之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聞也咸咸然而疑嗚呼其飛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

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其君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

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

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强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　者致不賢者　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

者也曩者　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閤下深思之無忽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　襄

襄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襄謂股肱近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

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爲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
臣可有行者今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闊
之盛美小子不任驩抃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
逡速獨睎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
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竊雖愚所識
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
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所聞見
而知者敢以爲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
仕胡瑗者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
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

魁傑之士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
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
事已著聞於時有潁州司法參軍劉攽者其人長
於才而篤於義其政與學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
肥縣主簿孫覺者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究原本
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弟數
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
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
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
州候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材智超特學古明

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曆初下第閉門潛心追經十
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
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氣仁正勇
於爲義學博而文壯矣有揚州孫處者爲性高介
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節行著聞凡爲文辭必
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穎者剛義孝友及冠始
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氣有越州蕭
山縣吳孜者勇於爲義少有聲律之學既而宗道
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考其烈穆襄之友
人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

足見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
少哉若行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
也處穎孜襄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
子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抑亦國家偉材也
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廣環而求
之尚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況止于一方與一州
其所得必狹矣襄遂敢廣引天下凡所知者以爲
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磥砢之材行誼未著不敢以
聞尚觀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而求之也孰
事即日歸覲覓撫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獻納補報

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仕也所患無其道無其時無其位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爾今執事既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辭率伏惟執事留意詳采

與王介甫書　　劉　攽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恍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

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代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

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未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鏄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

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嚆矢術揚接楷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殺一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内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　百祿

聖人之用天下富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已者也不惠不迪而至於用刑不得已者也夫以不得已之刑爲不可以已之助則居此官者宜知此意邪抑或 可以置此心而勿論也比來朝廷政事大論議一切出於忠厚薄厭刀筆而以書生儒吏處之此宜下民無知陷有一二蒙被上德者矣百祿無狀攝職以來夙夜孜孜竭其愚忠情法巨細凡可生可殺之際與僚官平訂大理往返或至于再三或至于四五纖悉曲折敢不盡心焉爾哉然丈書程涉三府職競覆覈交致其詳毫釐之間靡

不力詰而深研之嗚呼雖堯舜欽恤文武愼罰之意宜無以加毫髮於此矣漢詔有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獄讞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世民散久矣抵犯者多旬時斷獄無慮數十百千其間豈能事事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疏趣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寬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寬猛異耳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邪而必曰姑捨汝所學而從我且不亦教玉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寬嚴亦性分耳百祿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

是以上煩明公每於衆人賓客之前督過誚讓以爲大非而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詔也往者阿丁之鬪殺劉至之故殺温公力不肯貸辭氣毅然有司不敢抗衆人不復議百祿再白而不從則再以書復之終見是而貸焉是時自朝廷至衆庶未聞有曰范百祿頗知守官然皆欣欣焉多温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下以爲是百祿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阿党爲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爲可殺而罪大理用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爲太輕也任聰御札到後行劫

贓蹤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百祿實嘗用心焉欲默而不辨則惜聰與党之死欲辨而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執法有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顏而不覩主威者非但施之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亦思得斯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如是之人矣得聞其語可也見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道德仁義之富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爲已任欲爲朝廷振紀綱致太平必不欲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身不忌殺人以蹈昔之用

事者爲後世笑侮之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詳其
所以然之說阿党心規阿丁之銀鋌也因弁之而
不殊丁呼而告人曰党殺我人執党曰我實謀其
鈿子於是謀狀爲明今疾其凶暴規貨之惡則死
有餘辜論其被執之時便通謀情謀在其心終緣
自吐考之於律得减所因處徒三年未爲失斷凡
言殺人者死蓋以已殺爲文傷人及盜則抵罪也
今被殺之人幸而不死行凶之婦偶亦自通本謀
所以本部原情取舊比之重者擬送廣南編管決
杖遠竄粗可懲姦合於堯舜流宥之法殆無足疑

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受黄三
結約欲行彊盜至三日昏時而刼甯新等家贓滿
按御札三日巳時到縣雖是夕行刼在約束之後
而其結謀實在旦日約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將爲
約束指赦作過之人而聰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
嘉祐五年南郊赦文應赦前御札到後彊盜至死
並決訖刺配廣南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
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前而未盡變也是又 仁
宗皇帝 英宗皇帝時韓富二公故事也今朝廷
論議決事比方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爲

本部擬貸任聰自謂略法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
亦欲惠姦寛賊以害良民哉得非哀矜愚民寒飢
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
反求諸已而後以罪諸民賦斂重也徭役繁也誅
求多也権利廣也欲其無寒飢不可得寒且飢矣
欲其亡罪戾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而求
究其本也若止設其末而惟刑殺是務則秦之刑
非不嚴烏能弭勝廣之盜哉今不諱之朝樂聞讜
言願過其慇而宣之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爲
有道之世矣孔子謂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

欲善而民善矣張釋之當高廟玉環之坐而文帝
欲置之族誅曰假人盜長陵一抔土陛下將何以
加法邪夫使有司者治罪而不推原犯人之情不
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之序而一出於法則刀筆
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儒術緣飾
爲哉 今天子諒陰未言 太皇太后總聽萬事
慈明仁恕聽言盡下自二帝三王以來公卿大夫
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斯時者也有官守者不出
其位若見事有未然令有未便不一公言而脂韋
苟安恬養自殖不負明主無益生民乎百禄章旣

上竊意萬一薄采以捄來事不謂明公力排而深絀之又從而崇峭塹立峻法也豈百禄之言以人廢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時周公養成王之時也在易山下出泉蒙象曰蒙未知所之則顧所以養之何如也夫蒙之所以養者正也養得其正則聖人之功也周公養成王是也方其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道德仁義日陳於前詩書禮樂日盈於耳及其至也若出天性舉而措之横乎四海是將萬化獨運萬事一斷豈不綽綽然有餘於聽覽之間哉蓋不必屢上凶惡鋪陳情狀設有特旨而教之斷獄也此又非周公之所以為功也百禄之於門下也公則有僚吏之聽私則有父執之奉知獎待遇非他人比苟為執視不敢盡言則豈明公與百禄之志哉伏惟舍其贅狂而薄采其衷幸甚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書

上梅直講書　蘇軾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蘇軾
黄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與章子厚書　蘇軾
與李方叔書　蘇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顔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顔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天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

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

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缺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彊可知也中戸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戸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

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戸及二十千皆

古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
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
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戸然至於不足則
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
可科自近歲以來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
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
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
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
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
能六百分而捕獲彊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弊者

文集一百八　四

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
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
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
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榷與民也其詳固已具
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
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
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
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
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
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

帥之所畏也軾以爲　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
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
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羣於
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
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
决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
爵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
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
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
廷固已朞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

文鑑一百八　五

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
以官榷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
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
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
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
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
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
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事訖而罷明年之春
則　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
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

之令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蘇軾

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　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

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

數也由此觀之　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折矣右臂何爲獨存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

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苦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官課之不虧疑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

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賭賞修築教便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費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賣鹽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

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否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　軾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　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

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彊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遂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　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舡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

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此事定畫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爲讀之就使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逞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麤有益於世既不復施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辱書寡遂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刼利國監又有闞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諭使自効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去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効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繆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

者裴文遣人至黄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訊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因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裴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曼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裴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令裴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裴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裴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祕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産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

頼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挈槍刀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桂裴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國自重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

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類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

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

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

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九

書

代韓愈荅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　令
與邵不疑書　王　令
與趙大觀書　張　載
與呂微仲書　張　載
荅橫渠張子厚書　程　顥
荅人示奏草書　程　頤
荅宋長文書　程　頤
謝人求哀辭書　林　希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上曾樞密書　陳師道

代韓愈荅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　令

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舉盛德甚相為慰快又聞得子厚文皆雄辯殭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間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
送浩初序來者讀而駭之不知眞子厚作否也雖然
子厚素有之宜眞子厚作然反覆讀之益駭而疑
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大甚邪來序稱
浮屠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其性情奭然
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
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
聖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配類莫不倫理故
孔子原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
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

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
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
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長子故
受之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
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而皆不若浮圖棄絕君臣拂
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
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爾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
屠氏夸誕牽合於以塗瞽天下而去也不識子厚
謂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萬一偶竊五聖

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救
桀跖之誅以耳聞而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
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況
又去夫婦父子而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且子厚
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厚
之學果中與迹異邪雖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拔劒
以逐父兄謂其爲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患愈斥浮
圖以夷反爲之說曰將進盜跖惡來而黜季札由
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
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

浮圖以夷則孔子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
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免子厚之過邪又不
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圖之拂君臣父子
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
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
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邪實悖
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
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大豕以養老祭
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知物急先務也以堯

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
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佛而得罪也甚矣且不
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
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然則孔佛不相
爲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俞嘗觀士之
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然死
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
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
不幸擯棄於朝乃以不自能寬存以至於陷夷狄

而不悔也薄於中而急於外在舜德者雖不當然
然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以求其不愛官不能争
樂山水而嗜安閑者則治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
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
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俞嘗笑今人之謂有智者
爲毁釋氏釋氏非毁之也譬之器然舊嘗字而暴
鑠之謂爲毁也可矣其從來不爲器者是自然爾
豈人毁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說
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者衆矣
焉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況人玩其說者常

名儒也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意
邪正謂是也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
於堯舜孔子而或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學且
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爲我異俞肯自爲之邪雖然
子厚猶謂俞爲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爲釋氏者竟
不遠人耶謂爲聖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石中之
玉信何如也

與邵不疑書　王令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
之犀象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

皆水斷陸絶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
則無不如意而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
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
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
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屈不可以勢動
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富貴假有
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往耶
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矣
富貴者皆是也而窮字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
不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

人久矣嘗聞閤下其所好惡爲與不爲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今雖不肖竊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幸而閤下以令有姊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閤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人方思得其所無而閤下乃散其所有以業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說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閤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長世之異也故今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閤下之德焉夫高鄉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

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閤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閤下之所好惡而爲與不爲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閤下嘗有以賜之而今辭不從今則謂之而閤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　載

載啓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兼聆被旨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脩廢免過弗能固無暇撰述空自言說鄙課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嚣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逆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它爲也辱問及之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所聞力所逮淑愛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　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

彼所謂道者或者指游魂爲戀爲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

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未盡更當聞諭備候

荅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　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

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以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

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物一件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

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怱怱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荅人示奏草書　程　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第言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

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弭亂為主頤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虚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世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頤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

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頤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

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一下有不復思繹四字）故言無次序（一下有多注改勿誚五字）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林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不脫驂而弔其亦苟也希於

某氏之葬爲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爲之辭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爲者何足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愼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敬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

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旣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効不敢以爲能也謹候待命惟閤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使何以得此豈僕嘗敢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

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傾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上曾樞密書　陳　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爲辠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閤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況又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既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所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爲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爲四戰之地故　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乗間而作冒州

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慮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率小迎導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談之從昔之亂皆有

姦雄非爲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爲無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曰莫壓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既旦視溪谷有冰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貴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旦曰飢則柰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木爲兵出屯鎮中乃盡開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扞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寶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

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穽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道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方地數千里外假隣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師者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率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內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彊數大入緣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況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夷不得罷盍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事

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劾

虜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去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虜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内郡他才可種蕎豆且多磧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纔一収爾銀州艸惟柴胡蓇蔺之外有落藜與鹹枝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是棄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内則空此以實彼今易而即難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今所據可以制虜而不争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衰弱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

也而今反不能争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則道所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内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道嘗謂虜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庬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柰何欲爲之資乎今使諸道姦據横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如意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范文子曰苟非聖人執能内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恙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髙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閤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爲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鋭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鋭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況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閤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

書

上蘇公書　陳　師道
與石司理書　張　舜民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　孝宗
上張虞部書　豐　稷
與王觀復書　黃　庭堅
答李推官書　張　耒
與陳瑩中書　陳　師錫
答李景夏書　鮑　欽止
謝祭酒司業書　周　行己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　詠之

上蘇公書　陳　師道

散從遷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芘賴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黙黙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别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絶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為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丈正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開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弗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閤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閤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剥支廣獄事聞之未以為然

謂閤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閤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楊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閤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閤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决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温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春秋益高惟為朝重慎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張　舜民

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副以手書發而詳讀其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尚了然是可畏大凡人見悅目娛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與流俗洸洸然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苟有是心由是道雖使孔子見之必曰可畏況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關陝閒今又見故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　其禮有如事青味其言有如問能兹二者竊有疑焉設以我為貴乎兹繆矣如我之所居人莫不賤之匪特人之為賤亦嘗以自賤也兹固不足多曉唯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攸濟嘗思之當少壯之時嘗為世俗之學矣亦為世俗之事矣苦形勞心至于今日晚得賢之書參味先生長者之論乃知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改轍刻心變姓名入江海則齒朊髮秃形骸若是朝暮之人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泣悲憤而何及哉又念無言不讎之訓苟吕君獲將及門何以報之方日用隋犢反覆于心無可奈何尚有一話可以為下執獻若又皆蜀人之事昔予為童子居鄉閭從學者是時眉山任師中在幕府嘗聽師中講道事業乃云吾蜀　人自往已來多藝文而少政事前輩登朝廷歷郡國有聞于人者為不少也求之吏事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

才敢出其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不知爲何語也既年漸長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文忠歐陽公司馬温公王荆公爲學者所共趨之每聽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一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蘇明允先生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講説亦必自任吏能或問之乃曰我與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然師中子瞻亦自負之語爾近歲舜民謫居房陵得陳公弼修城記嘗以此事書其碑陰今又敢爲下執獻夫君子學道也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其根性利鈍唯政能在勉之而已少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居之無倦非若道學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茲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　幸亡以耄陋爲忽非惟左右之爲告兼告之蘇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　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剙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爲閣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葬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爲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剙遣哉剙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爲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楊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笑爲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

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閤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後論之以為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為實用也此何謂哉為閤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閤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閤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為賢閤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尚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尚何暇恤不賢者笑哉

況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為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為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閤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為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設我呈前世舉賢未必出于一夫之口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知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人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聞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閤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最厚閤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閤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閤下使為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上張虞部書　　　　豐　稷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耶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為措不細窺

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仰止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娀父士民論議縣閤閤下之名想閤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為屬吏今既遇　嗣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閤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以導志如閤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與王觀復書　　　　黄　庭堅

涌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勤無日不

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

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苶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月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

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耒為知文歟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瑰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

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飈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　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與陳瑩中書　　陳　師錫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為問而傾鄉之心食頃不忘李君至辱手書伏聞謫官東去裕如也繼銜守急足回又得所惠答喜聆起居冲勝甚以為慰蒙示日錄論及二編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鑒然其言數齟齬者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事自未通徹耳敢以所聞奉浼億以為然當有裨助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責不當進日錄以為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耳而不知其為誣僞之書也公弊閱之當盡見其誣僞者不知其為詆謗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詆謗者昔嘗見蔡致遠言荊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卞焚他書以紿公公歿卞遂縱横撰造恣逞私意

甚者至於因事記言爲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
孰不欲辨明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姦之凶
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
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
憤實有望於吾友也然吾友謂安石聖人也與伊
尹同倖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校時應舉覔官
析字談經務求合于有司不得不從其說至于立
朝行己則是是非非烏可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
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
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

中唱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
之迭爲賓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堯
之爲君明此北面舜之爲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
者安石以性命道德爲說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
賓主耶吾友謂安石　神考師也此何言之失也
神考於熙寧間兩相安石首尾不過九年逮元豐
之親政安石屛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而
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未嘗不守祖宗
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爲更張鮮不召亂豈有
掃蕩我　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

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
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傅說之訓高宗亦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
乃祖文王之彛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
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而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
石有剗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
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而
愈通法則積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
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　神考初政有爲必
有剗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尙

可因弊革故再新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痛蕩一
切顚倒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令安石乃
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橫目之
民但趍賞避罰安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
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醨於
祖宗時如何廉耻
之廢立於　祖宗時如
何人才之美惡於　祖
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
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耆舊彫喪殆盡遺民

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弊蠧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 祖宗之舊制上下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謂對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有作成人才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其所不足解經奧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輒以此浼聞此事匪易辯更須熟考日錄根本識其眞僞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謫然居善地不足憂惱師錫緣編排舊疏早晩必有行遣決無輕恕之理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遣人附此書幸爲祕之勿重其罪也

答李景夏書　　鈋　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反彌月到家未弛擔小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怱怱無好懷受代不遠俗事日加多故因循不得爲報皇恐皇恐師文到官亦已暮年靖共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行其志期於無媿而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某官曰此不足爲也皆倨然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爲乎夫富貴在彼不可期終身（小官不事事）事矣然則食人之祿獨無媿耶錄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任用重輕與古殊絕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頗皆不急然莞庫犴獄卑冗領之尚覬煩碎欽止始至之日與之立科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曰公儒者翰墨職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戇始者久必怠欽止爲之將三年也益如是而後安夫材力不任其事冒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冒焉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免矣如國何此時俗習以爲常而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遠器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日與市井小人商榷銖兩惟恐無羸餘以登有司之課誠若有可厭顧官以是爲職欽止私憂執事之怠也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擧皆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拜受賜朋友道絕久矣今爲尤甚乎居接盃酒出肺肝非專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爲道義陰爲勢利尙多此族一臨危機眞情乃見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濱見賞

於歲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修之高風而欽止非其人也乃辱焉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誦此章以為左右之報冬候凜凜未見伏惟進學自愛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己

古之為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為之未嘗緦緦焉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序之教孝悌之義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為竊且亂也後世之為教者異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為迂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榮辱以為實有嗚呼胡為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為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為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為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為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為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為天下者為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已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為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僥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斯須有不慊於心之餘謂古之善擴充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比者　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行已嘗以其所知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逕越去等夷拔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疏略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已者抑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為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為國家得天下仁義

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已亦自有心矣故因近世
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為有以致之古
人論天人之精微窺機變之源本者蓋及乎此矣
不可不察詠之不肖獨喜妄論天下事以謂治亂
存乎時所以致此者繫乎相故嘗考古今之迹而
論之曰有一時之相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
者雖工必拙雖安必危禍不勝諱其術出乎萬世
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其福愈久而愈傳周
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世蓋數十世其子孫
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鞅李斯相秦當其盛
時天下有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廊廟之嚴而身
無旦暮之安其辱至今亦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
名公卿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其術是也卒享安
榮王導當晉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敦
之嫌其術是也遭時處變而不違其後世之盛實
終江左裴度之相自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
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矣而禍不旋踵裴度不死
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禍敗亦不及魏謩李世
賢者也德裕以謩楊李所薦亟貶逐之如此禍何
可免本朝呂文靖三相而身愈安其間蓋多事矣
而禍不及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替此二公
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享富貴最久至今為大
家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周召衛畢
下及文靖其術出乎萬世故祗恪謹審戒乎妄發
利於今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我顧其所以復於
人屈折於天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遠于遠邇天下
歌之　仰其惠故蒙譏毀而毀不替遭時變而死
不危其子孫亦有無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
才且賢也其術出乎一時故矜其智能倚其勢利
利於今不思所以害於後快於我不顧將以復於
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為仇無近民之政使天下惡
聲必出於已故寵極勢殫時遷事變則禍不勝載
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之非獨天命果不可以
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膝之言廟堂論爭
之語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忠也
士大夫失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事周
旋獎激如謀已私知執事之於善人厚也異時州
郡間夤緣軍興以漁斯民者執事察見不少貸知

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善人之譽執事者日益多道日益光而名日益美故執事遂相　今天子豈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所以望執事者益衆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及於士大夫而德澤決于天下益屈已下士無愛爵祿使無遺材賢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違為和氣無賢不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外及四夷皆知仰執事之名姓朝廷有太山之安吾君有神聖之治執事亦有無窮之聞實惟萬世相之術于以永富貴建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偉歟詠之愚不肖自先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日益遠而身日益不偶可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哀于王公大人之前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瞽者知執事之明足以致是而詠之之言亦宜聞於執事塵冒鈞聽俯伏待罪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啓

賀刁秘閣啓　楊億

回潁州曾學士啓　劉筠

賀舒州李相公啓　夏竦

免奉使啓　夏竦

答胡秀才啓　歐陽脩

謝館職啓　歐陽脩

與晏相公啓　歐陽脩

回文侍中啓　歐陽脩

回諫院傅龍圖舉薦書　歐陽脩

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脩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脩

賀呂相公兼樞密啓　宋祁

賀呂侍制啓　宋祁

賀參政侍郎啓　宋祁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宋祁

鎮府謝兩府啓　宋祁

賀司空呂相公啓　李淑

知陳州謝上啓　張方平

上鄭資政啓　劉　敞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劉　敞
上鄆侍郎啓　王　安石
謝王司封啓　王　安石
謝提刑啓　王　安石
上韓太尉先狀　王　安石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　安石
賀韓魏公啓　王　安石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安石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安石
謝高麗國王啓　王　安石
謝知制誥啓　王　珪
謝相府啓　蘇　洵
賀歐陽樞密啓　蘇　洵
通倅謝兩府啓　姚　闢
賀刁祕閣啓　楊　億

群玉之府圖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薰該文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以掌蘭臺之祕記辯魯壁之古文克分豕亥之非榮對鬼神之問光賁鴻博式副選掄恭惟某官竹箭貞姿天球祕寶一自翰飛南國便歷亨衢奏賦梁園載居右席薦紳之所推慕負扆之所嘉稱群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攝齊而請益划乃紫宸引籍紅旆行春循吏之謠益喧於十部望郎之選荐歷於三臺公望愈隆天眷彌厚屬簡求於髦碩用刋正於緗緗輟明庭伏奏之勤副延閣紬書之選矧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期禮遇甚優不至子雲之寂寞品流以別且無方朔之詼諧某限符竹之所拘揖風期而尚阻願言慶抃倍異等倫

回潁州曾學士啓　劉　筠

伏念褊局至庸孱軀多病瞎於機用動涉背馳耻介寵以超風甘受唾而揩迹向者起於將廢擢是無闒猥玷綸曹仍參臺職帝言郁穆殊無演暢之工王度清夷深積優游之幸自惟竊吹固極常涯矧乃金馬蘭臺名儒舊德榮滯者過半零落者冥繁孰謂鯫生更希殊進誠以家門積釁諸寡食貧嚴助豈厭於直廬郗愔願補於遠郡秉穢守之方闕荷堯聰之俯從聚庇本宗才陟歲籥豈期優詔移處近藩獲依仁者之鄰實出非常之契適將敘䟽俄辱誨函披贈錦之英詞徒知誘進示巽牀之

譏音殊匪爲儀欣悚交懐銘藏奚克

賀舒州李相公啓　夏竦

伏審肅膺鴻沛起殿大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沉正秉彝清和懿德經三聖之變紬繹惟深貫萬物之儀臣隣有翼羲屬先朝違裕臣黨興姦密嘯群邪陰窺時柄允繄哲輔克殄凶誅防檢未萌澄綜多辟虹氣由是霽止霄塗爲之密清精貫三辰頼深百辟終以洽聞飛語引去上司傳致深文趣處遐裔孤節彌諒高揖自冲攄榮悴之㕛人言無閒失左右之手國體鐵虧大號既明巨慝咸露狐鼠失其深穴豺虎食於譖人協氣雲翔皇朝電照澄洗司制延即舊臣眷惟衮贊之賢首被優深之渥慰藉良厚毗倚增隆衮安謝渙命深于王室謝傅愛樂望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於密勿至公来復有識相歡薦紳聳耳以聆風斯文聯冊而刊美洪惟高範絶出常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朝渙不獲拜伏車下奔走道周但私慶於單危將永歸於甄鑄

免奉使啓　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侑帑寔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没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聞禁休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援仇之禮既嫓曹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荷兩宮之大庇藏三事之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素奬孤寒屬商利於摘山闕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義之心不辱貲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荅胡秀才啓　歐陽脩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脩德而自厚論材較藝則下或衒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寖久之俗益薄焉而可嗟習見爲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謬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頗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恥嗟来因而無言亦将不及既一慙之不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剏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将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爲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爲戒利公家而忘已効以必争茍終身之不回雖一眚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

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恵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為

謝館職啓　　歐陽　脩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卜醫禁呪神仙黄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讎得以考閲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彦出賛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大官詩菁莪之育人才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禀重職閑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脩者以寒陋之姿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

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效奏御之日忽厲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靦於面顔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忌獨弃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顓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爲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晏相公書　　歐陽　脩

伏念某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奬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為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道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賦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藩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旋麾無任激切

回文侍中啓　　歐陽　脩

竊承顯奉制恩荐膺寵拜伏惟驪慶恭惟太師侍
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
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
語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者哲是惟　先帝之臣
宜加異數之優以為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
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
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
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抑曲示誨言趨賓祀以無由
積感悰而徒切

回諫院傅龍圖舉違書　歐陽　脩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
積於丘山近蒙層恩曲狥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
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
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
翰意愛勤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
門仞莫違敘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
道奚周

潁州通判揚虞部書　歐陽　脩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
言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枕車之始視職方初

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
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
清勝脩以衰朽得以退藏如風昔之所聞皆少過
於其實惟寂寞之為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
更冀多愛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　脩

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陞華內閣仰惟道
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
兼孔光之謹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
固以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
任而姑副側席之求凡在搢紳皆同慶抃況於庸
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
懶顧與世而益疎豈無戀慕之私殊缺寢興之問
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數風波之惡歲
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既清霜
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呂相公兼樞密啓　宋　祁

伏承光膺朝制兼摠天樞伏惟慶慰竊以三公之
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職乃有歸別咨通臣以本
兵柄部分諸將直出於禁中參決其兵不關於公

府承流寖失革弊在權惟時宗工克對明命某官
世基厚德天畀大猷熙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
寵任之美則詠於崧高烝民協濟聖功丕冠皇極
然德有重徵運無常安遠種實盟羌酋竊塞保障
四鄙未使窮追調發千金不無煩費上意尤注時
柄難分果屈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便日布焜
煌之冊書百辟歡聞多方忭愜方且坐料戎敵陰
伐詭謀集邊吏之瑣甚精轉關中之漕相繼漢皇
萬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六奇遂倚先幾之勝奮
庸有待訂美無倫某適綰州章方遥謁舍詔文布
下私慶叢科

賀呂待制啓　宋　祁

伏承祗膺召節將造昕朝詔目疾騰士倫交抃恭
以某官雖藹挺世自高使煩而能與聖眷會河朔
艱食縣官之財首膺僉求大經用度游刃於肯綮
之地遺果於滅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食殿最
百吏察不逾條見效著明清議惟允用虛前席之
侍趣圩追鋒之還至于邊保盈虛士大夫臧否料敵
人有以進退繫今日所以安危必爲上言以救時
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階再世司徒紹鄭人之
人之前美一門宰相匯衛公之獨賢祁素接游從
久棲蔭映側聞稱促陰禱延登慎夏有初含祥惟
競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宋　祁

仰對明綸俯循華組地由邊重帥以儒榮任不值
能顏無容愧竊念祁短謀腐學病齎衰年自應力
於藝文不應強以軍旅比者承乏真定臨制中權
幸職牢瞀無治言狀方議被以須去俄假節而益
遷進領博陵深控幽朔營屯晉集亭郭埤聯列屬
九州有宜得吏於事哀衆十萬無日不討於師號
爲劇藩當待賢牧宰兹鈍懦再忝僉俞伏以某官
明悊庶官輔興邦緯廣十取五之路收百有一之
長謂愚可矜雖拙猶用遂俾文吏超攝元戎所賴
虜運百年天贊萬里戍餘臥鼓之息城無早闔之
虞操筆可制豪桀之驕持籌可期租賦之入倚國
爲重積日效勤不然巢林一枝素省身而斂分假
令人竹萬箇甘贖罪於曠官庭治不私忭懆知所

賀參政侍郎啓　宋　祁

伏審光奉制書進知機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函
德之厚剛中而明旅力四方寅亮丕績邦被風欷

用飭民聽天賜耆明俾輔王室果咨甿壟之彦入佐調燮之宜追鋒疾驅前席延拜揭日當午物無斜陰推雲崇朝澤有餘潤赫蹏行下薦笏歡閑祁方守塞防側聆恩冊振構私喜詣府莫諧

鎮府謝两府啓　宋　祁

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于分榮不償懟伏念祁為術空單東生厖怯叨華禁署謬籍經筵惟孤拙以自持無游說而為助年將壯邁疾引衰來遂丐外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朝無廢人料自關州受以戎閫因逼都而俾謁緣重帥而許遷敵留于行已踐而職此盖伏蒙某官助邦善育為上丞言薦擢誤加庸底思報竊以河朔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然而狃承平之習訓練弗精因流離之餘廩帑常乏馬不充士官靡值才幕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用之窘交相為患未知所圖伏惟廟謀深體邊務峙隄于未潰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當悉心稍期集事守符云始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矜危懇

賀司空呂相公啓　李　淑

伏審顯奉制書進開公府馳郵旁告望履胥歡恭惟某官直德閎材懿文淵識感會明聖奮庸宰衡陟降三階綢繆四近扶掖於帷墻之近啓發睿謨受熙於旁紐之和揉正皇度基於忠直而其用若晦發為經綸而迹使不煩士鑒攸歸王室是賴固已功輝當世名高古人自兵役之騷邊屬廟謀之待畫舉圭趣召則民識所從斫案定疑則師有必克鑄前遺而不伐制勝策以無遺帝眷攸先恩章果沛諗於輿誦以合賢期在昔揆路之升及此歲陽之變若時拜袞未曰嗃熏姑以適漢傑之奇成遇周時之凱入誠王體以為急非私朴之敢諠埽門之餘蔭守知庇限有印章之繫莫遑賓館之趨企懇忻翹叢集丹悃

知陳州謝上啓　張　方平

大辟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嬀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京師首善之流實熙穡均勞之地祇膺朝命涖領藩虎伏念方平平世為脩散財乏用荐更臺閣之要久司戶牖之嚴海島暫留亦受太守之饗風蕭忽遇豈諧雅奏之和頓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末節遂以窮年摘迹閑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盖某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亮

采通於百志變友周於萬微大道甚夷至誠斯格
敢不仰度存録自力衰疲更礪鈆刀聊施於一割
所憂駑乘難勍於長驅

上鄭資政啓　　劉　敞

邈遠符光亟還嶽篇睎虹蜺之隆燿渴江漢之清
流心如旌搖訊將雨絶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
恭以某官稟靈山川為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
至誠而協中往者董正武經毗參公鉞折衝出於
樽俎威令被乎夷戎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
四嶽之任下統諸侯而姬旦九罭之詩咸思衮服
矧惟注意固亦匪朝敭闈於知人幸守茲土誠陶
鈞之遠及趋榮戟而無緣仰冀上為廟朝益綏福
祉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劉　敞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
物車甲之饒風聲謡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
豈有抱空疎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
庸擢從講閑假以咸節蕪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
之封自視缺然曷以稱此此盖伏遇某官壽運鈞
之化隆作廈之功至和平分群力並用不變美錦
曲從庇身之求中錫介圭略比元侯之舊盖觀國
者以處遠為累事君者以居中為榮揆能苟微冒
寵恩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幾所長
尚有云補下塞謗愚之口上答甄鎔之私

上郭侍郎啓　　王　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顧
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
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備位于茲歷年無狀安全著
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維
舊聞不趨組以代庖盖言有守未採刀而使割可
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
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
上悃愊發中臨啓怔忪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啓　　王　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
合於古人而固陋頑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進
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欬慰
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
指而更以肯公為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
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

又賜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職甫爾踰旬弗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王　安石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值使車按臨州郡傾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遇載衛盛德尤激下情違離尚新企仰殊長茂惟賢儁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為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韓太尉先狀　王　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麥籌筴之用

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實植賢豪乞收疵賤盖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執云去離遂曰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効幕府文書之聚或以為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附緣於疇昔無因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闕即趨墻屏其為感喜豈易談言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　安石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安石鄙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宦聊畫為貧之謀尚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郡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幾縣頗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愧得其宜辭得所欲來遂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儁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辛因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

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凋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花稍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順節宣以需褒寵

賀韓魏公啓　王　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熏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其官受天秀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

冠乎近代典司密勿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
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
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為大恥
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
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　英宗以哀疾荒迷
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静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
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
記在舊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
亮三世救寧四方屹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
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
方又為特美安石久於芘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
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絶
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下風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釋西省諫諍之官序東
宮師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拜金
甫逮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賀政少保昭懋賢業寅
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
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
志實激貪風未即披陳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安石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殺致仕議臣雖願其
留跡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翁艴取道阻長
緊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
祥伏惟某官達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
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必
下膏澤于民義儀二明不和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
于將來智略之閎猶嗟于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
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數見器則深
竊冒上官之大知惟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
何敢忘備位于茲仰高無止

謝高麗國王啓　王　安石

伏以副[illegible]阻闊覲上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
旟及國賓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
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躋偕猷訓纂紫懷
之舊服纂壽豈之多祥翼順節宣深綏福履有少
儀物具如別牋

謝知制誥啓　王　珪

載右史之筆初冒於清光典四禁之文遷更於近

職竊非材猥㕘出意涯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
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
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廓之治追醇醲之風
蓋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
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徹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
元之懋其間詔書之始下政事之所施固多高文
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潤而主澤汪
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彌文上有
帷幄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鴻儒
碩學以剗靡精覈之際況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
所司匪眉異倫實黜華序如珪者姿稟沉睿器能
朽踈學承之迂闊於古今治亂之通識滯於用說
無賢知馳騁之奇偶濫借於計文獎躐先於辭級
徃裡劇治趣駕屏星之車還預儒遊誤對高門之
地未及承明之廳已攖司會之繁一涉丹墀得識
天子之能事東持紫橐媿云史臣之多聞敢意睠
獎之靡遺乃擢瑣涼于非次給北宮之禮才奉試
言之榮谷淮南之草俄參視草之寵重念去書林
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即綸閣之趍仍伯氏詔文
之舊豈容卑陋寖竊高華茲蓋伏會某官以材猷

粹純覽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主名教之歸啓迪
當世之事功樂育四海之豪峻如大庭之旅萬玉
不以珷玞而即捐如匠石之區衆材不以樗櫟而
後巧致繆茲舉以矜无庸敢不佩飭訓辭參新緐
論矯其一切之習策所未至之難慎漢制之頌期
盡追於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誦於四方或犬馬
未衰冀涓塵有補庶切君恩之報敢忘己日之私
愚心區區未識所措

謝相府啓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
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
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
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
而自勉盡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
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无
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㕓足以爲養行年五
十復將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于朝野
向承再命以就試固已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
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
上則洵之意以爲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

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无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惨百辟德澤所暢咸刑所加不賜而興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鮮其終身飢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顧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賀歐陽樞密啓　蘇　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讙譁朝野響動共惟　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咸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黷為最難任文數則損國威尋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荅勲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起百官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開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之丈服胥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顧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无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通倅謝兩府啓　姚　闢

書局備貟僅逃於譴謫海濱貳政寔賴於奬拔脫去塵埃奔走之勞遂獲清閑風土之樂養親有裕處分亦冝伏念闢學不知方才非適用嘗欲慕古人之節故窮達去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向緣一第偶竊小官區區於末鹽薄書之間无所增益於儒學碌碌於繩墨法制之下固已喪失其本心適丁　先帝之御圖閔悼太常之廢禮謂所職者因緣而無責故其書皆顛錯而不完歲時凡欲按行聽於胥吏之所舉朝廷將大興作詔之有司而莫知以國家文物憲章之盛儀而君后祭祠無享之大法遠則迹商周之故事近則追漢唐之遺風或草或因有損有益苟至

於殘脫而不考將何以依據而奉行求其本末之
並存莫若簡編之備具俾有定責遂立別資領惟
不才輙亦被選然而案牘繁多而義皆無統紀綱
疎略而事莫得詳夫以鄙陋不學之資而當纂述
所難之任勉焉或局浩乎無涯磨精畢力者五年
補闕收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美大　本朝制
作之方亦聊以綴緝緒餘備來者考求之用然不
能秉義以攸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變之來妄以
芻言之貢擊排所至徒有愛君之苦心忌諱不知
殆匪謀身之良術幸賴　主上寬仁之厚明公保
庇之全謂罪雖可戮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
或不妥特錫深憲俾得自新出於莫大之恩獲此
非常之幸引身自咎固絕望於當時竊祿苟安諒
卜休之有日惟其沐浴於盛德之際歌詠於太平
之中凡外物之儻來皆虛心而順受過此以往未
知所裁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啓

謝倪評事禮書　陳　襄

代賈內翰答蔡州錢龍圖啓

強　至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啓　強　至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啓　強　至

代問候程密諫啓　強　至

代謝兩府狀　強　至

代韓侍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啓

強　至

謝除校勘啓　強　至

與孫覲文啓　強　至

賀致政少傅啓　強　至

回登州知郡司封啓　蘇　頌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蘇　軾

謝應中制科啓　蘇　軾

賀楊龍圖啓　蘇　軾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　軾

賀呂副樞啓　蘇軾

賀文太尉啓　蘇軾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謝中書舍人啓　蘇軾

荅試館職人啓　蘇軾

謝賈朝奉啓　蘇軾

賀范端明啓　蘇軾

上參政侍郎啓　王安國

賀諫院舍人啓　沈括

賀蔡密學啓　張載

謝館閣校勘啓　林希

謝中制科啓　蘇轍

賀河陽文侍中啓　蘇轍

謝倪評事禮書　陳襄

襄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然後能修身行禮循法度奉祭祀以配君子而成室家之道也襄有先人之子惷愚弗能教從聞古人之大義而未能志其一二今足下順先典既襄書禮以賢似秀才德成業茂將卜昏事惟以襄貧賤之門是擇實非其宜既受嘉命襄不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宮事

代賈內翰荅蔡州錢龍圖啓　強至

承即便時已開幕府蓋賢者以出處一致因請宣風　天子恐侍從久勞遂容均佚寵之士諫之優秩付以中京之外邦未列慶函首紓榮牘矧　本朝之儒老宦延閣之真儒力通聖言俛膺華選番勸經帷之講日聽法座之光厭事朝游樂觀藩政然而公卿要明大誼自昔推崇左右思得正人匪

朝升用伏望爲國自厚副時所須

代王給事回陳侍制啓　強至

伏審茂對制恩榮躋法從側聞異數切抃舟衆於皇聖辰若致古道繩祭朝之遐武敵二關以右丈俾彼天漢之昭回揭爲實宇之目坦然帝制之明白祕厥宸篇之辭丕延儒臣增重禁職居則備法座之清問出則扈德車之順游唯持傑材乃稱華選伏惟某官氣涵渾厚道際醇深蚤踐積星之垣久提太史之筆縱應劉之賓客方司朱邸之藏牋聽禹啓之謳歌遂際洪圖之績服首擢東藩之舊

進陞近侍之聯翊日月之親逢有風雲之感會弼
蕃新政惟故事之甚明舒卷元猷抑輿情之所致
未脩廢問先覘珍函過巽柱辭益銘謙矩永言感
懌奚盡鋪論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啓　　　強　至

幕府初開謂必收於豪畯辟書纔上終無異於屠
庸自應所知之求莫如致舉之確旋叨成命增悚
懦衷切以陝服以西雍都爲劇帥壓五路兵雄萬
屯從來長人得自選士雖指麾一定但專委於文
書而綏御兩閒亦與聞於論議恭是幾事要之傑
才若至甚愚無它可采驅馳州縣唯簿書期會之
是知生長江湖何車甲訓齊之曾試乃冒從軍之
選殊乖責寔之宜非保任之使然曷僥慶而及此
斯蓋伏遇知府安撫龍圖詎無求備請在必行存
心獎提極力論置始奏已光於疏牘刻至再三短
能絶政於高明寄裨萬一第堅素守益攷舊聞持
綏遠之謀使少知於方略免陋儒之誚期自奮於
功名庶幾立身以報知己

代問候程密諫啓　　　強　至

被命中宸致官南服門墻愈遠應遺冗外之蹤棧
滕不時懼黷高明之聽仰推坐鎮俯順生經恭以
某官亮節在廷銘文表世早紓聲業自結主知陞
諫署之華班兼樞庭之祕直中外荐歷明哲推均
父母一州猶鬱於清議領袖百辟行副於具瞻俛
推下僚嘗備屬吏庶終抉扎之造以就生成之恩

代謝兩制狀　　　強　至

祇奉明綸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漕重司併集茂
恩驟如庸品切以爲國領計須官得人饋輪中都
不厭民而厚上澄序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足兼
長乃名宜職苟容竊位曷弭公言效局異塲瘝官
有素江淮易任曾靡寧居金穀主謀恍迷舊習豈
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蹤此蓋伏遇某官言味
借優褒華引重振拂污滯矜憐介愚寔開當康之
聰遐俾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脩永矢
捐軀仰酬知己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啓　　　強　至

易甚難之選任俾縻外臺得嘗失之寵榮復聯內
閣云初賦事已懼曠官於皇　本朝分置諸道惟

北土漕權之劇　益軍須自昔之尤煩縣頻年水
沴之餘　顧民力至今而未復加用度之百出無
利源之一遺宜得衣冠之偉能老於金穀之要術
因才以授於職乃安如某者器無所容技有倶短
蚤知忠誼之自勉晚喜功名之可爲大河以東全
陝之右計符連領固嘗歷董於輸將治狀絕稱曾
莫少成於績效既有所試是云不能矧惟朔陲最
曰要部豈宜煩使乃屬寡才省其由來何所自得
後此假人之寵良緣造物之私此蓋伏遇史館相
公首贊萬微更新百度宰論可否朝倫條舒以後

效之足求靡尤人於既往雖匪功而亦用庶勸士
於將來遂俾拙踈訖叨甄擢敢不圖議長利澄清
屬封弗類聚斂之能兼拊凋罷之俗因有貳事少
酬大鈞

謝除校勘啓　　強　至

袛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　國家右文浸昌聚書
增廣經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
源深厚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爲
於野彼雖小道亦有可觀故稗官以芻蕘而弗遺
詞賦比博弈而衆幸采非一多受益新名山之藏
爲空廣內之蒐加倍而後實事采是聚精會神要
奧複重竄削譌謬是以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
校讎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力過絕篤志淵
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則何以辯雌蜺
之爲字信魯魚之失真子雲沈思塵能宿職安世
默識乃爲得人伏念欲生質晦寘天機黯淺染人
僞而適久求俗學以復初顧寘失圖荏苒過壯性
不傷物慨懷生之怨憎居甚畏言慕夷吾之老吃
羨者投自邊邑擢處郊庠經況爲通非有專門之
效器不周用勤詒方枘之譏　先皇帝志在育材

詔從拭可白衣不召徒愴恨於崔翹賜劍猶存尚
執何於銜綰遂禁林之給筆慙髦士之比肩所貴
莫邪干將爲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獨賴先容然
而地寒者品常後人數奇者功不中率顧惟飢落
甘觴報聞豈意尾思橫加弱植委蛻塵泮涯質清
流捫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覬望屈指默計僅十失
五而在致靜言伏思寔有幸會此蓋伏遇某官彌
綸帝載幹旋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揚
事舉蓋曲盡於所長底是庸虛冒于甄錄謹當思
浚明之成德勤寂啓之淺聞砥礪行以爲脩臨

淵履氷而申誡彜倫之景尚冀於晩衣菅蒯之微
無忘於代匱上酬洪造次荅厚知

與孫觀文啓　　強　至

蹈守陋邦坐睎賓館雖謂河廣曾微杭葦之艱畏此簡書居積道躋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啓𠡠用康伏以某官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倜儻扶義而濟功内叅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數巧歷猶知其必然汚隆之期賢者盖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無愠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徇天宜其指芥蔕而何疑寓逍遥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榮終之義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賀致政少傅啓　　強　至

伏審中詔推恩上臺得謝參青宫六傅之貴保安車賜几之榮休風穆然輿情仰止恭以某官全德邁種英猷濟時士林以師保而允懐王室繫股肱而是賴雖大雅作誦老成重於典刑而高賢所存功名付之天道由是辭台鼎之機任即佚服而偃藩親體之隆固弗遺於黄髮止足之計乃獨得於素心遺塵垢於儻來即逍遥於物外揮金之樂不減於疏公掛車之榮足踰於廣德竹帛所載今昔同符敦聞英聲側深景行寓高門之地親長者之謀聆仰之誠一二奚旣

回登州知郡司封啓　　蘇　頌

竊者某官奏南司之課膺中詔之褒進左曹於省聯領奥藩於海嶠盖切循良之選爰咨端諒之能自承擁傳之去東居悵揖塵之坐隔懐鉛自審未違紘候之儀占牘不忘首辱恵存之問聆布條之伊始惟善俗之有方政務多聞福基衆厚伏以某官夙學敏識峻節孤風得古人之清通爲來者之矩矱郡邑之政沛然謡於民言臺蘭之模凛乎肅於朝著方倚直繩之用遽膺半竹之行昔者由御史而爲省郎唐官謂之清望出諫官而補郡守漢臣因而自陳矧惟碩哲之謨允協前良之美諒茲出守聊爲外資詠中和之詩已宣於主澤還顧問之列行奉於帝俞榮擢顯華之塗允爲孤拙之託適臨敍易生違清言願遵御於氣冲冀宜符於善禱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内翰啓

蘇　軾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　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綉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　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

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謝應中制科啓　蘇　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適問獻言誤中久虛之等怨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　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

形顯而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輙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

其百全之美免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覲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顧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

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愧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

賀楊龍圖啓　蘇　軾

伏審新敀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　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

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寔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　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

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
伏以懐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蕈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顔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

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才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呂副樞啓　蘇軾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以古之為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為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継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

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踊躍之懐寔倍倫等

賀文太尉啓　蘇軾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厭富貴而若無蔚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為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

黃髮而亮武王旣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感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束何公執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傅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譾官有限趨侍無緣踊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鈍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　蘇軾

起於疑所未及朞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寔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旣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　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儁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顧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思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蓍蔡下同鄉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思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殞越不知所裁

答試館職人啓　蘇軾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寔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

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摛藻之不稱過煩臨既寵以書詞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謝賈朝奉啓　蘇軾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挈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枌楡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盡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閒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基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謡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　蘇軾

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祕殿之嚴寔遂安車之養仍推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覩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援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

上參政侍郎啓　王安國

伏審參政侍郎被書法座贊政台司龜筮獻祥搢紳協望竊以海嶽形勢非聰明獨運之能安廟堂經綸盡聖賢相濟之成効是緊丞弼之重以底神人之和蓋內揆百工坐弭瘝官之患不外釐四鄙默銷猾夏之謀疇咨中世之豪仰稱代天之任幸千齡之胥契舉億姓之具瞻恭惟某人文妙於古今行孚於典策應不測之變而制作若出間暇議非常之禮而利害莫能動搖凜然名聲播在夷貊北門持橐三朝積潤色之功東府秉均多士發稽

留之歎側聞孚號畢罄歡心刻憂患之餘生辱品題之舊賜病骨未逢於起廢朽株尚冀於嘘枯引望門闌但馳悃愊

賀諫院舍人啓　沈括

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材蒙知清論歸美竊以文章辭令之選玆寔法度風教之原惟厚薄邪正之所歸乃治亂盛衰之攸繫纂辭深厚故能通物變之微贊指坦明遂可格天下之動以至諭思懇惻隱民疾俗之變心申制簡武夫悍卒之奪氣蓋識通於用者則遇變皆合言發於性者則感人易深豈特經綸之大猷玆惟鼓舞之盛事刻欲流風之復古屬當施惠以趨時宜席真賢上副明主恭以諫院舍人就賦學敏深資性原兼來百善之長獨收高世之譽機靈深造於道德志力久形於功名潤色鋪張固歸大手建明將順寔稟素心褰諤霜臺壯混衆人之諾諾講摩聖訓力震大聲之孳孳以樂育則休有成材之風以直筆則刊正後來之法振異雲漢垂光虹蜺遠近所傳搢紳交頌燦然述作將建一家之言鋭於討論庶追三代之業盛際甫期於登賛庶休行被於康功雅學眷存

竊盛欣躍未遑慶覿先屈眷辭深惟降挹之謙祇益感銘之寔

賀蔡密學啓　張　載

玆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蓋朝廷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寔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修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搖巨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足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鬨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爲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爲渭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接使大患遂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王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棲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宜升不息以撫惠保民爲已任益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

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謝館閣校勘啓　林希

備貟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而終信外彌懼以中慚撫已何堪覥顔無措恭惟本朝右文之盛　列聖嚮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逮侔治古之烈雖禁中所覽别貯於太清而祕閣所藏頗多於三館並選髦畯俾資校讎百年之間顧網羅遺逸之不暇四庫之録猶品類參差之不齊固嘗訂正其舛訛又已撰次其條目積有朽濆寖忘本真爰自嘉祐以來始詔儒臣更定就給筆札增置吏貟悉發廩内之藏兼訪名山之副於是有出於閭閻而慿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不窮所得益廣互抄以補殘缺相校而除複重一所黄卷之風盡銷白簡之蠧凡擇諸儒而共預或容賤士於其間並列承明之廬仰給太官之膳優游職業得恵意以討論從容歲年可觀人之能否遂因奏課例進職名方其始時可謂愼選至於希者何足道哉曩在治平之初嘗預集賢之才召踰朞月遽遘閔凶餘生僅存孤養甫迫比兹再至功已垂成計其舊勞已寘何有矧以平時著令先進諸公必由大臣之薦論重加禁林之校試尚須第等然始推恩而希憂患早衰荒唐不學久游吴市莫獲異書未過蜀人安知奇字由趨走州縣之賤登道家之蓬山脱鈎校簿書之煩窺上帝之册府併爲僥倖徒速嘲譏退思厥由何以致此兹乃伏遇留守司徒侍郎台衡舊徳社稷元勲鴻鈞運手至和以無弃物菁莪喜乎樂育固有遺才得由下邑之卑擢陪諸生之後良以寅縁之舊迨兹亨會之成遂俾陋愚獲被嘉寵雖遠施者不以其報而自知者所以爲明昔者西漢藏書之多天禄石渠號稱其最成當時校文之士劉向楊雄得久於其中況今簡帙甚繁鉛槧未已願少假以時日庶得就其編摩豈惟平生多所未見寔亦終老庶幾自娱譬夫就市閲書委身爲吏較前賢而已幸冀夙志之可償區區之愚有在於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中制科啓　蘇轍

轍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群起予奪相乗不意聖思之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堪轍生於遠方有似愚直切承父兄之餘訓教以

彊已而力行雖爲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許過高言發讒生事勢宜爾迨辱策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悼後害切以制策之及此又念刺目之謂何繄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仰對言多迂闊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畏其選懦不勝将求二者之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轍之不才適乃由此然而訐切憤悱爲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又有國之所禁聞使擧世将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爲意此盖某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寛厚之風羇危之所恃以爲無憂紛紜之所恃以爲定論顧惟無似尚學甄收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賢制策所與世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詠德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寛容豈其時君不可爲之深言抑其群臣亦将有所不恱檄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禄之榮竊喜幸會之至

賀河陽文侍郎啓　　蘇轍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思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寔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晋公安於緑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懐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継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啓

上韓康公啓　程　頥
定親書　程　頥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曾　肇
謝校勘啓　曾　肇
謝中書舍人啓　曾　肇
回馮知臨學士啓　曾　肇
賀翰林曾學士啓　陳　師道
謝館職啓　秦　觀
婚書　秦　觀
答林學士啓　張　耒
潤州謝執政啓　張　耒
賀潘奉議致仕啓　張　耒
謝解啓　李　廌
回永興李待制啓　蔡　肇
回知河中府宇文學士啓　蔡　肇
與常州廖明略學士啓　蔡　肇
賀陳履常教授啓　晁　補之
答賀李祥政宣德啓　晁　補之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　昭玘
昭雪謝執政啓　劉　跂
賀同州侍郎啓　晁　詠之
謝永興待制啓　晁　詠之

上韓康公啓　程　頥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實先諧公議始厭衆聞頥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彷彿徒忘懐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　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温厚西清入侍密宸扆之輝光考於近世以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為媿揣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

定親書　程　頥

伏以古重大昏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髙門以頥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授室恭承賢閤第幾小娘子性質甚茂德容有光輙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譔厚遽賜允從穆

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曾　肇

審奉詔書改臨淮甸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刑正言學有本原行無緇涅鴻筆麗藻兼大夫之九能直道正言過士師之三黜少緩追鋒之召復為攬轡之行中頗缺然居常仰止豈意偷安之跡獲依善貸之仁未即趨風彌深企德

謝校勘啓　曾　肇

叨榮非據循分起羞竊以道有降升得人則舉士之貴賤繫上所行　國家稽古尚賢因能任職尊
朝廷以待非常之豪傑虛館閣以收未試之英材凡預詳延畢歸遴揀豈容積累輙習甄升如肇者禀生多艱受性不敏知賴母兄之教育長聞師友之緒餘竊玩文辭居有顓蒙之累欲追時俗故無捷給之材知直道而事人恥曲學以阿世因緣于祿黽勉入官顧山林獨往之姿乏左右先容之助分甘流落望絕寸嘉豈圖日月之餘光不間塵埃之末路濫姓名於冊府尸友教于上庠誦陳言于新學之前處無用於有為之會每見譏於踈闊愈自信於行藏迨此歲成亦偕序進此蓋伏遇史館

相公秉心豈弟為世典刑樂育人材獎成士類顧惟弱質亦玷下陳徒窺夫子之文章豈識周公之制作蚤蒙收引曲荷并包致葑菲之弗遺寘陶鎔之有素敢不紬尋舊學尊信所聞不忮不求肯易終身之守無適無莫庶幾惟義之從非徒成自愛之私亦以荅大公之施

謝中書舍人啓　曾　肇

叨居近著與典贊書自顧無堪將何以稱歷覯虞夏商周之盛則有典謨訓誥之傳肆筆失言之文是為歷代之寶豈獨一時　之士莫匪聖
賢之徒蓋其四海食味別聲之倫皆知道德之意迨夫王迹既熄流風僅存射父之作訓辭安于之贊名命猶能稱厥前世行於諸侯至兩漢之興文章為盛而三王之冊簡牘具存自茲以還去古彌遠然而誦美陽之誥則文士為之變風讀奉天之書武夫至于垂涕蓋以用人之得失繫於斯道之盛衰豈茲妄庸可備任使如肇者學雖有志材不逮人閑詩禮之緒餘僅儔糟粕議帝王之制作未及門墻蚤緣雕篆之科遂齒縉紳之末越從州縣入校圖書陳髙密之素心止希文學應汝南之自

媿驟玷承明歲月屢遷寵靈寖厚紀　三朝之功
德書　二聖之勲言徒竊食於太官每靦顔於文
陛固盍投身於冗散豈堪厠跡於凝嚴冐居四禁
之聯分押六司之事伶傳弱質從屬車之清塵寒
淺寡聞參外庭之末議雖云榮耀更積驚憂重念
出自寒鄉幸逢聖代維是一門之內寔蒙　六帝
之恩舉荷　造化之仁亦賴陶鎔之賜此蓋伏遇
某官輔成世教協賛人文構櫨侏儒雖小不廢栭
苓雖甓有用必收遂令一介之愚獲出群賢之後
敢不勉進薄技力行所知潤色乾坤之容辭雖不

逮委輸海岳之廣志則有餘冀收效於毫釐庶酬
恩於萬一

回馮如晦學士啓　曾　肇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增重藩垣之寄光爲髦
紱之光伏惟慶慰知府學士賦性中和受材閎廓
質直好義久見推於士林平易近民翔熏明於吏
道蘭雖幽而自媚玉愈久而彌溫騎尉郎潛久懷
鉛之進直黃門久次徵員譽之榮歸熏是寵光可
稱宜達未展双門之慶恕紓馮几之辭服誼甚高
銘心敢息

賀翰林曾學士啓　陳　師道

內翰文丈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寔
繫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
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
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群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
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曾衛同升亦熙朝之故
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弃諸侯乃下流之自
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
有與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爲廟朝
精調寢膳

謝館職啓　秦　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
秩寵靈既逮愧懼寔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
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
人之糟粕始榮名於進士僅充賦於直言濫居方
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
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隮褒
未就於衮華惡已成於瘡痏三朞之內王尊乍佞
而乍賢七年之中曾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
老生計屢空聊復靦顔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

沙汰分絶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
合束緼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虀尚慮譴訶
之及竊覩前史具見郤詵西屬中郎孔明呼為學
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寔
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
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
終念波臣為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
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為國士報君之義千金潄帚
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鈆刀或冀事功之可立

婚書　秦　觀

委年擁篲嘗趍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寔佐先翰
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
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風心

谷林學士啓　張　耒

伏審光膺宸綍進直蘭堂榮命始行儒林增重竊
惟館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既非典領之權幾于
冗散又無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之願居
而為一世之所尚蓋學問者君子之事職卑而待
之不輕詩書非俗吏所知祿薄而意則甚厚雖厭
居寂寞者至謂之病坊而脫落等夷赤尉均稱

於宰相名既如此人尤貴之而況將相之選踵武
相尋　祖宗以來掄擇為重故本朝之寵儒者雖
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而學
富父子濟美兄弟有聲行寔著於家庭經濟冠於
朝右𩦎矛彈擊風霜凜然攬轡按行寀實已解已
進登於卿棘復宜入於道山豈專足止之功寔示
起騰之漸耒淮楚賤進場屋後來辱登門墻嘗備
官屬當趍風於末坐乃首薦於長牋為禮則勤循
分而懼孔鸞同列忘魯鈍之卑飛珠玉藏家驚糞
光於貧屋永為好也何日忘之

潤州謝執政啓　張　耒

伏以文章為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
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為在天而況憔辭寡淺未涉
作者之流趍丘淵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閑置
散棄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耒羈孤一
介憔悴餘生困塞楚者十年逭饑寒於斗祿仕已
成於浸浪意何有於功名始誤寘於成均復進升
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　先帝之事
功遂游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儒學之至榮
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

義當引去尚叨使郡撥養殘軀靜循此恩蓋有所
自兹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鑄鎔蒙
疾者未嘗遽廢大宗小補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朽
虛未即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予詩書山林幽
深形骸頗爲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痼之有
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賀潘奉議致仕啓　張耒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即里閭已私知
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寔助忻愉竊以
人之多難在於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
之可期出試多遺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
荏苒時不待人目顧簪棠義則當止彼貪冒無恥
者卒皆優佚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
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宦游之
廪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徑莫非
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奥學淵源懿而金玉久
栖遲于末路遂高退於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在
秉自怜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謝辭啓　李廌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版
築奚必詩書釣渭耕莘曾何科目蓋君子之學以
道義爲己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爲當然有三顧
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
愧空文凡應舉覓官鄙於自鬻賓興久廢法禁益
嚴徒以困窮之身願入英雄之彀廌行年二十有
九蚤苦衰殘著書十萬餘言常懷忠憤謀已甚拙
許國惟堅雖頻待詔於公車未得爲郎於金馬屢
作逐客每歎虛生第恐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
知已比緣秋試偶爾計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此
蓋伏遇某官久垂敎誨曲賜題評恩等丘山義同
卵翼致兹昧陋有望寸衡敢不益勵進脩上副眷
予

回永興李侍制啓　蔡肇

取鄙宿師視故都爲襟要中宸出命藉舊德以鎮
臨去湖山清絕之觀攬閱輔浩穫之會師垣倚重
麾幟有光雖善奏之屢陳諒雅懷之難徇聞齋鉢
之取道屬騶騎之梭邊但欣觀德之嘉已負脩辭
之晚敢圖眷與先賜拊存維謙德之光可以厚俗
然等威之制誠不違安殘律凝寒脩途匪薄神明
所祐福履宜臻將還趨承更加調護以體朝家之

眷用慰邦人之思

回知河中府宇文學士啓　蔡肇

單車赴治喜盈川塗傳舍投閒屢煩輿衛屬抗旌之已遠愬追路之不遑竊承臨蒞之初首辱緘封之賜教條孚若足見餘材詞義煥然載加厚禮茂惟賢哲休有福祥恭惟某官挹識清明受材宏博韞以傳經之學發為華國之文自識拔於先朝久踐揚於要職中外歷試休績有稱暫屈遠圖請一麾而生府即膺寵渥宜三節而造庭肇此俗官寔資庇賴遂將承教但竊欣愉

與常州廖明略學士啓　蔡肇

蒙鄙之姿頑鈍於事寸長尺短素分豈不自知利後責先涉世盡常如此衆讙不息公論莫逃自取斥疏尚蒙全度東南佐郡鄉廬以得為榮飽暖荷恩家人恨降之晚勿違懷土竊復依仁伏惟某官汪洋之學造微瑰瑋之文絕衆久推雅量素著直聲早登獻可之班暫輟承流之寄顧惟蹇薄每辱矜憐賜第西清早忝同升之義讎書東觀晚叨聯事之榮暨茲索米之窮亦拜指囷之惠生曾同列

暫無晝諾之良旁舍見容儻知歌呼之治愈隆問望即被褒升願言其私預以為念

賀陳履常教授啓　晁補之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遊之良舊私慰喜以居多竊惟國之求才病取舍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須其出試則鄉黨自好者恥夫屢獻不以禮際則山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糊名以為公而士惑於古人之皇皇載贄以為辱莫開覽德之鳳寧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泛泛其若鳧窮無立錐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藉於諸公章數勝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孥親黨所喜未從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覩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為與行志苟存而皆可貽賤良幸脩廢獨稽傾詠之誠倍於儕等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晁補之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

德懿行不群令儀可度粤從幼學夙有俊聲下帷未省窺園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珠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耕耕洗之何取擬株枸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想鴻雁欲來庶幾達萊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飯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　昭玘

委戀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桉涉筆摛文墨之紛紜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踈末學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蹭蹬風塵未嘗一願之償再預充庭之貢謾為入格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鑒初之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黃綃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詎能握管以窒天良愧奔蜂之化蠋屬大明之繼照延儒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册府開閣之始豈乏之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於入轂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祕籍頓發見聞惟知反己以自求敢覬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局嘗稱傳而綴丹與世何尤不暇去婁而歸盼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先嘗病而後瘳願沖李孟之間僅知所立甘陵南北之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詎為宓氏之魚兀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錢不辨其偏旁但糜廩粟以偷安何罪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追及吏書復還舊直竟無他異莫追終貫之才名必有可觀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數朴之喧囂精神僅見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蜓紛訴牒驅即復來鴈集吏行守之不置閒關畏罪黽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頹雖殫十駕之勞蔑有尺寸之補閒以私門艱窘多事侵凌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屋中愚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特假祥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為盜素稱劇郡尤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

衍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寃顧煩聞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為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伍儔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困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愼守官箴勉思民事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槪以中平得之安靜少圖稗報上副陶成美蔭方休曾未虞於巨臂不才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昭雪謝執政啓　　劉　跂

上聖臨照群賢拱輔萬事罔有勿理百姓自以不寃鴻惟　累朝欽愼庶獄匹夫匹婦尚戒毫釐之差大臣見誣可容白黑之眩昨以禍起不測謗加已亡陷無桑之誅聖主覺其書詐抱田貫之義志士或以死明備見不根之情猶施及嗣之罰窮海萬里兩極弗埽毒癘三年一門垂盡肆龍飛而雲實聿覩見而雪消貌是諸姑首蒙拯拔實雖甚厚名則未然且將而必誅豈容降等之生而否則無罪安用會赦之文載援疑辭上求決語初屛錯於群枉又刊落於舊章詔音一傳士氣如洗此蓋某官房杜在位丙魏有聲直道以盡大臣之能虛心

以應天下之務推引人物不問戚踈馴致上恩以及存歿重惟先正早預官僚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幸山公之在朝痛介僕之無祿霜露所感日月有期然而貶降之秩未還吊恤之恩尚闕扶杖以聽終覩詔令之行造膝而陳更賴弼諧之助言盡于此涕不自收

賀同州侍郎啓　　晁　詠之

伏審抗疏中山易符左輔過家上冢榮動鄉邦入境觀風喜交鄰壤光塵在望跂抃載深恭以某官識洞高明材資英博究觀至理深達於天人遊戲斯文仰參於造化此古人所以名世而執事與之同風故應變則兼文武而有餘惟守道則貫金石而不屈姦謀自寢知汲黯之在朝正色弗回識張公之論事卷舒不失乎正進退愈見其忠弭節藩宣貽三峯而少息秉鈞廊廟冠百辟以高騫詠之固陋無聞羈孤寡與未列韓門之弟子詎先魯國之儒生欣願執鞭庶幾發藥雖精神之每竭顧奔走以無階聽益州之詩獲近陪於歌頌就河東之賦寔久待於吹噓覬覬自憐拳拳罔罄

謝永興侍制啓　　晁　詠之

竊階奏牘獲列賓僚肅心每達玷始平之屢薦敁
人獨賀謂宣州之多賢與有欣榮豈徒感激伏念
詠之少知自信老迄不違惟嗜書之甚愚更折臂
而弗悔自投莞庫始欲半生力求田園便期歸老
子平之婚嫁未畢西華之兄弟皆貧生此艱難猶
當黽勉然而施者積久而既倦責或易忘而弗酬
欲與一官彌嗟百拙此蓋伏遇某官慨然以風義
自任信乎非權勢可移力拯窮途如謀己事凡當
辟置必欲招徠夫豈徒然曷以稱此惟昔人稱幕
中之客豈特專簿書期會之間而君子報國士之
知亦以事容悅阿諛爲耻竊覩執事之所以見賜與
不肖之所以仰從竊自比於前脩要不慙於它日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策問

策問七首　歐陽　脩
策問二首　劉　攽
策問二首　范　鎮
策問二首　張　載
私試策問一首　蘇　軾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蘇　軾
省試策問一首　蘇　軾
進士策問三首　劉　攽
私試進士策問二首　蘇　轍
私試武學策問一首　蘇　轍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程　頤
省試策問二首　范　祖禹
策問一首　劉　跂
策問一首　晁　詠之

策問七首　歐陽　脩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所養斯民其於敎導
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

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　大宋之興八十餘歲　明天子神聖思致民太平乆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閒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將施於今顧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閒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

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寔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閒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固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既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此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

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練衆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衆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之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政事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脩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事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又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宴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脩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乎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悌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

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弟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孟子以謂井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法乎王莽嘗依古制

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為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耶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

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子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同異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

者上下交相害欲濟于事可乎古之士敎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脩仁義忠信孝悌于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譎于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耶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欲其反古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策問二首　劉　敞

問唐時歲擧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　國家間四歲乃一擧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衆欲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衆則怨必興於下吏員不可勝紀則力必屈於上裁此二者宜奈何諸生極意盡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牼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愼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救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爲號乎軻之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輒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辯之

策問二首　范　鎭

問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然學者不可以不知也當條八者之意與夫著于篇者之說則可以觀從政之能不能也

問契稷同出於嚳而分治商周方堯舜時功德俱施於民者及湯武有天下國號曰商號曰周以明受之於祖也高祖起漢中定秦暴虐號曰漢得之自己也　國朝太祖受周禪平五代之亂起於宋號曰宋得之亦自己也　傳祖嘗還矣乃者復還

而東向法商周乎抑法漢乎將前世亦有考乎其明言之

策問二首　張載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冢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為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聲病售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粰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為利矣求口實而朶其頤為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因不知求任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能不知廕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脩皐四方養士之財使寒俊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摧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彊學待問固將裨起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景帝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以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于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

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侯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輙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蘇　軾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甞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為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辯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以辯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省試策問一首　蘇　軾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于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為而天助之雖群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實興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

聞所謂一言而興邦脩身而天下服者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録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吴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為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為賢歟將自謂不如為賢歟漢文所以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進士策問三首　劉攽

問古者藏冰以禦雹災禁原蚕以蕃馬四時改火以救民疾出土牛以送寒氣夫天人相感皆以其類凡此數者其說謂何且其說皆春秋周禮月令聖賢之記非鄙近淺陋所傳述者諸生毋以不通而輕沮毁之也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領族人今不知其說如何為之者何人分大小者何故領族人之狀何若累世之後有所斷絶否今世亦可行之乎當為明說焉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今國家憲章完具毫髪以上皆存約束而言治者常曰不盡人情其為吏者皆使文自營無惻隱之實以故政事多不及古或以謂宜簡節而踈目求忠信之士彭庬之人以付之夫人不易知恐未獲議事以制之美而矯度吏舞文以害民矣二者宜何從願與諸生議之

私試進士策問二首　蘇轍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鍾磬羲和治歷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後世官者至以為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鍾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能辨之者是豈非務於速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於古也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僻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　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為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私試武學策問一首　　蘇　轍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絶其糧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士誠此二計者淮陰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陳其說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程　頤

問士之所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于治聲律為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為教之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耶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為已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為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脩身謹行而已夫撿於行者設曰勉强之可也通諸心者姑脩謹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彊於外也此為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于篇

省試策問二首　　范　祖禹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陵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者鄉先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矣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
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
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
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天人
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虛
而無實鍥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
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
必為中人設也比年以來　朝廷患之詔禁申韓
莊列之學流風寖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於老子
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其末流將無所

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
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至於大亂此學者之罪
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羣至於有
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媺惡政事之得失將於
此乎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救斯弊其悉陳之
問二帝三王之道亦惟仁義而已矣孔子傳之詩
書所述為萬世法其要不過曰稽古法天脩身親
親舉賢而用之其言甚易知則宜其事甚易行然
自三代以還後世之治終莫能及焉由漢至于有
唐其間明君賢臣為不少矣其治曾不得庶幾於

古何耶豈其學者論卑而不足有明歟抑其時君
不能勉而行之歟昔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
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王道如其不可行豈徒為
空言哉以區區之齊五十里之滕孟子猶欲勉之
以王況不為齊滕者乎夫道之不明也學者不講
之過既明矣而不行者在上者之過也古之學者
講而明之所以待在上者舉而行之四代養士於
學校蓋以此也子大夫學於此久矣其茂明之

策問一首　　劉跂

問工天下之末作也不備末則本不立不制其末
則本焉得而立乎故先王之法工之在官者六分

其官而工居一工之在民者四分其民而工居一
多寡之數以是為稱猶其赴者衆則為術以摧之
不飭宮室不靡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者殺無赦
當此之時特規矩繩墨以事上與游手末利之人
法度之外無敢為也今承平歲久生齒充盛繡組
雕鏤貫生董子之所不能道者尚多有之而戒禁
之令漢唐之所能行者或未舉也如是而欲事簡
財省風俗樸厚以成德化之盛顧不悖哉今將考
古之所可行擇今之所宜禁諸君子以謂安從始

策問一首　　晁　詠之

問六卿之職既廢選舉之法出於一時大抵苟簡或文具易弊唐太宗嘗欲聽州郡辟召又將使人自舉庶幾三代之風而魏鄭公以謂不可復鄭公勸太宗行仁義其治應響答固有志於古者至是乃云不可復何耶夫賓興之法著於聖人之經可致而知也彼以為不可復者其說果安在耶今以四海九州之大士民之繁夥其選不過三歲之詔是果能無遺材乎其進而仕于朝者非廟堂之灼知則一限以吏部之格是果足以觀賢不肖使各當其位乎前日嘗詔天下舉經行之士於其鄉矣然詔下之日請謁者相屬其比試于有司已畢矣而見黜者又十八九特幸哀憐與之一官而其法遂廢不用辟置之員歲增於舊一職之屬多至十輩而議者病其太冗是豈本意哉是皆近古矣而其効止如此又何耶今欲公天下之選盡人材之實兼古今之便以追成周官人之盛宜必有術矣其務終始究陳之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雜著

時鑑　柳　開
敗諭　种　放
碑解　孫　何
書異　丁　謂
責荀　賈　同
禁焚死　賈　同
望歲　高　弁
戮鰐魚文　陳　堯佐
州名急就章　歐陽　脩
儒學　孫　復
補趙兗州學教授詞　宋　祁

時鑑　柳　開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峒有栗氏因之會其族南劫興安縣敗入谿峒連歲不寧天子擇中貴臣二人涖全部州以靜之明年春栗氏來歸魁狡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于石以誠之

族感卑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干命取亡居夷鄙

德爽險近賊蜀難通軺吴莫容舠嘯萬群姦推壘倒閨象踏圜夫蛟虁鼓巳蔓蟣冐存蟻微何夯虎猛恃力逼死罔逸隼鷙誠捷懷餌受緤小人爲羙君子是恥所失若塵其治如鈞寧之弗復喪乃必獲習禮可式亂矣竟憑怨懼興禍貪慾生過徇意成朋怫心見憎以畏卒漬苟悦爰萃謹政防亂慎行避患鉄玉不補積滓非汚來紓往亟愚睽智暱跡昭事著利合動裕平原廣野馳車走馬高浪深淵有艄有鞬保爾攸宜脣樂在時刋文無窮作誡永終

敗諭　　种　放

吴通字雲交爲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於善服日或瞑目而坐或昂目而望皆若有思於學也然不幸生於隴西其地僻界西戎生民尚佛與鬼適若寔行於茶薈絶跡之境無所索其途又覩其父兄所習尚者惟浮屠之學於是化爲浮屠氏而從其法焉然資識頴寤於其教獨能抉指端緒窺窮疵隙又傍覩列聖之書見仁義禮樂忠孝人倫之美君臣父子夫婦宗廟之儀則羞前之爲而自歎曰吾流何異夫井底蛙耳於是褫去浮屠之服而加冠巾從縉紳之列而問學焉或有非而告之曷自敗其道而反能居吾列乎生聞而疑以告予予歎曰夫自古聖賢合天履中通貫萬化依仁由義至公亡私生民賴焉萬物順焉斯可謂道也如彼浮屠氏乃夷狄之一法耳將謂道乎若能外夷貊偏邪之法即皇極大中之道棄怪誕詭雜之跡由忠孝雅正之途爲順乎爲不順乎爾能吐甘肥食蔬糲脱綺繡衣布褐出廣厦安窮廬孜孜伏誦列聖之書求列聖之心雖昔之華流狺狺然千百其聲隨而吠之能挺然不顧此非有夷齊獨立自明之才而能若是者幾希嗚呼冠弁其首褒博其服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策名進身乎知其儒也而浮屠楊墨其行者謂生自敗其道果孰謂自敗其道者耶夫百工技能學之既至雖不售不用咸能自信愛而不易他技者慎其本也惡有學仁義禮樂反不能自信愛而爲人蠱惑者也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又楊子云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生方出幽谷遷喬木矣故作敗諭以進之亦欲果其志也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貺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後前之以序而編録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様為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鐘曰鐘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鐘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為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為黃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為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輓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着中庭碑也或曰以紖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于上者也今喪葬令具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

而為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道李翱為高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緋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權之由今之人為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政事謂之議可也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性情謂之詞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為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咈乎諓諓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潁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　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授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為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誇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二而辯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固然生苐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書異　　丁謂

淳化元年許夏旱五月乙卯震雨雹大風拔木屋瓦悉飄人以為神龍所經雖駭而不異士同其辭大夫曰然吁可憫也春秋書災異於其國之君屑之設有流變則方訪諸史卜顧其政事既往而脩來以應天之變以承天之戒是天不虛譴人有誠應也今則不然都諸侯之位災異之屬則曰非吾土也其天王府之又曰在吾治內吾將聞之示吾不政也於是又止之民命繫之都邑倚之事有善則曰吾之力及之不祥則曰係邦國之歷數在人主之脩復也忌人言而恥言於人曷見其訪卜史也斷歷數而推之於人主曷見其顧政事也人君得聞之而審之以貶損而應之斯可矣矧又畏而不使聞之乎語曰迅雷風烈必變畏天怒也況若

此之異耶苟為政者見而不顧則蒼生何恃哉天之警戒何示哉仲尼書之於經蓋垂訓也況 之乎豈覩書者不取古乎為政者將違天乎嗚呼欲共理者慎求諸

責荀　　　賈　同

荀況死儁矣其言存乎書亦聖人仁義禮樂之訣也然其作非十二子篇則它囂魏牟首之陳仲史鰌次之墨翟宋鈃又次之慎到田駢又次之惠施鄧析又次之而子思孟軻亦末其數為十二焉而各序其道於下謂子思孟軻則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才極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不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先君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師瞀儒嚾嚾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又序其後以為道之正者曰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說如是而天下之害除人之事畢矣其處子思孟軻也何如是之無謂乎今禮記中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其言道則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書比之而又出其後則庶幾學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體矣故唐韓愈但儕之楊子雲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見其無謂也又上十二子為六偶者咸均道而言之也則子弓者亦道均于仲尼乎豈有聖人如仲尼而獨言不垂于後世事不顯于當時乎何仲尼之徒未嘗稱之而泯滅若是乎此又甚無謂也且夫仲尼之道孟軻學而行之吾謂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學仲尼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為十二而復云云此所謂是堯而非舜者也苟非舜則堯亦未足信矣而曰仲尼子弓者吾不知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謂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覩此　吾不信荀也故作責荀以示來者

禁焚死　　　賈　同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亦孝乎父母既歿斂手足形旋葬慎護戒潔奉屍如生斯之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沒于地斯之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故曰君子慎終此之謂歟噫今之多焚

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其先人之敝廬三日哭夫宮廟之與廬舍猶然况自執火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于誅矣謂縱不仁之子弃其屍于中野使烏鳶狐貍食之不猶愈于自殘之者歟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或以守職徼遠葬于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弃之也豈獨弃禮哉抑亦棄其親而弃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負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俟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處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夫脩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根其由蓋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決仁義使天下家如四夷嚮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耶教天下以不仁耶請禁

望歲　高弁

高子以民荐飢而望歲或曰吾聞之君子之治民也不患貧而患不安是故九年洪水無害堯之為聖七載大旱無損湯之為明也對曰堯湯水旱不可以遇於今之世也遇於今之世則離也古之人一夫不耕則必受其飢一婦不織則必受其寒三年耕者有一年之儲斂之於饒而民不以為暴施之於不足而官有羨數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以相資生事有不當民務者皆禁而不行今則不然耕織之民以力不足或入於工商髡褐卒夫天下無數皆農所為也而未之禁工商之民乘法淩遲或雜于士也入于農者萬無一焉是則耕織之民日耗而甘食鮮衣者日滋耕織之民日耗則田荒而桑枯矣田荒而桑枯則雖勤而利薄矣甘食鮮衣者日滋則人爭之不足則其斂于民也無時以荒田枯桑給無時之斂雖急猶將無獲也其有官守者其名出於士也其實在工商也執人之法劫民之財不恤其有亡曰富國家者我也我能剝削以悅於上是非商也哉畏人之威奪人之力不恤其老疾幼弱曰勤王事者我也我能曲巧以盡民力是非工也哉及其取賞也苟未如意則非其上曰我功倍矣我勞多矣而賞不至　禹稷周召何以得盡心也嗚呼水誠害也而可罔旱以漁旱誠

究也而可為澆溉以田倍力為之半法而輸之民
且安焉暴虐之吏過於水旱遠矣雖有良田不得
而耕雖有條桑不得而蠶膏雨和風蓬蒿之茂也
蓬蒿茂而豺狼寇盜衆焉豺狼寇盜不殺人民不
足以止其貪上有無時之求中有剝削曲巧之政
下有豺狼寇盜之害民何所措其手足是故古之
凶歲民無菜色今之有年不免飢寒矣聚斂之吏
可言而不可見見之必有悅人之心可誅而不可
賞賞之必有亂天下之志何以言之外無私於民
似清也是可悅也內以取君之心其貪無狀也是
可亂也彼窮民而實府庫者猶刎頸血以灌其腹
腹其未滿而首墮矣堯湯水旱不可以遇於今世
也遇於今之世則離也

戮鱷魚文　陳堯佐

已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戴
鱷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為之贊凡好事者即
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為妄也明年夏
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
與其母濯于江湙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
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且念天子聖
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
昆蟲草木裕如也鱷魚何恃焉而肆毒任虐之如
是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吏楊
挐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
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謂不然復
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
天子威神臨明風雨弗敢逾也鱷魚恃遠與險毒
茲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黎
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鱷魚之有知也若
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
當請于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
且曰苟無網輒止伏不能舉躁是左右前後力者
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
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
越敎文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
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
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
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
令嚴於吏然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
怨宣王者之威刑焉予始悼之終得之又意韓愈

遯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既而鳴鼓召
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怪則曰黿兮魚之悍則曰鰐兮二者之異不
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為虐兮
焭焭母氏俾何說兮手實命吏顏斯作兮害而弗
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趕趕二吏行斯
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
鼓召衆舂而斮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州名急就章　　　　歐陽　脩

叙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
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
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盖出於小學之流昔
顏籀為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
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閒因戲集
州名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庶幾賢於博識爾章
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
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
治或羈縻九城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
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邐嶲孤音無比隰集梓
泗鈞陝浩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
賀播滑達越和何羅達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成
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淄資思邛化雅華夏
密吉蔚忠永郢鼎潁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
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賓宿湊憲兗
漢簡萬演海岱解絳泰愛欽潯金深郴黔蜀濮福
睦復睦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
壁八音相望廣象相聞句峯蔣黨宕句開來台懷
句階雍雷梅句澧棣冀利句濟蔚費智句鄭鄧定
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渾儋南句嵐鹽甘宕句至於
許汝婺處句楚普潞叙吉句魏　桂貴句遂貝瑞
嶲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亳溥洛
句莫涿朔鄜拓句眉黎齊池蘄句施伊西夷溪句
濠曹饒明韶句潮達交洮牢句右廿十卭通龍洪蓬蒙
句邕同戎忠松龍句右十二達綿澶安延丹端句宣檀
驩蘭潘田雲句湖蘇舒滁廬渝瀘句梧蒲徐鹿扶
儒禺句右十四宕　泰邠解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
句銀雲勤珉句杭楊江貴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
滄句洋昌濠長句右十六宕　并青瀛登成明句衛彭英
瓊不洺句涇寧昇榮横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

四聯章斷句不能遠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表府撫乾虔濱賓騶容洪　全泉孀秀易翼渠衢歸媯龔恭汴辯涼渠祁歧鄯單宿肅磁慈灘維峯封豐豐沂宜汲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武不同相道者亦備以足之）鈞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于太平辯林萬安平琴武安陽定　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奇嵐大山順安寧化實柱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猶閣檢見城國有）（高富嵐富四州偽遺不錄以文句難校不復增入也）

儒辱

孫復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為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為哉噫儒者之辱始于戰國楊朱墨翟亂之于前申不害韓非雜之于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紿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于是其教與儒並驅峙而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矣以之使人賊作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詈小有所不勝尚以為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哉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足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蘊崇絕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于茲千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翦其類其將柰何其將柰何故作儒辱

補趙肅充州學教授詞　宋祁

士之入學至大成必曰夙儒碩生引而內諸聖賢

之域以君博物多識求文章法度今肆業之旁褒然朋来君當示以規模振闡撕所蒙而光明之得英材教育孟軻所樂也刺史慕焉今補君州學教授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雜著

續謚法　劉敞
責和氏璧　劉敞
君臨臣喪辨　劉敞
閔習　王安石
許氏世譜　王安石
諱玄　司馬光
訓儉示康　司馬光
雜識二首　曾鞏

續謚法　劉敞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謚故上下同之及至于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謚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盛實文哉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質而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歟賞罰窮矣劉子曰古之為謚者有取也取於名取於號取於字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黃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珍也劉子曰爵而不謚周也爵而謚之魯也不爵而謚漢也由文已哉由文

已哉嘉魯哀公誄尼父合於諡法堯舜禹湯之志
作續諡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
神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
而好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庶　曰淵
不幸短命曰淵和而不流曰惠柳下也愚智適時曰
俞寗武子進退寡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禮曰嬰晏子清
淨無為曰聃耄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子產直
而不撓曰肸叔向輕爵守爵曰札季子居敬行簡曰雍
孝友時格曰騫尚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使
能造命曰貢子貢在約思純曰憲原憲役藝斂給曰求

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矜莊
曰張顓孫師信道輕仕曰開漆雕開不得中庸曰皙曾點
言合聖人曰若有子敬慎威儀曰華公西華有德疾憂曰
冉伯牛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
曰逸夷逸反性郭禮曰況荀卿兼愛上賢曰翟上同遵
儉曰翟墨子救攻上同曰鈃宋鈃獨善為我曰居楊子居
危言日出曰周莊子絜白不污曰皓四皓言行軌物曰
舒董仲舒簡易多聞曰向劉向守死善道曰勝龔勝覃思
寡欲曰雄揚子審音知化曰曠巧歷絕倫曰衡張平子
達數知來曰輅管輅傳物多愛曰遷良史實錄曰遷

責和氏璧　劉　敞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
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
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
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
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荆山之
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
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己之刖
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
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

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
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為益
在下不損以為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獻之
猶辱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刖而
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
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刖也
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
歲矣周衰宋太丘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
始皇滅周趾不得其器於是齋七日使萬人沒水
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

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與兵而圍之夫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為危以存為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與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祗飾其辭不擇趨向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與萬一焉甚者殺身損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逐於魯而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為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為不幸繆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於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狥所輕是豎刁之自宮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為貴在乎賤為遠在乎近為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於己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偶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於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傅說築於巖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離於世俗之患也遠矣無他人主者求之也

君臨臣喪辨

劉敞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弃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弃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弃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

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菜于廟門然後入釋釆者告有事也世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及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襚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祓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爲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况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爲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爲惡之哉

閔習　王　安石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可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非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説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説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許氏世譜　王　安石

伯陽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常從大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陽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伯至侯盎宋子侯瘛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産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

度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
南人也許諸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
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為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
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
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
有紀者猶不乏焉至邑邑始大著閥閱於汝南其
後祖高陽者為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
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先允為鎮將軍允三子皆
仕司馬晉奇司隷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
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武式皆知名允後五世

洵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洵孫珪為旌陽太守於
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
卒於梁為中庶子懋生亨為陳衛尉卿嘗領史官
次齊梁事事有子善心為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
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户自歸數十萬
卒有贈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圉師
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别自封平恩侯與敬宗俱為
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
契丹執以如安東使説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
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

亦遇殺欽明為凉州都督行卒遇突厥亦執使說
降靈州顧為虜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
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
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
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
及巡推巡為將而親為之下久之食乏無助煑茶
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
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孫儒
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
况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主軍事稠生規好

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羇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
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
君因指槖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斂
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大驚愧之因請獻
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
滋以規為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
生遜遜迥三子遜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
不慙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群
臣遜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為將作監主簿遂
子俞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

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垍爲進士逖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民歎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中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興元府起鄭侯廢堰以利民治濮荆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己子有子五人恂貫州錄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爲太子中舍崟押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進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曾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安石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譜傳始顯焉然自許男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於是論之夫伯　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皐羆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槩之邪

讀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迺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坱圠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

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歎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者耶孔子既没學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概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籍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賛易也非别為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賛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網也元弋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為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多矣然揚子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弃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

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内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 真宗遣使急召之

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柰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

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辯識二首　　曾　鞏

孫之翰言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

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行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迺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

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為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為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歷之間仕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實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陷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推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　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為賊所

虜楊畋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紓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望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

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設弓弩皆

數重所將精鋭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英宋 麟埤)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兵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

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意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

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雜著

告友　王回
記客言　王向
臨淄尉考詞　黃庶
汜水縣尉第一考詞　傅堯俞
濟源縣主簿吕師民考詞　傅堯俞
錄事參軍考詞　傅堯俞
道旁父老言　王令
自訟　劉恕
東坡酒經　蘇軾
述醫　龔鼎臣
弔鑄鐘文　秦觀
責沈文貽知默姪　陳瓘

告友　王回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　有不　其亦无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別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記客言　王向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石元孫敗時事初起鄜延兵十萬人吐谷坂欲與賊遇乃戰戰時昏矣賊多鮮馬休勁兵驅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

與戰投夜且息更三起闘會明老弱略盡士卒爭獲過當悉已疲番軍始徐鼓起士揭新旗乘高麾呼漢兵來合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出馬馳略陣上調呼射軍中軍人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屬監軍黄德和使屯西坡且以張嚮背為游聲動賊　應援去事已急急引去賊必乘之恐逼險不利不如合軍決死幸有所完　將方議未熟都監郭應起曰太尉決出此謀應願得善馬走德和軍招與俱來語未已平接之曰始議固在舍人呼軍吏出騎士百人從去應曰

得百人不足為護徒白露耳彼知吾呼旁軍必出馬遮去路矣不如獨去使平曰獨去審易即有險欲誰倚耶應曰借令覆發得百人何可倚者請立表候日投午不來應死也太尉毋相遲乃下令軍中皆旁陣自固敢妄發一箭入敵師斬應從軍背出行十里許至德和軍軍閧應來白閉壁欲內德和不肯促閉壁使卒將屬壁門問曰聞太尉已戰舍人宜身在行陣反西來欲西背與賊耶應收馬立陣外呼卒將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還白之德和愕曰審如舍人語取符驗來應曰應

為軍都監得覲與議使應來止為信耳安取符太尉分軍時有符約邪曰無雖然吾專一軍來繫屬重其輕去就必得一事可按乃去應辭索虔德和畏避本不在符曰執事縛軍中見太尉一言不如令死此可不疑德和固怯聞敵大殊不敢去應連促數數度無以拒詭應曰天子取舍人勇當萬夫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頗乃受一騎任使欲避兵自旁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白去報太尉比軍隨至矣第戰無留待也應不敢止復馳還白德和語平等信以為德和審來即鼓起士戰連三北德和軍

竟不來應獨出入行間軍稍郤即覆馬以殿持大鐵梢橫突之所當盡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視我師將整而止最後軍北時賊使人持大索立高處迎應下馬下輒為應所斷終不能得應因縱應深入鼓其旁曰急追漢兵留十餘督連射應馬馬死步下行殺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不得入乃脫身亡去士卒死者什八兩太尉失軍不還遣太營承受者馳二十驛比三晝夜至京師以聞已而賊遂收去敗兵散亡十餘日稍稍出還旁諸郡負傷被創不及四萬獨德和一軍旁天子使史治德和以

法死天子思平等失援不救人人力死哀之下詔曰邊鄙有事卿大夫為朕率行朕以不明信任失職使中人監軍卒敗邊事朕惟一二將帥失身鼓鞞終無慰朕而顧惻惻之念其贈將佐已下官七遷若子若孫聽以父兄任為右職云郭應之亡也走東原伏大崖下士卒十餘輩與俱各解甲吮瘍使一人下崖取雪手掬食之息樹旁良久望見敗馬行自取之奔士卒馳去促後卒皆呼曰舍人捨我徒耶應愈促馬顧謂趙還州來應及環州自以失主將疑未敢見既而聞黃德和斬已從坐死若封邊匿山中而時時出部落乞食而子弟緣應故多得官任邊事王氏曰吾父聞郭應死客獨引延州卒言質之以語人人固不謂信然石元孫敗時而固已傳死前年賊歸元孫而元孫竟不死應其可知耶

臨淄尉考詞　黃庶

尉能捕盜使盜知不可免而不敢為盜亦去盜之一端也山東大約號多盜今臨淄獻一歲之狀視他縣者纔數人而已前件官為尉蓋有助云

汜水縣尉第一考詞　傅堯俞

夫尉職捕盜而賞罰最著唯用得失多失為差汜水縣前山溪而大河橫其後舊多椎埋為姦今周歲無盜非長尉而不為乎顧不賢乎得盜多者哉雖賞不及尚宜優其課等可考中上

濟源縣主簿呂師民考詞　傅堯俞

古者三載考績今則歲第之非責吏事嚴切謹密者哉前件官兩會其課有勞無疵亦可謂勤吏矣可考中中

錄事參軍考詞　傅堯俞

紀綱掾地名右曹職典諸事切比他局宜須得人前件官檢身廉平臨吏精敏裁第其課衆謂為能固當少褒且勸不飭可考中中

道旁父老言　王令

道旁父老辭而黑瘠甚天寒衣破上而露下王子遇而嗟之父老曰小子何為嗟答曰翁老矣衣食不足以勝寒飢筋力已疲不肖竊有志者故敢嗟父曰子來前吾語爾夫畜牛者求芻食犬者懷詛然則尸之者宜若然耶且不知吾輩又尸之誰也無乃亦宜馬牛其思歟答曰太平之世明天子在

上四民各獲其利衣食所不及者游惰之民爾雖然翁胡為至是父曰天時連凶有田不足以償租賦子孫散去不能見保然則為老人者尚有罪邪謝之曰翁無多怨歲飢爾柰之何父怒曰飢何罪耶棱人之羊匪牧是思十羊其采九皮而歸曰羊病死奚牧之非然則可乎小子未可與語也又何志之有邪投其杖而去追而謝之不復應

自訟　劉　恕

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䘏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䘏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闊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

議不畏彊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强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它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東坡酒經　蘇　軾

南方之民以糯與粇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羸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瘠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　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

半日取所謂麤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絶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述醫　龔鼎臣

周官載醫掌養萬民之疾病蓋凡受疾者舉可治也唯久之不治遂草以死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也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

相沴或致癘疫之苦率以謂天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故請禱鬼神無少暇雞豚鴨羊之薦唯恐不豐迨其不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禱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不早其疾氣之毒日相薰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家懼相還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一巫覡守之其窮匱者獨僵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絶醫藥之餽其飲食之給蓋亦闕如是以死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患非它繇覡師之勝醫師耳嗚呼覡者豈能必勝諸醫哉其所勝之者蓋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夫疾病干諸內神鬼諸外良藥所以治內也今不務除疾於內而專求外福之來及其甚也其存郵訊問之宜不得相通不其謬歟夫稼茂田疇為螟蚉所害唯能悉除螟蚉則稼之秀可實也家畜高貲而盜入其門主人操刃持梃或殺或捕則貲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然胃陰陽之氣輒遇癘疫當得醫者察脉視色按脉授藥使離諸腹心肝腸然後其體可平若不醫

之用曷異不除螟蚉而望稼穡之實不驅盜賊而求家貲之全決不可得矧惟國家重醫藥之書最為事要先朝編輯名方頒布天下郡國其間述時疫之狀實為纖悉及慶歷中范文正公建言俾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其黜庸謬救生靈倬然為治道之助而世俗罔識朝廷仁愛之意如此而徒惑邪誕而夭性命惡實憫之今已戒醫博士日與醫之徒考神農子儀扁鵲秦和之術一會於岐伯俞附之道以正紕邪以誠消妄使可治之疾不終害是亦濟民之一事也

而慮巳實之俗尚安故態不知胥効之神倍禱淫
祀之鬼故刻詞以告嘉祐四年七月二十日述

吊鑄鐘文　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
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鑄鐘
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
乳鼓鉦舞銑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縣
令施君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
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郡得背時器啇
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
如是耶昔九江吏盜忠肅之碑材寘其所述歐陽
詹聞而吊之以詞予悲夫鑄鐘古樂之器先王所
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於空
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
泥塗無所自効遇其非鑒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
得默默而巳乎乃作文以吊之詞曰嗚呼衆方之
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美姬夕為
焦萃或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躓清餓和黜刑
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叅差莽循
還於一氣傳曰黃鐘毀弃瓦缶雷鳴余始以為不

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鑄鐘何世所為質不呈剛形
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
爰有兩欒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
之瓌偉而偶沉於幽陋辱泥塗之汙漫厭鱗鬣之
腥臭嗟筍簴之一辭遠月弦之幾殼幸陽愆而水
涸天日忱其復覩謂庭貢之足充獲効鳴於金奏
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劒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
球河圖秦璽漢劒趙璧隋珠揵為之磬汾陽之鼎
曲阜之履大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戚
斗錯刀羯鼓之棬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
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為樂之紀綱
統和元氣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
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
殆藻盤之不如剡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為
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
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既然僨而復起
可無舉乎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為激宮流羽
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還改服易制以周於用乎
豈為錢為鑄為銍為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為鼎鼐
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

於緇流乎豈爲麟趾褭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劒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塗必有一出決不泯沒草亡木卒嗚呼鑄鍾又將奚邮

責沈文昭知默姪　陳　瓘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從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爲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大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靗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係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覬卽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誰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産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爲豪傑之士爲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

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爲士而稽古者可不鑑哉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繆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爲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僑步於南溟觀洪瀾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幹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指棄今於漸之行不能忘言

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
也政和三年八月九日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對問

應責　柳開

答客問　尹源

諭客　劉敞

反求齋對　謝逸

移文

三山移文　宋白

跋奚移文　黄庭堅

連珠

連珠二首　徐鉉

連珠一首　晏殊

連珠一首　宋庠

連珠一首　劉攽

應責　柳開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尚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猶貴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于富貴私

豐于已之身也將以區區于仁義公行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將已言化于人胡　于吾矣故吾有書自廣亦將以傳授于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為古文古文者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誦讀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于古文吾以此道化于民若鳴金石于宮中衆且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

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於衆哉苟不從于吾非吾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吾非以衆人之不幸易吾之幸乎縱吾窮餓而死死則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罪人乎

答客問

尹　源

客謂予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為大曰無過為大客曰過之為言失中之謂也為臣有是則悖于事而害于治君子善于無過而子以為不忠惑矣曰余所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衆人不以為過無跡可攻也何則自古人臣為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權以遂其邪者内則為宰相為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與進賢退不肖曰吾知循故事爾專則罪也外則為郡為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革視民之疾不敢去曰吾知奉法爾違逾辟也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為無過天下之人亦以為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内外相濟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亂而莫之

禦謂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之謗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為過天下之人亦以為過矣茍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其利民被其利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於愛君奸臣本于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曰如子之說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霍光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子皆純乎其忠非求無過之名以為己利故忠臣之過小而必形奸臣之過大而不章世人徒見形者以為過也孔光張禹所以危

漢宗林甫所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曰捨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諭客

劉　敞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薦者甚衆輙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吏且數百人時予方游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諭客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勲流于竹帛盛德載于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鶩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于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道絶主上不怡邊有宿甲旗袠之貢不入鍾鼓之娛不勸者于今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搖擧奇俊兼聽天下思涵于人心義激于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卧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祈爵由一言以致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辯之辰敵國之勢穰苴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也今先生乃悄乎如

不知藐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世淪懷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于事務而然乎且夫道期于用不必全潔功期于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丘山焫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弃諸子專思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干戟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胄之襲雖盱擧曲空言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畢論儕俗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吳之場揣摩

乎蘇張之營舌如電流功如雷行威名並建家國
兩榮乃反侈陋巷之庭甘藜藿之食目無韶夏耳
絶金石枕塊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矣益
先生曰吁客何觀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智
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
有版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啓有
扈氏之兵成湯造攻于牧宮文王收績于崇城當
此之時覆載侔于天地文明比于日月休恩浹于
時雨厲威桀於霜雪跂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干
戈未盡戢弓矢未盡閉小至俘馘大至流血兢魏

之功不為之丟減赫赫之號不為之減裂適足以
增其休聲廣其徽烈而已客以謂有損于盛德邪
夫狂童鴟張天奪其魄跳踉顛隕假命頃刻親戚
不輔鬼神所殛狗吠其主鼠竊雖場此亦蚩尤三
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帥之臣聞於詩禮介胄之卒
奮於軀兇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
之衆固已集矣於是乎虎眄鷹睨龍行雲起譬若
挽千石之弩決垂潰之疽引洪流之流沃殆滅之
爝昔不移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
所以乾乾夕惕勞於求賢通自進之路闢博訪之

門者恐伯高傳說之流藏於岩野伊尹大師之品
遯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聽畢之操使非
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
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欲駿馬
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蛙
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致特達之人是以狂
狷者無所啼排躪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
鑒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以為小醜之未夷聲
光之尚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
北越鑿齒受令朔狷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

里覩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黑子之著面蟻
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
宋受命之初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
內分為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是蠢蠢之氓
困於戈鋋積尸為山流血成川糜潰屠剝者蓋五
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　太祖受禪啓國方行千
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　太宗平之　眞宗成之
至于制作之道猶或未遑然亦閑籍田封太山禮
河汾考百王　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
去殺遹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敘正郊配大

定六籍謹救元會欲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朞使後嗣遵其矩太常肆其儀參于六經表于萬年澤濡于重漢功陟乎上天還成康之俗儷典謨之篇包弓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蘇張于平世孫吴於異類終無益于王道空自絶于聖治容徒笑我瞎于事權我亦悲客躁于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竦而謝曰荒野之人溺于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反求齋對　　謝　逸

李子作齋于聽事之北求名于余其名曰反求李子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子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鳥穴土若鼠居于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貢語其鄰之子曰楚之盜不爲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也何鄰之子曰子無怒國人尤己也子能爲盜故亡物者必尤子子而不爲盜其誰尤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且闔戶不出矣儻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貢可乎是夜楚人徹衛釋禁而國中無犬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反求諸己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諸己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諸己曰智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荅則反諸己曰敬未至也行有不得者不反求諸己而唯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曰攘其物而怒人之尤己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李子名敍字明服余表弟也又從余故告之以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焉

移文

三山移文　　宋　白

三山之英十洲之靈排煙拂霧勒移山庭夫以道遥主俗之姿縹緲飛仙之狀控白鶴于雲末驂青鸞于天上吾方知之矣若其冥冥帝先杳杳象外厭浮世而龍攄曳天倪而蟬蛻聆白雪于太虚挹流霞于上界固亦有焉豈其侈靡輕浮狷狂迅速習夏癸之奢用商辛之酷將大道以爲戲勒萬民而逞欲何其謬哉嗚呼龍馭不存鼎湖長往萬古千秋英靈髣髴世有秦皇爰及漢帝既崇既高益驕益熾然而說學希夷情忘橐籥竊祀神山濫封喬

嶽汙吾真風輕吾上藥雖篤志于仙材竟無心于
天爵其始至也將柏洪崖挹浮丘揖百換弃諸侯
鼂渠架日鉶氣凌秋或思玉皇可接或憶金仙共
遊麼元元以不治仰蒼蒼而是求燕昭何足比于
晉不能倚及其妄說斯行貪誠彌勇智刃揮霍雲
臺飛動乃闕意海隔窮奢世上汎樓船而濟重溟
建祈年而侔大壯蘭橈續其天風桂棟凌乎辰象
望仙闕而何極顧人寰而如僾至其儆霞冠垂珠
綫履風雲之舄列蚊龍之繡焚百和于筵上輝九
華于坐右羽旆爭賫瑤壇競闢丹臺紫府在何處
白鳳青鸞猶未來大寶非貴三清是屬恥萬樸之
瑣屑隘六合之局促將紀號于真圖任銷聲于帝
籙希風七十君委政三十穀使我徒費步虛宮輕
舉徐福不歸安期誰侶文成五利並虛詞太一上
元徒延佇至于栢梁灰燼承露觀零甲帳空兮暮
烟怨羽人去兮秋風驚昔求長生蹄奇域今見委
骨在窮壓是知碧海汪洋瀛洲浩渺方丈爭奇蓬
萊殊峭慨汐丘之云云悲茂陵而誰弔故其露慘
長寒風啼自咽秋草凄涼春花悲絶嗟羅綺之皆
空歎池臺之已滅且夫奄有神器化育群生將天

地以合德與日月而齊明宜可使鳳扆寂寥龍圖
銷鑠帝道荒蕪天漢泥滓遊心于幻路敎臣民而
以說宜扃玉洞掩天關揚大霧湧驚濤隔妖風於
海上杜妄魄于雲端於是瞋波如山愁雲寡色斥
二主之訛謬譬後王之道德請為治世君無佚賓
天客

跋奚移文　　黃　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與所得迺得跋奚踊
跚離疏不利走趍頹出屋櫓足違戶樞三姬挽不
來而姬推不去主人不悅廚人罵愁黃子笑之曰
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
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
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
宜警夜偷者不以為司晝漏者不以難準繩規矩
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
所不卑子不通之則履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履坐
而脫之小大俱廢乎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
目絶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于一則盡善編
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跋奚來
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犀租賦

筝乎能與入駮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兎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内固無所事此令將招若可為者汝無狀于行當任坐作不得禎㾜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瀹釜料蔬茹留精黜犒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洩如截肪麥餅滐注湯和麋勿投醯齏臼脫用薑葱涑不欲焦旋薤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灶水沃沸鼎斟酌鄉芼生熟必告婢媼臨食爬垢捺髮櫛栢歃杓嘬哉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闌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杖拭蠲潔寢匙覆椀陶瓦粿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牡牝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器摵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艷髹為黃紅螺研光挼藍杵草茅蒐橐皂漿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覈帖坦平來往之役質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栖塒撐拒門闔閭鏇草窩飲飯猫犬埋塞鼠穴凡烏攫肉猫翻鼎犬舐鎗鼠竊甑皆汝之罪也春蠶三臥升簇自裏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絺綌錫疏手作無有停時紾綍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纓亦有餘暑時蘊藥扇涼蜜水薰艾出蚊水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筥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嘗曰使殘步姍媪罵譏瘧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畢烘搔痒抑痛灸手摑凍無事倚墻鞣履可作堂上呼吁傳聲代諾截長續短兔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跋矣對曰我缺于足猶全于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咨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連珠

連珠二首　　徐鉉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疏是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授自殊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霜露既降徂徠不易其貞弓矢載櫜薰澤不踰其利

連珠一首　　晏殊

時平德合秉均者績隱于贊先運極道消專位者譽隆于事外是以房杜之思勤莫二無迹可尋郭裴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郭汾陽裴公也

連珠一首　　宋庠

山有楩梓之材居山茇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廐有馳騖之乘掌廐者羸服而步

此所謂役于物者智不建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飫無廐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逸于用德小人勞于用力

連珠一首　劉敞

蓋聞詭遇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容于徼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廿九

琴操

懷歸操　劉敞

醉翁操　蘇軾

於忽操　王令

畫操　林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億

英德殿上梁文　王安石

披雲樓上梁文　陳履常

書判

辛補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癃　余靖

丙越度官府坦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杜　余靖

丙為左僕射門立棨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儀曹不許　余靖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靖

乙為政請隳都城議其無備辭云都城不

過百雉　余　靖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已離本任　余　靖

甲為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縣訟丙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乎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也何為而毆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鬪不至傷勅許在村丁奪者長則可縣令顧不可乎　王　回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王　回

琴操

懷歸操　劉　敞

蟋蟀在堂歲云除兮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懷歸畏簡書　蟋蟀在堂歲云逝兮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歸友朋畏

醉翁操　蘇　軾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實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哉此賢（同泛）峠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於忽操　王　令

劉表見龐公將起之而公不願也表曰然則何謂公曰我可歌乎既歌命弟子絃之凡三操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師曠之耳聾者亦有耳（一本作塞何有乎聲）束王良之手

兮後車載之前行險以既覆兮後逐逐其猶來雖
目盼而心駭兮顧其能之安施委墨繩以聽人兮
雖班輸亦奚以為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椽櫨桷椽之累重顧
柱小之柰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
坐以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謂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雞斯飛誰得之吾
方飢而羈謂豕斯哭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
吾方飢而後　噫雞兮豕兮死以是兮

畫椽 孟子去齊舍于晝作　林　希

彼滔滔之天下余孰從而與歸來何其然兮其去
何為吾行或使兮止或尼之毋嗟我行兮於此遲
遲奔其量驥兮爚振安施釣石剛委兮亦何用于
錄桑覿聸咨嗟兮人曷余疑嗚呼余歸兮已而已
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　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
坐明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闢應門下
鑒黃圖定神州而分赤縣王帛駿奔而薦至冊車
輻湊以交馳居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式
法天崇道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
之聰明體禹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象以
授人旰食視朝但精求於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
於民謠物情而煦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
五兵不試邊陲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
箱之詠躬淳反朴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賮輸琛異
域冒無於後至混車書於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十
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疆漢乃眷京畿之千
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儀刑列郡疆理既
推於廣斥閭閻最號於便蕃豈惟俠少之場所謂
帝王之宅爰求拄壓實在元良皇太子道契黃離
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彰周寢之勤主鬯承祧爰
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鎮天邑以分憂誕揚
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林屏息絕吠犬以堪
驚王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決斷簿書之暇
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之絕藝揮
斤者成市荷鍤者如雲度楩柟杞梓之材召丹艧
巧墁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蝃蝀以蜿蜒
甍疊翬鶱而迤邐　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以

四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逶彰於壯麗形容備極
於巍峩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
兒郎偉今兹吉日將畢奇功爰自抛梁式申禱勞
散金錢而滿地堆餅餌以如山色酒霏肩盈罇滿
案極量而飲應不羨於罩醪實腹而飡固如填於
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歌同承渙汗之恩共樂昇
平之化
抛梁東三韓百濟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
鼓舞未央宮
抛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上葡萄
苜蓿編高低
抛梁南點鳶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帑藏崔嵬
銅柱拂煙嵐
抛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絕漢胡無人待上
陰山重刻石
抛梁上非烟顥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楡亭亭
雲際栽仙掌
抛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芘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
絃歌樂皇化
伏願抛梁已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
大椿而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
於厚載前星永耀於玄穹齊濟宮庭之僚屬森森
天府之賓從盡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芙蓉
將吏奔趍而有幸軍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
上並竭節以向公路絕冠攘夜戶而從兹不閉人
無爭訟囹扉而自此常空百姓常躋於壽域八方
悉被於仁風然後我　皇帝之千秋萬歲長端拱
以居中

英宗殯上梁文　　王　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仙聖之祠夙有神靈之
宅嗣開宏築追奉晬容方將廣舜孝于無窮宜特
尚漢儀之有舊　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三儀文
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
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
無一物之疵癘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
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　今皇帝孝奉神明恩
涵動植篡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
三年之政乃眷熏脩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
協前彝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
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

吉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抛梁東聖主迎陽出禁中明似九天昇曉
日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抛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
執大宛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抛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敎
徼萬貊輸賨引江潭
兒郎偉抛梁北邊頭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
朝休誇竇憲燕然勒
兒郎偉抛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
來金輿玉輦年年往
兒郎偉抛梁下萬靈隤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
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
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藩維之彥朝廷衣幹
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和保　祝
之無疆

披雲樓上梁文　陳儼常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
勤惟此東州稱為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虞之風
王化既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
巷百年豪傑間出地滋魏闕歲嗣豐穰里無愁歎
之聲吏絕追呼之病因此時之暇豫樂斯地之登
革故增高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靚
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
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抛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
富貴有朱公
抛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霽已作豐年雨暑飲
行聽秋宇談
抛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目
長隨落日低
抛梁北瑞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鬭及明時千里
河山餘故國
抛梁上危架岧嶢逮千丈房心躔璨近簷楹海岱
摧藏但空曠
抛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
旋墻不容竢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時水宿塗行夜
無風露之警盎鰈錄劄家有囷廩之儲囹圄一空

艱苦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樹以誅不減庚
公之與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書判

辛捕罪人丁遇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
療　　　余　靖

通　未　宜同捧檠彌留待救安可邅迴苟或責
其容奸姑合先於拯患辛事當袪役職在追逃力
而拘之飢鷹之効未展勢不足者困獸之鬪方勞
眷彼遵塗之人式異執兵之助備其越逸此望患
然肯來憂在族姻彼乃往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
謀合原其執心網恐論於吞舟固宜并力痛方深
於易簀安得忘情徒欲詰其圖全未可罪其爲已
因其亡命雖追捕以攸先人各有親當患難而自
救縱云行遠殊匪坐觀捕逃之黨未除遽令論我
睚眦之求不濟則欲怒譴職且異於追胥罰難加
於行路是則彼有詞矣姑合宥而捨之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
往　　　余　靖

協謀執禁法有減論肯度干刑理無從坐既投足
而同往豈原心而或殊丙德之弗脩動而有悔不
如已者方踰數仞之墻因而從之遂罹三尺之法
自跡明慎猶歉薄言況穴隙以相從惟蔬菽而是
履前王著令徒舉共犯之條君子獨儒盡守獨行
之節刻府寺之攸設惟藩屏而是崇不得其門同
臨蔽惡之地必求諸道當懲由徑之非雖曰比之
匪人實亦動而過則原其發慮遽云職汝之由詳
彼治躬豈可効人之僻咎將誰執戚實已招視籬
落之具存當跬步而爲過别冒漢家之網或異苟
科自絕蒲人之祛蹤難降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
之杖何逃罪必甘心詞奚苦訴

丙爲左僕射門立棨戟其子封國公復請
立戟儀曹不許　　余　靖

位縻王爵固有彝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闕
之共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鵠印傳家蟬聯襲寵
桓蹐貴既升八座之榮社土啓封遂及一經之嗣
胡爲令子罔達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列分茅之
位勲崇三品請頒立棨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體
且秉軒服冕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
之制縱未該於令式宜必叶於謀猷況乎尊有壓
畢之文備存典策子存避父之禮綽著章程國有

大禹古之道也恩榮沓至任雄高顧之勳制度固
愆宜喜柳彧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載記傳芳
車馬猶轉於不及隋書勸善祭戟寧關於再頒必
採禮卿之詞勿貽侯氏之過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　靖

宴安有度式貴慎儀出處無容固宜行弔既自從
於所止亦何慙於相隨乙德之不脩動而有悔安
身克謹當從嫡寢之間居外尤非自比遵喪之變
眷惟益友深達彝章朝夕四時既失常於訪問吉
凶五禮遂矯辭於禍災縱未盡於嫌疑抑已陳于
規誨進退可度與衣將亂於悲哀居處以莊環絰
何慙於諷刺爾惟失節我豈廢言所期克舉其儀
孰謂不知而作衣服宮室雖弗襲於縗裳揖讓周
旋固可訊於床笫理既同於事死問乃比于知生
況彰終夕之嫌復異致齋之制敗容並進雖興言
偃之非問疾同詞宜守仲尼之訓弔之可也人其
謂何

乙爲政請讓鄴城訊其無備辭云鄴城
不過百雉

余　靖

政在保民固宜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弱枝爰啓見
棧之謀當許復隍之請乙器能高世忠亮拔群方
推許國之忠遽展濟時之略以謂金湯作固誠多
藩屏之功柱帶相高必啓寇戎之害式陳良算允
協明謀庇民无假於深池頹墻願填於濬洫且赫
連定霸雖增蒸土之勞士蔿知權寧慎實薪之役
深詳得失妙識興衰縱墨翟多能尤攻關解帶之
術而鄭丹達識五大有在邊之訊蓋虞乎偏必保
焉盍循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夫
魯有初諫三都之必毀允合仲尼之志何慙由也
之忠

丁去官而受舊屬館與或告其違法訴
云家口已離本任

余　靖

食祿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固
其去官遂不思於潔已丁也才高有立扶滿將遷
飛鳳御書亦既榮於寵命鮮龜罷政遂靡謙于好
羞謂行返之有期曾厭私而不懼況古之循吏名
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涖官之日留壽春之犢
實惟去任之辰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鄴侯之五
皷曾是違逵持山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苟得

豈曰能謀重耳受飧蓋當於旅食叔魚反錦益愧
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瘢則怨罔知紀極推恩布化
未聞畫象之遺風黷貨敗奸遽恣貪狼之本性縱
離境壞終爽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為縣令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
縣訟丙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
乎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
也何為而毆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
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鬬不至傷
敕許在村了奪者長則可縣令顧不
可乎　　王　回

令親民而毆之於善者也士所以學為君子也今
釋一醉忿相毆笞四十之過全其三十年間未嘗
相失之交毆民於善而責士以君子之道者也仲
尼為魯司寇赦父子之訟漢馮朝韓延壽不肯決
昆弟之爭篤於親而故舊不遺其義蓋一耳甲之
所為於古為能敎於今為應法不可劾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
斥乘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
出時事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
之恩律不應經　　王　回

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
猶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內使雖遐
逖幽陋之俗猶無敢竊言詆侮者然書稱商周之
盛王聞小人怨詈乃皇自恭德不以風俗既美而
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于秦
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衰而降其義甚重傳禮
已來未之有改也且挾虐犯法既許自訴而七出
義絕和離之類豈有穴恐顛怙然藉衽席之所知
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慤矣宜如有司所論已
若夫減所告罪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經竊謂非
薄君臣之禮而隆夫婦之恩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卄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

題跋

跋放生池碑　歐陽脩
跋華嶽題名　歐陽脩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脩
跋景陽井銘　歐陽脩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讀李翺文　歐陽脩
讀封禪書　劉敞
書种放事　王回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讀江南録　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書沿淮廵檢廳壁　傅堯俞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書魏鄭公傳　曾鞏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跋放生池碑　歐陽脩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華嶽題名　歐陽脩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人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録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

極盛之時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于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爾故時録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　脩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盖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景陽井銘

歐陽　脩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于此然録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　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覧魏晉以來筆墨遺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讀李翺文　歐陽脩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封禪書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手術亦可見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僇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近而益之以諂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爲　以變志不以利鈌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狥天毋以故滅命宣新垣平之謂耶悲夫

書种放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　真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戚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脩辟穀之術故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

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　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即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内供奉官周班齎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厨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為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於瓊林苑常于詔問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于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于岩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虚名而誑後世哉竊觀　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為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已不足則其用捨行止之節畧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　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既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尚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為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營别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即瑀之私第其旁隋煬舊晉邸葺以為襄城公主第第成當施公主棨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為榮也今舅之門既立戟矣而更于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為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勑以公主棨戟并施于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畎畝之中而不敢留于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為盛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婿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尚公主其弊之漸至于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臣為治也而使人倫悖于上風俗壞于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于禮而應于治古之效猶勞于再三而僅從其心則化公主之有舅姑者益亦别居耳益弊流于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洪範傳後　王　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于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于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于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于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汩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正歟則吾將孰待而言耶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苟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錄　王　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于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君親諱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徐氏錄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于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于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

表覲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覩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于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隨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于嫉嫉生于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于朝廷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嘻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孟嘗君傳　王　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王　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荆軻豢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亡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王　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于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于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于小人者少耳復何議于彼哉

書沿淮巡檢廳壁　傅　堯俞

巡檢職捕盜盜賊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既不戢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遂可去捕可擒係縲囚戮其

勢易制至于士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是誠盜之臣者新息瀕淮面山地雖褊隘實為咽喉故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冦官事脩舉民倚之得安存一非其人下罹苦害以區區之邑若先用百盜縱乎其間儔與它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趍生路亦無繇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既至顧革前弊約身廉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百盜者固以息矣于是封域靜寧帖焉亡驚居日多暇顧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頹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醵之命工新其棟

宇雖有取于民率出私奉規模宏偉數倍乎昔可以示壯大若益堅其廉益勵其嚴雖亡是廳不害居是廳不愧苟弛其廉殆其嚴則是廳廣谿邃深軒危瑰琦更盛于今日亦奚以為哉徒增過重不德耳後人至者其廉與嚴思有以上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于是廳某屋未華于是廳思以土木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務侈以殘吾民志壁以示之

書賈偉節廟　　傅　堯俞

息之滅亡移徙尚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反蔑如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蕭鼓豆牢歲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閭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予甚疑秉閒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為害予曰噫來吾語爾侯為息之君不能保有爾衆至于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歇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于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愚以倖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為邑之長嚴

為制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奚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況公之英風與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福誣以其不能而息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為奔走乎怪妖之庭況禮曰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祀而侯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職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為然事如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于壁

活爾父母莫報不舉寧吾神之侮為民禍尤豈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趍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書魏鄭公傳　曾　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主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拚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諍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筆之于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諍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此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于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善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豈愛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

欲滿其言于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　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聖門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故隐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約事詳大行于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干寶習鑿齒以下為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于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誣淫不槩于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于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案歷代國史其流出于春秋劉歆叙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為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于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于禮部為司馬公門生侍于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取易行將泯絕乎欲

記始于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黄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以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守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近世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勲美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凶宿姦貶絀甚于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為　英宗皇帝侍講受詔脩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置史局嘗請于公曰公之書不始于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于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褊狷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刋削恕亦遥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于黄帝而庖犧神農闕漏不録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古當閲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

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為諸侯比于後事百無一二可為前紀　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録國史於朝廷為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于公而為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羲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禄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臥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絶意于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于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于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沉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

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為外紀焉它日書成公為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想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題跋

書東皋子傳後 蘇軾
書黄子思詩集後 蘇軾
題唐氏六家書後 蘇軾
題逸少帖 蘇軾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蘇軾
書鄭玄傳 林希
題論衡後 吕南公
書鄭綮傳 徐積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興嗣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 黄庭堅
書贈韓瓊秀才 黄庭堅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黄庭堅
書邢居實文卷 黄庭堅
題陳自然畫 黄庭堅
題徐巨魚 黄庭堅
題自書卷後 黄庭堅
題崔圓傳後 王无咎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題郇公詩帖　張　舜民
主父之事　張　舜民
龍井題名　秦　觀
記殘經　李　昭玘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　格非
跋薛唐卿奉璽文　周　行己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　晝
書張主客遺事　晁　詠之
書東皐子傳　蘇　軾

書東皐子傳　蘇　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于千載或庶幾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　軾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

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
自遣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韻恨當
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黄子思慶
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閱前輩詩每得佳句妙
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
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
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
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評其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蘇軾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
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反反復不已乃識
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
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
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
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
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
為人率更貌寒敏悟絶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
稱其貌爾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
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
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

實恐劉洎　禍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
馬周明其無此語須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
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
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
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
行行生草真如行立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
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石柱記作字
簡遠如晉宋間人顔魯公雄秀獨出一變古
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
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于顔而
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
正者非特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
其性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
如列子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
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黄州唐林夫自
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
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
哉此又未可曉也

題逸少帖　蘇軾

逸少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

自言吾當年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蘇　軾

始余過益昌于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来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難全其勢是三難者萃于子駿而子駿為之九年其聲譪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請議措置至于立法定制皆成其手吏民擧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圃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為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書鄭玄傳　林　希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于禮自堯舜以来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為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大學士䧟于坑天下之口不敢復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吏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册朽蠹斷絶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于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遺磨滅其不能究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鈎連續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為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為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為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溺于經術抑不思其所為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況無玄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黄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尚敢輙詆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題論衡後　呂　南公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之輙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

不得為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既自不足多道邑則欲以獨傳為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為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臥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於或吾竊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為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同貴有如不然也邑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書鄭綮傳　徐　積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下[illegible][illegible]至于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隅之事耳至于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豈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于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龠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龠合而加之斗升之上則溢矣況斗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

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黄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于後也況遠不迨霸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黄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勲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誠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即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乎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　興　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搢紳視萬鍾之祿不易其操一丘一壑自謂適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為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於古人矣每

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壞壁間字浸漫滅惘然于懷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書黄知載眗山雜詠後　黄　庭堅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怨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林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

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時不遇而不怨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耶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君子者耶

書贈韓瓊秀才　黄　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交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黄　庭堅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絶不類少年書

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為隕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圉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皁櫪駑蹇十百為群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黄　庭堅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雖不能自壽百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糜費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

然慕大略小初日便為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題濟南伏勝圖　黄　庭堅

御史晁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贊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黄　庭堅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予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redacted]曰使俗子為之

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題陳自然畫　黄　庭堅

水意欲遠鳬鴨欲閑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丘六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黄　庭堅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令嘆羨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析城龍門岌嶪驚濤險壯使王鮪赤鯶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雷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濤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題自書卷後　黄　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机相直為資深書此卷

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題崔圓傳後　王　无咎

天下之郡無大小遠近天子皆為之置賓佐曹掾者不唯共守境土行條約均賦務而已固將有以出謀議規過失也故守臣虛屈意以事訪于賓佐曹掾而為賓佐曹掾者亦專專然不憚舉其守之缺者乃其勢然也予觀近世之為郡者多不知其勢之如此故鮮有能盡以事訪于其屬而為其屬者亦鮮有能舉上之缺設有能然者則往往驟取譴怒拌辱甚者萬方擬揣行事醸成其禍而去之

以騁已之憤而遂其非焉故今天下多不治之郡而朝廷有不審擇之過予嘗有憾于此也久矣每觀韓愈誌韓岌墓稱其父紳卿為楊州錄事參軍大衙會日舉准圍之過曰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于政圍驚謝曰錄事言是圍實過乃自署罰錢五十萬則未嘗不反覆歎慕其賢焉及讀唐書紳卿則固無傳圍雖有傳然是事乃不列于其中亦可惜也夫愈以文行賢後世必不輕其言過擧諸人其事可信无疑矣然而史不列之者豈其有遺者歟故予輙取其事書于傳之後以補之噫古之遺者良多予獨區區以補此者是亦有為而然也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闒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无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內聽婦言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謬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辯之士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題鄒公詩帖　張舜民

我生不及鄒公而家有公選詩十卷所選皆精于時已信公之能詩也適觀此作為信然其文采深潤與字書故同當時非特鄒公大抵前輩皆若此倘與今人語必曰其文未甚高其書未甚精至其自秉筆命語則鮮不戾者藝顧如此況其大者乎苟卑是求攻堅致遠之效是以誤成事

主父之事　張舜民

近歲渭南縣有田父得宿藏于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而至於殺其身滅其家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也荀卿曰聲無遠而不聞行無微而不彰當侱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迹猶未足以為信何以暴其數千年之後今之人結交於户牖之間託物于苞苴之内期于無人之境投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雨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記殘經　　李昭玘

南臺有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書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黃巢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岌殺其帥薛能克讓懼不敢引其軍還兗十二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飢燒營以潰克讓遁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人事不修而終以賊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託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子牛妙音書禧宗既立天下多亂盜賊羣嘯王仙芝搖毒於江湖黃巢磨牙于閩粵荒墟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顧唐將亡竄匿避禍如觸罟網畏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媚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槃般若經共三十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後為龍武都統軍與　叔琮同殺昭宗全忠亟誅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召全忠誅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赫然復逼與衛強藩悍鎮陰賡燗窺之禍進退首鼠

莫肯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盜國人共怨怒友恭猶詭情佞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盜禍不亦愚乎毗柰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于佛性喜聚斂貨財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后所偪耶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制也唐制太后皇之寶皆主之未嘗用印凡封令書即太后用宮宮印皇后用內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

是時兩宮交通藩鎮使者旁午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為僭矣按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橫裂虫鐫鼠齧而敗壓腐無復完緝想夫飄散蹂藉炷燈拭桌補壞帷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為人寫四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罪抵千劫今其怠棄如此何頑頓之甚也不然禍福自人不在於黃藤赤軸之間耶余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其一嘆云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也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圃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跋薛唐卿秦璽文　周行己

李斯篆世傳為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唾而卻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醸其君於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

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
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
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珍藏之者
豈不欲傳百世以為鑒歟吁是何以鑒也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　畫

此書成與諸弟讀之相對悲不自勝嗟乎身長七尺氣塞天地不能飽一毋冨家僮僕猒飫粱肉吾道非耶奚為而至此然折節售文章真鄙夫事此書遑遑未投尚惜此也其勢正如提孤軍薄堅敵矢窮力盡餉道不繼伏兵又從而來之當是時不折北者鮮矣公其籌之

書張生客遺事　晁　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丹之衆可覆而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兵封泰山祀汾陰天神降格休祥並至以文太平縉紳之士以此相繼受爵秩于朝將相大臣往往列於三公侍從多至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無其人此主客公之功所以不錄然公之名由此以顯出入中外為時名臣蓋當時廷臣奉使于外者舉天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于三司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　之入悉歸之其權比今為甚重每改使一道輙推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其它禮遇稱此蓋其部吏尊其使者亦以此進是時大臣多白首耆艾加公十年之壽以馴致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論者見公一旦斷河橋捕朱能滅其凶猷而賞不加不知朝廷所以待士大夫者固自有在彧比公仲連辭封不顧其言美矣然仲連縱横辯士脆奇於衰世非公之所願學嘗觀景德祥符以來風俗淳厚士大夫人人自重有長者之風公之不自言其所以自處蓋甚厚非有激而為者方其少時以經明動場屋其為吏以治劇名一時大臣多薦公者冦萊公知公尤深然則公之所養可知蓋自公繼其父光祿公起家至公百有餘年傳六世世有人其澤未艾彼以尺寸之勢自鬻於一時過取爵位者曾不旋踵輙殞隕敗顚何以傳來世然則天之所以報公亦甚厚詠之官長安公之曾孫介夫為鄠令間以事抵府數相過愛其温厚儒雅意其先世必有盛德之士果得公遺事為攷其世而論之

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樂語

教坊致語	宋祁
勾合曲	宋祁
勾小兒隊	宋祁
隊名	宋祁
問小兒	宋祁
小兒致語	宋祁
勾雜劇	宋祁
放隊	宋祁
教坊致語	王珪
勾合曲	王珪
勾小兒隊	王珪
隊名	王珪
問小兒隊	王珪
小兒致語	王珪
勾雜劇	王珪
放小兒隊	王珪
勾女弟子隊	王珪
隊名	王珪
問女弟子隊	王珪
女弟子致語	王珪
勾雜劇	王珪
放女弟子隊	王珪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元絳
勾合曲	元絳
勾小兒隊	元絳
隊名	元絳
問小兒隊	元絳
小兒致語	元絳
勾雜劇	元絳
放小兒隊	元絳
勾女弟子隊	元絳
隊名	元絳
問女弟子隊	元絳
女弟子致語	元絳
勾雜劇	元絳
放女弟子隊	元絳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蘇軾
勾合曲	蘇軾

勾小兒隊　蘇軾
隊名　蘇軾
問小兒隊　蘇軾
小兒致語　蘇軾
勾雜劇　蘇軾
放小兒隊　蘇軾
勾女童隊　蘇軾
隊名　蘇軾
問女童隊　蘇軾
女童致語　蘇軾

勾雜劇　蘇軾
放隊　蘇軾
會老堂致語　歐陽脩

哀辭

哭尹舍人詞　富弼
哀穆先生文　蘇舜欽
弔岳二生文　劉敞
蘇明允哀詞　曾鞏
錢君倚哀詞　蘇軾
鍾子翼哀詞　蘇軾
哭李仲蒙辭　文同
毗陵張先生哀辭 代呂侍講作　汪藻
王升之誄　劉跂

教坊致語　宋祁

臣聞堵杓東指放寶典以開年王節南馳重歡隣而講好國美春臺之享朝推宴俎之慈用治樂康式昭熙盛恭惟尊號　皇帝陛下紹承丕烈奄宅中邦坐黃屋以訓恭擁綠圖而進道五辰順理九扆告豐圜璧方琮並薦精純之祀巽風解雨交流曠蕩之恩五刑則解網畫冠一尉則垂橐臥鼓鴻休紹至協氣翔臻屬歲朔之申儀加使華之修聘爰開廣殿肴慶佳辰王人拜日以揚輝方丈移山而獻壽珍羣肅穆時表翮印瑞藻躍魚嘉鎬京之飲酒翠梧傾鳳應韶舞之樅金式均蒙湛之仁普詠叢雲之旦臣濫巾法部旅進神庭切抃享期敢進口號

千官星拱侍凝旒紫殿餘寒已暗收日湛露華浮宴席天回春色徧皇州雲韶三闋翔朱鷺錦幕千層舞翠虬拭玉隣邦通使節萬齡亨會慶洪猷

勾合曲　宋祁

王色凝温盛慶儀于瑞日葵心委照同華宴于需
雲矧韶律以方融顧群萌之將達宜陳俗奏用洽
太和徐韻宮商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宋　祁
綵岫岧嶢爛仙葩於曉日霞裾轉炫疊華鼓于春
雷烏扇未移鸞鶴在御宜進游童之列俾陳逸綴
之妍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宋　祁
紫殿開慈宴　青衿綴舞行
問小兒　宋　祁
便娟躡履皆竹馬之髫齡蹀躞交竿盡蘭鷁之稚
飾既樂陶姚之化盡陳象勺之因進叩天階雍容
敷奏
小兒致語　宋　祁
臣聞慶朔履端儼鷺雍而四會寶麟馳騁扶虹玉
以申歡嘉乃禮成春茲作首爰詔夏渠之饗允昭
交泰之期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德總右文功宣
下武順四時之和燭濟萬世於夷庚海不揚波地
無愛寶屬以階蓂肇曆律鳳回春順邦令以布和
脩國儀以行慶承雲調露方諧廣樂之音酺飲陪
飧普適中衢之賜洽歡心于華鹿暢群朴于山蕃
臣等雖愧妙年同欣盛際既造規蒲之地願陳秉
翟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旨
放隊　宋　祁
金徒漏改玉筆迎周既殫雅舞之容復罄歡謠之
樂宜遵矩步歸詠雩風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教坊致語　王　珪
臣聞高廩登秋芙粢盛之已報需雲命燕嘉飲食
之維時况寶曆之逢熙復皇居之乘豫樂與群臣
之飫俞同萬物之和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德邁
前王仁敷中寓虎旗偃甲韜兵武庫之中桂海冰
天獻賁彤墀之下邦有休符之應民躋壽域之康
候爽氣于重霄置清觴于別殿下珍群之鵷鷺發
和奏之笙鏞于時日上扶桑風生閶闔度芝蓋于
丹城降金輿于紫闥百獸感和來舞帝虞之樂肇
生遂性如登老氏之臺固已追平樂之勝遊掩柏
梁之高會臣猥參法部獲望清光靡揆才蕪敢進
口號　翠輦鳴梢下未央千官齊望赭袍光霜清
玉佩中天響風轉金爐合殿香仙路忽驚蓬島近
畫陰偏度漢宮長年年萬寶登秋後常與君王獻

壽觴

勾合曲　　王珪

露泣帝觴凝九秋之顥氣星聯朝弁燦初日之長聯方魚藻以均歡宜簫韶之合奏宸遊正洽樂節徐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王珪

燕觴飛羽方歌湛露之詩廣樂揆金已極鈞天之奏宜命進童之綴來陳舞佾之容上奉皇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王珪

紅茵鋪錦地　絳節引仙童

問小兒隊　　王珪

宸庭廣御仰侔太紫之躔鈞樂更和曲盡咸英之奏何處采髦之侶輙趨文陛之前必有所陳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王珪

臣聞舜帝深仁衆極蕤韶之樂周家盛德時歌在藻之娛翊逢下武之期屢洽登年之瑞張君臣之廣燕煥今古之多儀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躬神睿之姿撫休明之運禮樂兼于三代文章邁于兩京刻乃武庫韜戈戎亭徹候百蠻奔走南踰銅鼓之鄉萬里謳謠西出玉關之路今則清商應律滯穗盈疇奏肆夏之音事軼元侯之饗詠嘉魚之什禮交君子之歡足以崇勝會于難追騰頌聲於無既臣等生陶醲化謬齒伶坊雖在童髦嘗習舞干之妙爭趨君陛願隨樂節之行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王珪

華旌炫影觀童舞之成文畫鼓收聲識鈞音之終曲助以優人之伎卜為清晝之歡上悅宸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王珪

銅壺遞箭屢移宮樹之音鷺羽充庭久曳童髦之綵既闋韶音之奏難停舞綴之容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王珪

華簪照席再嚴百辟之趨寶幄更衣復覲中天之坐宜度仙韶之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王珪

宮錦祥鸞下　仙髻采鳳來

問女弟子隊　王珪

金徒綫刻延麗日於臺中翠羽飛觴醉流霞于天上何仙姿之綽約叩丹陛以踟蹰須有剖陳近前數奏

女弟子致語　王珪

妾聞候迎霜降屬百工之告休歌起鹿鳴見群臣之合好矧萬機之多豫復千載之盛期啓燕良辰騰歡綿寓恭惟　尊號皇帝躬明紫極儲思巖廊邁三皇五帝之風紹一祖二宗之烈候亭相屬不齋萬里之糧年廩屢登又美曾孫之稼時及授衣之候民多擊壤之禧廣慈惠于前儀慶升平于玆日玉觴盈醴均流湛露之恩舉虡挺金合奏洞庭之曲感福休于靡極召和樂於無窮妾等幸遇昌時預陳法部舉聽鏗鈍之節來恭蹈厲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王珪

鸞拂宮茵極七盤之妙態鳳儀仙曲終九奏之和聲方錫飲之窮歡宜恭優之進技宸顏是奉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王珪

宮花剪彩恍疑天上之春海日御規忽覺人間之暮宜整羽衣之緩却回雲島之遊再拜彤庭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元絳

臣聞灝氣澄爽當金飈流碭之時岩廊穆清乃黄屋燕閒之日肆陳廣惠中惠庶工慶盛世之熙隆浹輿情而鼓舞恭惟　皇帝陛下九乾毓粹三象儲精丕承累洽之基茂建大中之治縱横文武聲教塞于天淵出入聖神威靈震于戎狄方且駢瑞而朝群后垂衮而揖三皇光闡麗史之祥紛綸而洊至軼漢蹄沙之貢竭蹷以相趨運獨化于陶鈞寘懷生于仁壽屬商煒之道暮方歲物之順成特御大庭爰開高宴動韶蹕于丹禁集朝簪于赤墀美樂在陳下九苞之鳳舞嘉觴來上騰萬歲之山聲續卿雲復旦之歌合湛露晞陽之雅臣等叨恭法部幸對威顏上瀆聖聰敢進口號　秋風閶闔九門開天上鳴鞘步輦來萬樂梵弦流紫府千官簪佩集釣臺華胥雲霧凝仙仗南極星辰入壽杯既醉太平均五福明良賡載詠康哉

勾合曲　元　絳

金殿日爽慶嘉生登稔之祥玉座天臨宣惠宴均懽之澤宜按鳳韶之奏載賡魚藻之歌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元　絳

簫韶迭奏通天地以均和簪組相趨協君臣之同樂宜命垂髫之侶來陳舞象之容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元　絳

舞羽虞庭樂　歌雲沛水童

問小兒隊　元　絳

廣樂張庭華茵匝地何爾童髫之侶來睹宸扆之嚴必有敘陳分明敷奏

小兒致語　元　絳

臣聞霜氣始肅登萬寶以順成金行當期奄四夷而率服秉蕭辰之爽澈開廣宴之光華親御九宸均懽百辟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溥博盛德昭清獨覩萬化之源遐踵三皇之武振張禮樂垂王度于區中摠攬英雄懾實威于徼外神功廣運聖業永昌方黄屋之清居乘素商之令序肆瑤席于蒨帳下琱輿于紫闈壽斝九行懽聲動而六鼇抃鈞簫八闋和氣浹而丹鳳翔仰屬重熙誕膺多福臣等甫當髫齔幸閱聲明習戲康衢嘗為于蹈舞進趍文陛願效於伎能未敢自専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　絳

疊鼓凝簫未已九成之奏垂髫佩韘暫分八佾之行宜陳優戲之容上奉咸韶之樂再更妙引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元　絳

金胥漏緩玉粢香濃天酒千鍾眷簪紳之具醉童衣五綵促步武以將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元　絳

日轉彤墀香飄黼座宜旅陳于舞綴以仰奉于宸懽上悅天顔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元　絳

承雲鈞箱合迴雪舞衣輕

問女弟子　元　絳

翠華日麗玉殿風清飄然妙舞之容來此丹塗之地帝畔在望晝漏已移必有敘陳分明敷奏

女弟子致語　元　絳

妾聞周詩既醉工歌均五福之祥漢宴無譁國禮重九儀之序方戒肅霜之候特推湛露之恩百辟相趍三靈共悅恭惟 皇帝陛下握樞臨極秉籙御乾道昭五聖之光孝奉兩宮之養聰文若古動雲漢之昭回智武如神馳雷霆之震赫蒐戎率服稼穡卑成當秋籥之澄凝方政機之暇豫轉清蹕于黃道集華簪于赤墀汎蘜千鍾共享衢尊之美咸池九奏具聞天籟之和維茲燕愷之娛偏是休嘉之會妾等叨陪樂府得踐宮塗望咫尺之威顏欣于天幸效蹁躚之舞頌奉于宸惟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　絳

舞佾回翔已奉建章之會倡俳調笑宜來平樂之場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元　絳

香凝黼幄聽玉漏之頻移日轉文茵覓霓裳之久駐已盡七盤之妙宜還三洞之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蘇　軾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難仰則于帝心愷悌不回亦僥同于衆樂屬此九秋之候繁然萬寶之成吾王不遊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則必大烹以養賢恭惟 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于無事禍莫加于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以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宗示御觴賚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臣等幸覩昌辰叨塵法部採謠言于擊壤助矇瞍之陳詩仰奉威顏敢進口號

霜飛鬼兔尚生煙日泛彤庭已集仙鵷鷺四門多吉士熙熙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元祐和聲入管絃菊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雲篇

勾合曲　蘇　軾

西風入律聞歌秋報之詩南籥在庭備舉德音之器絲匏一倡鍾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蘇　軾

皇慈下逮罄百執以均歡衆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宜進垂髫之侶來脩秉翟之儀上奉威顏教坊

小兒入隊

隊名　蘇軾

登歌依頌磬下管舞成童

問小兒隊　蘇軾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造工師之末欲詳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蘇軾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群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于金穰望天顏之玉粹沐浴膏澤謳歌太平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懽心雖擊壤之民固何知于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抒其下情臣等幸以齠齔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于沂水久樂聖時唱銅鞮于漢濱空慚俚曲願陳舞綴少奉宸懽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蘇軾

朱絃玉琯屢進清音華裾文竿少停逸綴宜進詼諧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蘇軾

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庭曲盡流風之妙歌鍾告闋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蘇軾

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霞衣鶴集隱三疊之靈鼇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

隊名　蘇軾

香溼浮綃宸花浪舞彤庭

問女童隊　蘇軾

清禁深嚴方縉紳之雲集仙音嘹嘈忽瑤珥之星陳徐步香茵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蘇軾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遊閶闔清風理絕庭人之共夫何仙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自慶千齡之遇恭惟　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並大有之年申以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綴以須審音而作願俟上歌之闋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蘇軾

絃匏迭奏干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隊　　蘇軾

羽觴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鼉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峨䰂佇立斂衽郄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會老堂致語　　歐陽脩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于往制命駕而之千里交情罕見于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𢰆青衫早並于俊遊白首各諧于歸老已釋軒裳之累郄尋雞黍之期遠無憚于川塗信不渝于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為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閈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為一時之盛事敢進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首莫辭頻

哀辭

哭尹舍人詞并序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訪醫南陽以訖范公醫不效遂沒焉時予官汶上又東徙乎盧距其沒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櫬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為辭而哭之　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君實夭焉吾知君為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則吾焉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碎裂漫漶費詞不立根柢號類嘯朋爭相教慕上翔公卿下與書刺君于厥時了不為意獨倡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識文之諳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為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為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為鉤抉六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楷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彝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充用而衷豈于時窮純深蘊積資而為德行乎己而已必裕行乎家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困不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蹇諤見黜　于邊則以威懷取寧才望既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愠色不形今則亡矣使君

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玭音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既厚其稟而反速其萎死粤中瘟百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罰而善不必祺忠良而夭陰很而耆汨淆參錯顛倒乖暌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弟于師魯哭無已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絶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寓吾之哭聲而寓于辭庶不泯沒于陵谷

哀穆先生文　　蘇　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遺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于又次其一二行事以鑑于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竘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㔫習評論之性剛介喜于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頗交若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今古皆可錄然好詆卿鄉斥言時病譏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者私黜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寃會貳郡者死復受謹于朝後累恩得為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柢于道然耻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杜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俶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寧區區糊口為旅人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學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郎中往往醉簇歸遇地如不省持者夜半即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唷執卷曙用是貧甚資毋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之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皆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

死特遷淮西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噫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于世然由賦數奇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儒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恭以書使存其家且求所著文字未至聞作文哀之道不勝予命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何為

弔岳二生文 并序　劉敞

今年有詔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受學者勿舉之其受學者吏為設負程日夜不休有疾病廢弔輒書其日為後按賬當償之滿日如律令乃可與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親而來為博士弟子既久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可渡而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渡溺死予悲其意而弔之其文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為孝也彼洞庭之天險兮夫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顧兮委死生其若浮自古皆有死兮予獨失身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曾不得其由魂放蕩而無歸兮骨沉潛而不收父母悲于堂上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徼幸之為尤且使予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利夸者役權貪夫踣勢豈獨二子兮吾又以悲于今之世競進之為悅兮靜退之為愚干祿之為敏兮守節之為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以喪軀昔重華之事畊兮躬秉耒乎歷山之下受帝禪而不喜兮夫孰欣乎進取乘沅湘以南征兮吾知華之能汝生沉沉而無名兮死悍悍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為爵仁義為榮不以貴故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奈何乎二生

蘇明允哀詞 并序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

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于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于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事雖錯出于外而用心于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叅知政事歐陽公脩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傳于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于是三人者尤見于時而其名益重于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于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辯智過人氣和而色温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于蜀也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余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于壙中而辭將刻之冢上也余辭不得乃為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刬二子兮與翺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錢君倚哀詞　　蘇軾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為病兮吾何不可獨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處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悍堅而不答其何喪兮起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小兮相行止以效清濁于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

空堂而挹遺象兮弔凝塵于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傍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適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逮遠如晨星之相望吾此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吾不濟其有命

鍾子翼哀詞并序　蘇　軾

某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遊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槩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常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遊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某自海南還過嶺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棐字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州曹觀欲籍民財為戰守備諫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幾急何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于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雨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汹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彗斷而其君抗志厲節敏於學媷媷鍾君泳于德淵自濼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慭嘉言一發排𦈎紛已殘剥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遲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釀此濁醪覯江山扣歷泉石步攀磵先君北歸君老于虔望南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空虛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哭李仲蒙辭　文　同

愔愔秉兮臨清秋愫坌憤兮紛予憂拂其弭兮久復留念將焉適兮升高丘問胡然兮予之思縕予心兮不解以繆蹐迴瀾兮顧如其宮悵西南兮川塗緬脩已忽寤兮往嘗以此計蓋子之生于世兮期為已休萬感芸然兮盡予之中嵬幹漂潰兮索其若抽念子一去兮不可以復見顧子之于道兮

尚胡為而此誅欲予似兮取友但寥寥兮安求訛識予兮子深當何人與倖彼徒以文行兮為予之高其不為賤正體而貴餘肱如刻畫兮妄以累于類神珠兮譽天球如子之末兮尚可以表世其不能究者兮彼又何尤已矣乎子之存兮在予憶子之疾將何時而可瘳歛予恨兮暮來歸煙雲飄蕭兮奉予以愁

毗陵張先生哀辭并序代吕侍講作

汪藻

毗陵有隱君子曰張先生孝弟脩于家忠信行于友而聲名聞于人達于遠近當世之鉅公偉人莫不聞之有過毗陵而不造先生之門者人以為恥平居蕭然自得凡世人之所趨而向者先生不一經意至接世俗而與之酬酢則無一毫不中節度人委之以事未嘗以難易為解有造之者為設尊酒一笑相樂亦未嘗不欣然也有勸之仕者推挽雖甚力終不應固非若前世隱逸之士事詭激甘槁薄雕悴于山碩水厓窮居獨遊使影響昧昧不聞于人然後為高也而未嘗崇飾小節要鄉黨宗族之譽自少力學于古書無所不窺而時發于為詩語皆清新出人意表其善于筆札天佐也當世士大夫欲銘述其先人功德圖不朽于後世者得先生書以為榮既壯長益放棄世事遂以終其身是可謂君子也已先生諱舉字子厚用叔祖天章公昷之奏補郊社齋郎治平四年甲科調睦州青溪主簿先生初無意于仕又無兄弟之助獨養其親故力取科第以慰親志既得又不忍舍朝夕之養而從祿于他郡朝奉君亦安于小官不汲汲于先生遂不赴青溪終其身人不能相吏後用近臣薦起為潁州學官復不就其後孫莘老胡完夫范淳夫及外臺交薦其能蘇子瞻亦數言于朝於是勅郡縣以禮遣蓋將用之也先生終不屈嗚呼今死矣予以天章公壻自先生幼時已異其為人而親厚之先生亦喜從吾兄弟遊及長且老凡四五十年間其相與之意益以篤有自東南來者先生未嘗不導之以見予予與之書雖寸紙皆藏之故其死也予哭之尤哀曾祖祕給事中祖益之尚書郎父次道朝奉郎其先江南人給事為李氏不能用故亡隨李氏入朝以直道受知于祖宗朝奉君仁孝慈祥兄死其孤猶已子不欲遠去屢以筦庫請于朝

終不大用于時先生之節蓋朝奉君成就之為多
詞曰維古制行必中庸兮出處用舍道之從兮降
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山棲木茹
初無庸兮鳥獸之群烏可同兮偉哉先生蹈厥中
兮達不茍進退不窮兮以仁為爵峻且崇兮祿雖
不富義則豐兮忠信孝友施家邦兮載瞻眉宇心
則降兮激貪䘮薄助教風兮固非亂倫而潔躬兮
惠泉達遠山複重兮窅然其深如有容兮桂枝相
繚蒨青葱兮先生之廬今一空兮日極東南涕沾
胷兮伸之以詞寫予衷兮

王升之誄 并序

劉跂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
七月丙辰返柩于鄆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兒
孟博出臨終書二紙遺余言竊不幸病且死妻弱
子幼恐此骨流落不得下從先人伏惟哀憐與諸
賢經紀之書凡百餘字語無錯繆問其家言病甚
棺斂皆自營將絕付囑後事情不悲哽既校書其
子教以面達余狀遂奄忽不能言余屬皆哭盡哀
因相與定計告其家以八月乙酉葬先塋之丙穴
槖槖中空無有賣屋未即售合凡賻贈得錢九萬
五千乃使斵石治穿買椽席灰葦諸下裹物事皆
前為之期如期而定君黃州翰林公之元孫寶文
公之子少不羈既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長吉為
詩有致思葬其親至破產雅不喜嬿當又體羸多
疾日事藥餌因積貧窶得官未及赴疾亟壽財四
十有一惟前悲哀稱述必借文字乃作誄以見意
其詞曰大鈞無垠一播萬殊靡生不遂條達紛敷
孰戕爾根隆夏隕枯哀衆若人亦孔之辜偉君高
門一世楷模遺烈言言休聲吳吳爰及穆考養德
豐腴維君妙齡孔鷟將雛踵武前脩建斿禮與違
辰清明駕言馳驅跱或旐旗罔所適徂機心日戾
驕色自挪名到仕版自俟里閭優游卒歲文史為
娛毓草蒔木畦苑踦躇良朋萃止肴設醴斟退察
其私盎不宿儲寧獨貧攻亦復病拘蕭然壁立副
是形癯休文革帶計月有餘幼安絮帽當暑不除
乳石斷下糜粥充虛長為散人庶以全軀云胡遽
行旅舍窮拘沉疴頓劇顛倒醫巫東野後事孝權
遺書豈無他人顧以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頹
白日兮須臾永違兮昭代不淪兮幽墟大暮兮何
晨寞行兮空居嫠婦兮嗷嗷幼子兮呱呱誰與兮

晤歌譎誑兮變魍謂君兮非存君墨兮猶濡謂君兮非亡君屋兮誰廬折芳馨兮素華湛玉瀝兮清酤况思君兮不見攬涕淚兮欷歔嗚呼哀哉夔物化之徂遷慨有生之迷途何神奥之泰定臨鷩懼而弗俞遭寧宅于先丘寫幽憤于素旗庶無愆于遺訖君亦不昧夫所如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祭文

祭薛尚書文　歐陽脩
祭尹子漸文　歐陽脩
祭尹師魯文　歐陽脩
祭蘇子美文　歐陽脩
祭范公文　歐陽脩
祭杜公文　歐陽脩
祭石曼卿文　歐陽脩
祭丁學士文　歐陽脩
祭吳大資文　歐陽脩
祭孫僕射文代諸朝賢作　宋祁
祭孔中丞文　石介
祭僕射王沂公文　尹洙
祭梅聖俞文　劉敞
告伯父殯文　劉敞
祭范潁州文仲淹　王安石
祭吳沖卿相公文　王安石
祭杜待制文　王安石
祭薛尚書文　歐陽脩

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散辱公知公于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齋大之昏敢辭以禮天不慭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言生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敏于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位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師有罪之身竄逐困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

祭尹子漸文　歐陽脩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夭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至理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本與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

祭尹師魯文　歐陽脩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于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冝其不累于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冝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年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于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虞嗟乎子于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觴冀以慰子聞乎不聞

祭蘇子美文　歐陽脩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

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遺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閑發萌芽于于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于窮達始終仁義唯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毁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祭范公文　歐陽脩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群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毁不吾傷譽不吾喜讙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毁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毁没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辯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公文　歐陽脩

士之進顯于榮祿者莫不欲安享于豐肤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于閑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官有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于己者老益篤而信于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于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喞辭寫恨有涕漣洏

祭石曼卿文　歐陽脩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壞而為金玉之精不

然生長松之千尺産靈芝而九莖柰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横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

祭丁學士文　　歐陽脩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于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恕謹稱諸朝當世有識予之惟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雙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熟如仲尼巍然冢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奸愚經營一世追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于南邦

使不遭罹于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祭吳大資文　　歐陽脩

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治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啓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儁遊之末紫樞黄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于田疇公方盛年宜復還于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酒百杯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横

祭孫僕射文 代諸朝賢作　　宋祁

嗚呼圓方相函有奥有清稟乎粹靈賢人挺生筌宰相期有睽有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舉允矣我公懿德秉時摠是二美蔚為人師齊風泱泱洙浴閭閻弱齡就傳與學書紳巾箱襞積油素紛綸神宗御天擢首儒先所立卓爾其聲褎然一命筮仕十銓容啓緩玦緇帷緒經璧水禮有愛羊河無渡豕我冠兩梁我紱斯皇進陪朝禬兼侍藩房諸家去

聖誕謨奪擬空言秕稗異制衔楊公憤若時毅然
含章層坪發墨塞路推揚詵詵學徒終知嚮方章
聖臨馭神庭搆宇命公待詔軒然鳳擧邦賓上賢
人榮稽古鯢晃摩切優游博裕匪尺是枉伊柔弗
茹前眛宸帷叩頭省户砥刃以須家章輒補諾之
其臧弊庶過沮帝念烝黎建觓出麾奉行細札奏
去垂帷神明樹政樂職閑詩居則率俾去而見思
乃踐諫雷乃官瑣闈長君繼明進階貳卿追鋒趣
召然席光尃宣室清閒華光授經有猷有為弗猥
弗并典常墳大武戒湯銘誦言必對嘉猷是經曰

首冠璺與世作程鋃臺崇崇公閱其封牧騶耳耳
公壽厥使或司綈蓋或教國子惟公得之異乎求
之徹河弗洇逭凝靡爵大車而載秋陽以輝鴻飛
実冥不慕矰弋公居法從志涛鷹　抗章引年閭
門謝客上所固留顧焉弗獲龍莞紬言得請來潘
奎鈎瀧翰宴箪申恩亦命四近賦詩贈言臥閭蹄
歲乞骸去位春坊傅席寵衰仙里既受揮金式宴
以喜廣德掛車貽孫及子天且佚老君能知止嚮
用五福與善則常公明且哲宜壽而昌天乎弗淑
萎哲殲良莞蓍占命忠言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

揚人彝代矩今也云亡士類相弔朝家憫傷恤恩
告第蹤書寵章高明令終徽公孰當某等或奉緒
言或庥大庇遊藩家澗挹流疏穢平日函文今茲
交臂拘此宿官永乖薄酎有李成蹊有碑墮淚遐
齋令芳庶展哀懷嗚呼哀哉

祭孔中丞文　　石　介

昔公為諫議大夫知兗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
者執政者即請進為龍圖閣直學士上口千首詩
豈若孔某一言即日拜公龍圖閣直學士公再為
中丞風格益峻及公沒劉平戰死于陣譏賊害忠

良誣奏平非戰屈乃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
骨靡孰閼寃號道途逢騶唱中丞來平家將扣中
丞馬言其事兩街賣販兒以數千嘆曰徒往訴耳
是非孔中丞若平家慟哭而止噫至尊極者君至
愚暗者民尊極則不信愚暗則難開非公至忠豈
能動尊極耶非公至誠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極
感乎愚暗公之道格乎上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
稱之公之死也人感之公之道全于死生矣夫道
格于上下為著全于生死為難舉是二節公之道
充于天地之間矣大冬殘臈風號雲咽節物慘淡

心肝摧折爐烟亂氤樽酒冷烈享誠不享味公未
降歆

祭王沂公文　尹洙

景祐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
器使議獄處事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晶以正
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請門下公莊色厲
辭不少恩假某始懼中慊終則大悟嗚呼凡公語
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今薨謝
輒録以自思一言之誣天實鑒之以衰服不獲備
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哉

祭梅聖俞文　劉敞

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聖俞二十五兄之靈乃者鄰
幾病革君往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嗟咨我視君色
異于他時自為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猶
疑明日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壽嘉客在坐百辟
相趨敢或私臥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
不能起俗醫控搏以表為裏中涸外乾翕翕如燬
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
呼昌云能已既謂旬日叔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
有生生固有命豈曰君子獨夭其性君子文學信
于友朋君子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榮壽不百齡
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道
周情豈能絶

告伯父殯文　劉敞

古者庶人之喪鄰里執事其在士千里赴義及其
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
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
不祖于庭窆不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
聲門外之治王命窆行蓋古亦云不即人情於奠
陳詞以昭哀誠

祭范穎州文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
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
之都閉奸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　首俯趨獨
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詞
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
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侔公之
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
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臧自解不以刑加
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

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封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于伍俟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髦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寧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禮讓至于六七遂忝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保亂宄除荒官更于朝士變于鄉百治具脩偷惰勉強彼閡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于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夷其色辭儆訏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埋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吳沖卿文　　王安石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榻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德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眊何辭能為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杜待制文　　王安石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有孰窺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豁豁不置墻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賤惟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如其久鍾山北燼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悲與在此酹公以文以配銘史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祭文

祭韓欽聖文　王安石
祭曾博士文　王安石
祭王深甫文　王安石
祭歐陽少師文　曾鞏
祭王平甫文　曾鞏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祭魏國韓令公文　蘇軾
祭任師中文　蘇軾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蘇軾
祭范蜀公文　蘇軾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蘇軾
潁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蘇軾
祭柳仲遠文二首　蘇軾
再祭亡兄端明文　蘇轍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程頤
祭知命弟文　黃庭堅
祭彭江州文　曾肇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曾肇
代祭劉貢父文　曾肇
祭張生文　張舜民
祭王樞密文　張舜民
祭范忠宣公文　陳瓘
祭呂申公文　鄒浩
祭王和甫文　田晝
祭范德孺文　畢仲游
祭陳了翁文　游酢
祭程伊川文　張繹

祭鄭庭誨文　毛滂

祭韓欽聖文　王安石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寛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累息年何尤兮止此禄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酹哭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儕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莫來嘉兮寃寃

祭曾博士文　王安石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幸困以天亦惟其命命

與才達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嘗要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隕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王深甫文　王安石

嗟嗟深甫眞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予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摶胷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歐陽少師文　曾鞏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

疾嘗代一人顧無倚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適皷行無前跋疐非恤世偽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頓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棄置木索里安戶逸積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纘然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為己任無有廢怫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紱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林樊脫遺羈馽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逢華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斡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慭遺則弗聞訃失聲背淚橫溢鞏實不敏早蒙振拔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轜車莫持紼綍維公犖犖德義鞏述為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敘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

祭王平甫文　曾鞏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呑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秘怪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桀出倫類而況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伸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余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瞑駭計皎皎而猶疑淚泫泫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冀斯言而見意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貍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世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嗚呼哀哉

祭魏國韓令公文　蘇軾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　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　仁宗龍升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洶恟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

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鎭偃息天下嗷然曷
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
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
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
有之公之亡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
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
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
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
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有
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任師中文　　蘇軾

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
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憘與軾匪友
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
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爲之
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特此令名歸于九
原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蘇軾

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方口秀眉忠信而
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

爲骨以自濯薰蒸學之多蔚如秋賁脫口成章粲
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
再見京師黙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執我
黍今孰其頷嚥溜歌呼得渾而醺天力自然不施
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
仰三州眷戀桑枌仁施草木信及麋麕昂然來歸
獨立無羣倪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葛
蒿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濆何以
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
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蘇軾

嗚呼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
既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
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懍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
壽考天實考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
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
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
國貴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
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
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

有夢吾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
喪方食哽咽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
我觴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蘇　軾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
是用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
有穆其言肅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
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廸好學而剛夫人
實使兄弟吾孫徽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
逢其頹病不能見年以訃聞自歛及葬醊奠莫親

匪愧于今有醜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

潁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　軾

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
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
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老將休付子斯
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
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讙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
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
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
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

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
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
復見頼人頼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
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蘇　軾

嗚呼士盛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
時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毀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
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爲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
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
平及慈訓則有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猶

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
壽楱在天考終非士鸛巢之應子孫其昌

祭柳仲遠文二首　蘇　軾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曰代日
遷逝者如風計來逾年一慟海徼摧胷破肝痛我
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壽南見孫矧我仲遠孝
友恭温天若成之從政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
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
米實勞且勤知止于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生如
內擯衛瘠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究愼

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求歸之魂嗚呼哀哉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三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慭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隋其目泉壤咫尺闊也有立氣貫金石我兒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堂天定勝人此語其必

再祭亡兄端明文　蘇轍

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為世

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于黃我竄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復簪紳俛仰幾何寵祿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蜒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颶來掀簷臥不得寐食不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雨對牀後勿有違進不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郟鄏山曰峨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還兄來自西於是盤桓卜告孟秋歸于其阡潁川有蘇夅自兄先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程頤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遘茲昌辰出為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為道出入屢更險夷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蕃入輔命相冊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志

有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季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慭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彼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扆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志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鑒丹誠而來顧

祭知命弟文　黃庭堅

君殁荊州我在萬里殁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惸特有兄弟夫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

盡白英風豪氣寓此一棺梆棺長號殆無生意公
私之計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
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
舉絕慟一觴君其尚饗

祭彭江州文　　曾肇

嗚呼器資忽不見其安之乎孰爲天生斯人而止
於斯乎人固忌子之獨立天亦責子之不詭隨乎
不然何以壽不躋於六十位不過四品卒泯默而
無施乎嗚呼器資凡世可貴學問文章言語政事
有一于茲足高士類而況居命行古蹈義依仁衆

人所趨而視若無有衆世所背而仔肩以身攖
穽當前而不避曾何得喪之足去此固聖賢之
自任豈止度越於時人至若孝友著於閨門信
義行於鄉閭處榮悴而無虧臨死生而不亂可
謂內外全德始終一貫實橫流之砥柱宜大廈
之棟幹柰何道未行於當世福未及於生靈忽飄
流於下國遂天閼於脩齡去此昭昭即彼冥冥有
志不就銜恨泉扃惟自立之卓偉亘萬世如日星
彼一時之苟得譬熠燿之與長庚嗚呼器資末俗
陵遲朋友道熄許與之分切瑳之益衆皆訑訑子

獨汲汲我生昏愚與世殊適惟子好我論心莫逆
我先我後子爲羽翼我有過咎子爲藥石子今云
亡有善詐責豈無他人莫如子直嗚呼器資念昔
太學相從之初綢繆繾綣二十年餘中間省闊並
典贊書出入風議惟予俱子如飛書豈受羈拘
有言不用去不須臾我亦遭讒自請州符跡有乖
隔心焉弗殊去歲京城子留我北中情莫宣相視
默默我行未幾子亦南遷數云契闊曾不經年尺
書未達已隔終天寢門一慟有淚如泉嗚呼器資
子討之來我適罪逐相念平生了然在目匍匐欲

往身有羈束千里寓辭以代號哭

代范樞密祭温公文　　張耒

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
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
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
室鉤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
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袞望之藹然冬暘夏冰赴
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聲國有正人析兹于萌
薙洗榮木求直於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
考體貌有德公嶽有嚴巖巖翼翼豈有未用不敢

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公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洎于它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啻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塵農慶於野兵休於邊燠爾慄寒養其飢孱無病于飢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此洮清洛獨樂之園嵩華春敷脩竹夏寒清酌脩然我招我從瑯瑯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之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脩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

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代祭劉貢甫文　張　耒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絕一世筆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聞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傍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藩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縶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宛朐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斥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遺而盡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竟何有云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笑談樽席安喜其當在耶臨此酒哉

祭張生文　張　舜民

嗚呼學者所以去鄉里離父母妻子甘淡薄盡勤勞繼晝夜而不息者知患其道之不至而不患乎身之不安也身安可以學道知愛其道以亡其身

亦蔽之深者也而吾子既死矣其知之乎否耶然諫諍之臣死於朝廷疆場之臣死於敵國吾子死於庠序其志一也有雖凶而無咎者吾子之謂乎嗚呼吾子年猶未壯敏而好學死乎數千里之外母老而失所養妻寡而失其依晚節末路委爲窮人天道固如何哉是可悲也已

祭王樞密文　　張　舜民

夫物有自小而致大積卑而致高唯豫章之材數年而過百尺騏驥之足一日而馳千里黃河發源而注海太華拔地而參天與夫命世之英特起之

士布衣負公輔之望小官蘊廊廟之器一旦遭時遇主建功立業奸邪望風而屏息賢者引類而畢征朝廷以之治安禮樂由是興起則豈特豫章騏驥黃河太華之比也其公之謂乎唯公少而居家則膺令名長而出任則有公望乘時設施自州縣之卑數年之間致位二府危言大節愯動天下之耳目明而可見者著以爲甲令隱而不露者杜患於未形拔榛穢棘正路廣開大奸雄黠束手梟首歷觀先世以來固有以兵武而克禍亂定策而安邦家者率皆塗炭驅除糜爛而後止曾未若雍容

於簾箔之前啓迪於方幅之內興利除害如醫者以毫芒之鍼刀圭之藥愈膏肓沉痼之疾不知其工妙之端也宜其天下爲之矚目二聖謂之有功孟子自謂放淫辭距詖行以承三聖程公之力較公之才固不在孟子之下然才高則多嫉位隆則招殃曾不旋踵讒言遂興未及中年百疾交作二聖方隆之眷而有亡亡之嘆八十待養之親而嬰哭子之情善人堂堂擯死略盡爲國家者將何賴焉始猶疑之人事今日乃知天椽自天復何言哉嗚呼公之存不能共致其力公之歿不能一哭其

門徒然予知有愧古昔遺詞揮淚靈乎歆哉

祭范忠宣公文　　陳　瓘

昔文正公在　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告如蓍龜兩遭黜榜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爲異各遵其時不述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遺政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直廢始

歸天子哀憐拜命涕洟其心不肯意有所施人願
公留爲帝龍變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吁疾
尚可爲錫以上劑臨遣國醫丁寧飭遂痊勿遲
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
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
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
終不昧忍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
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遼喬死不
志公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生靈願合朋黨願爲
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

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
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舊氣可以保生陽明之
經徧於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在絡連右首脉
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棄異取同異
我曰偏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
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喪我悲豈緣私
享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
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
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殁後公又亡矣
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可無
憾我亦奚傷

祭呂申公文　鄒浩

天祐上主篤生我公來對休運爲令人瑞面槐執
璧啓心而恭衆方窘迫公獨從容爰有因革論起
如蠭公徐一言翕然以從事已而默終日斂躬若
無所與莫測留中但見百官上下以功但見四夷
車書以同但見田野年穀以豐流離者復憔悴者
充白顛黃馘端若兒童爰笑爰語涵泳時雍朝廷
益尊勳業益隆殊尤俊偉益振家風人亦有言孰
不薦紳維公秉國始爲有臣人亦有言孰不是似

維公肯構始爲有子竊惟公初信非凡人情不聲
色學不空文西山之清孟軻之醇德盛行高孰與
擬倫如古寶器如時慶雲世獲覩者倍萬懽忻所
以施設如前所陳公昔去位君子但傷比登三事
交賀壺觴宜其昊天俾壽而康曷爲不仁禍降非
常兩楹入夢中台坼光歲值龍蛇遽爾云亡嶪岌
大厦摧其棟梁爰自二聖迄極八荒知與不知失
聲霑裳顧如某者頃在廣陵辱公青眼收之門庭
旹從應格薦其姓名每及人物猥賜題評遂令疎
賤聞于公卿重念參侍屏息人後未嘗請間敢祈

公售爾來日月不爲不久文章工乎問學正不公
竟不問不考其有若爲憐之久而益厚仰惟此恩
山嶽在首吉卜伊邇將舉神臀義當捨官躬設雞
酒願莫之遂視古則醜寓兹一奠以昭不苟公騎
箕尾寧來歆受

祭王和甫文　　田　晝

惟公心符於跡實稱其名包含蘊蓄見於力行頃
在并府參討機務韓侯于宣城彼西土發民四萬
以踵其武將臣依違莫敢或啎公曰不然深入賊
所師于之用兹亦焉取振旅言旋書可插羽毋空

我師秖以餌虜我言有成帝用嘉止陟於陪屬亦
既顯仕士有險膺冥人危機媢彼技能擬於文詞
量靡隱過舉吉毛起公獨當之卒免於死明明天
子從諫如流爰屬星變直言是求敢謂臣隣不藏
其謀厚斂竭作變則有由權尹王鐵剖煩析微游
刃壽騁風颷夔飛曾未百日徃扞告空夷人駭觀
邦史奏公遺書上變莫延無辜公摘其姦弭於須
臾立封萬計終以不從請師文王掩骼埋骴乃發
冤隱乃治強梗貴幸側目權豪斂衽遂踦丞轄天
子是毗正人所倚細民所賴有夏多罪天命徂征

鼠奔鳥竄師老于行　皇帝震怒載整其旅簡期
授材恢我疆圉內爲鄉士噤不一語外焉方鎮則
惟所舉公力如虎公乃有陳豈不來威眷此下民
皇帝曰都汝惟可信一言罷師天子神聖其惠伊
何曰竭其逋其恕伊何曰緩其獄忠烈允著仁風
載穆孰是勳庸而不公屬法吏沾沾吹毛刻骨陵
藉衣冠狐鳴豕突有如公者致於彈文竟坐婁墨
廢其終身與僞在下實公貽恥勿俾埋沉式穀以
位孅佞截截心折膽落嫉公居中肆是讒謪出領
大邦曰昇與青周旋揚歷晚殿于并政尚寬大存

綏弔惸肆靖我境其隱如城公在帷幄恩威延延
彼蠢者羌毋敢犯邊施及卒伍以至降虜祝公百
年稽顙蹈舞胡爲遇疾奄見殂殁疇昔起之以定
王國於皇聖君誰適謀矣哲人去亡梁木顛矣嗟
嗟之毗靡所依矣銜祭巷泣嗟何及矣維昔不肖
徃官江濆龍褰鳳翥始見偉人平生知己世無擬
倫執手上堂得於逡巡匪惟知之抑又存之保釐
我躬燕及其私自時契闊亦復流離川塗阻越夢
寐懷思旌旆北來言適大鹵迎拜霍丘笑言如故
恩斯閔斯公意愈隆引真幕府獻醻從容謂公壽

康歸相天子乃令冥冥聲采頓委天明在上品物在下巍巍堂堂遽即長夜我心傷悲公葬有期念非古人懷禄在兹旐車髣髴與公永違致彼薄奠有愧公知嗚呼哀哉

祭范德孺文　畢仲游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既偉公氣亦英黃河淼海閻關共行公矜我戇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鏗鍧有聲既顯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熙帥并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寧屬韃聽命其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

兵及公尹洛以嚴輔明下教既悉摘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爲畇家家畏公如公是隣宿姦巨猾鬼蜮竟淪擊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斂手以公爲神凡人之情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凡人之情好寛喜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懌而以爲病乃獨懷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遠而難窺人樂其大而忘其私不然則公不足爲奇矧公門户奕世顯榮太師爲父相轄爲兄公又崛起岌業崢嶸宜繼三人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廢于家匪公匪卿二邊倚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

夫倏與人言公用爽虜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未之用而公已薨嗚呼哀哉吉人今喪矣胸中之奇包而往矣威名氣像豈可爲矣子未小生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恍如夢矣嗚呼哀哉

祭陳了翁文　游酢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疑知徹經綸大猷如挈裘領灼知幾先眇綿作昞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者讋蓍龜有稽可觀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

知陷穽之横其前也陋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奥約彌久妻孥裕然昳晦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爲墨平生拯飢任重一身吾知其爲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乏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塗邅迴萬狀而淪於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可以託心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訃而達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盍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

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泝其源乎寓奠一觴聊薦悃愊東望傷懷涕落橫臆

祭程伊川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于心伊　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於世衆乃以爲迂也雖尚德者以爲卓絶之行而忠信以爲乎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會冥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

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可得而形也雖太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或觀乎禮學者賴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眞死其乃已自我之見七年于玆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其猶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絶則吾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凄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傾

祭鄭庭誨文　毛滂

石梁欝然上有佳氣下走清湍昔聞異人相攜盤

桓家寰至今漁樵所安嘗意山間人必有異下乃君廬長廊甲第記初識君在稠人中孤羆傲兀知不可籠一見傾蓋定交尊俎豈惟姻聯氣則相計子才闒茸寡諧於世所賴得君差彊人意奮然高談氣蓋一座有非吾曹瞪目欲唾君眞偉人秀眉奇狀使當平學仕必人上退託於酒日飲亡何羽衣岸巾枕麴而哦小詩立成晚更婉熟不樸不固元和賸馥揮金如土結客如市遠韻翛然形骸之外名利之徒其豔如髮敗意苦心十居七八開口一笑人生能幾君醉不知笑以沒齒君年不足行

樂則過胡用百憂齒拙髮疏囊裹予西征相酌以酒酣歌悲壯起舞爲壽予謂此別行當來歸當益釀酒從君遨嬉予歸酒熟君不復臨有佳風月如聆車音薦酒君堂予目泫然呼君不聞是豈醉眠

皇朝文鑑第一百三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祭文

祈雨祭漢景帝文　歐陽脩
祭城隍神文　歐陽脩
祈雨祭漢高帝文　歐陽脩
北嶽祈雨文　宋祁
祭左丘明文　黃晞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呂誨
諸廟謝雨文　曾鞏
福州諸溪禱雨文　曾鞏
始定時薦告廟文　張載
告擒西番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蘇軾
禱雨社稷四首　蘇軾
祭戰馬文　路振

謚議

孫奭宣公議　宋祁
張忠定謚議　劉敞
趙僖質謚議　劉敞
陳執中謚榮靈議　韓維
歐陽文忠公謚議　李清臣

范忠宣公謚議　鄧忠臣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歐陽脩

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且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為也況滁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吏有司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某輙以此為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為黷神宜降殃于某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雨得也民之幸也某之願也

北嶽祈雨文　宋祁

自冬無雪大寒不效宿麥枯槁涉春之仲土脈凍泮天候愈高暖氣蚤來癘鬼挾疫以中齊人寒咳僵仆赫埃蒙田耒耜弗施夫家愁嘆疾首無訢生待飢虛臣荷二千石印綬克長此邦部九州軍地幅員千里民有不獲匪臣孰司臨政不敏御下弗

事神不虔怨詛騰布爲疾爲旱職臣所召向者
已遣府從事投訴祠闕冀蒙嘉生而涉月踰歲大
和閉鬱終風連朝雲合輒披臣日　自省不知所
救惟身多罪蔽暗懦愚非帝所赦不敢逃誅斯民
何辜罹此亢戹孩耋相持驅就困窮有仁如帝而
不垂閔惻聞古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山川能出雲
爲風雨見怪物福庇其下而血食之自侯以降養
犧儲醪毖伏進薦或倫或嘗不敢有貳以能爲之
主也惟帝所宅乃州之望何材不取何變不除然
則蓄而泄之沛潤千里振洗燠焚奮張萌芽滋液

流浸啓侑有年是岳所以主而州所以爲望也人
能事神神能庇人方窮而訴必見哀情物薄請豐
所恃至誠

祭左丘明文　黃晞

噫嘻嗚呼天地何私鍾才特殊胷羅萬象器函八
隅亮形舜胥禹步湯趨巍巍左丘千古德孤周辱
魯誇玉石混淪何王何侯何主何奴見哭朝陽孤
巢國都丁艱憤辰閉目涕裾捉簡磨鉛申杼踟躕
仲尼經之神居緯諸百王千法電熠霞鋪浮忠暴
孝寘姦磔謏弗官而賞弗斧而誅雲龍諸乾麟鳳

怡愉星紀二十鱗如糅如後俗荒醉履捷迷途趾
步咫尺荆棘扶踈鄒夾公穀不式不誤侵官盜位
犯禁羅辜指白爲赤鷙聾毆愚太陽無色殘燈有
餘惟聖作古降聖畀區四子於是析言厚誣仲舒
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髓徒信皮膚有漢後葉方
漏本書子駿元凱怒氣虹舒赤地申力横流展圖
大年倏臻平原罔虞凜然千祀清風襲予時移事
遠迷終反初陸淳啖趙信吠空虛黃鍾成習夸紫
亂朱方孩鄰躅作氣跌跌骨幹葱弱吻齦乳濡張
脣吱齒哃嘻囁嚅狂聖姝厲齊鑣並驅蝸口蟬腹

性梟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鉄孰先而師孰後而
徒更唱迭和蠅喧蟆吁噫嘻嗚呼有梟者子食母
含腴有梟之士爲儒賊儒古人有法磔爾之軀少
宰司寇木偶屍蛆拆劍尺鐵土蝕階除旁徨觀者
血迸睛枯歲次庚寅假道曹墟秀領參天苦霧冥
紆瘖寐晷刻眇蠻冥符驚醒咸嗟肅齋造祠酌水
投文噫嘻嗚呼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呂誨

惟神道靈水府雄據長江濟物利人載在祀典然
颶波重阻帆檣交會物化貿遷者商人之利也又

如冒官賦墨侵漁下民重裝以還者貪吏之利也是皆行險徼幸日進乎里而不知其殛者利汨於中宜計於險易一有傾覆固其宜矣至若艫尾相喻舉錘致石遠奉公上固有期會宜得已者又況忠臣義士忘軀報國一言忤時謫斥萬里雖葬於魚腹未厭仇人之欲與夫徇福誠異趣爾意天地設險阻舟楫濟不通皆有所謂神據險阻受國封爵濟物利人福善禍淫乃其職爾今狂蛟肆怒乘風鼓浪恣其覆沒阽危若是果威靈不能制耶彼安濟者皆其幸耶某六年中再得罪沿泝上下者

四移塵晉陽舟次于是適值風濤幾爲淪溺三日未霽故具牢醴禱所誠神其鑒焉

諸廟謝雨文　曾鞏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欲不能與所惡不能去自恕以竊食不知其可媿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某者任職於外六年于茲而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爲酒醴牲饔以報神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水有年則神亦無窮有依于人

福州鱔溪禱雨文　曾鞏

嗟呼旱也誰則爲之芃芃之稼將槁而萎嗷嗷之衆曷望而依爲閩屬者寇賊之羅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羣百十睢睢跳浪出沒負力乘巇亦有爲渠諸偷所推相望某布未受事羈室家莫寧遠近以疑我畜以柔亦震以威從有法賞不從係纍或擾而序或就縲紲逮歲朔易盡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舍樸而嬉士馬亦奮桓桓騤騤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邦初亦難饑今宇寧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廩實尚微若歲大

熟如梁如茨如陵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鬬式于永世方始在茲今此大田既碩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爲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祗神有顯號天子所躋萎能起之槁能澤之胡能有餘斂而不施我用卜日登薦以馳即告潭側尚其聽之攘除驕陽勝雲彌霄播爲甘液霈洒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熄偷與爭長置刑措人於報享豈有斁思

始定時薦告廟文　張載

自周衰禮壞秦暴學滅天下不知鬼神之誠繼孝之厚致喪祭失節報享失虔狃尚浮圖可恥之爲

雜信流俗無稽之論世代寖久習爲厥常載私淑
祖考遺訓聖賢簡書歲恥月慙朝僨夕惕比用贈
拜愧汗不容自安竊自去秋以來稍罷無謂節名
閭閻俗具一用拜朔之辰移就新薦然而四時正
祀尚未講脩禮謂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用四
孟薦用仲月載於秩命乃視天子中士當用四仲
擇日申薦成禮故議自今春二月爲始決用四時
分至之日舉行常儀然尚懼採擇之未明恬俗之
易駭或財用不足或時不得爲未免雜用褻味燕
器參從近事違爾變制要之所安恭惟考妣恩明
尚賜矜享間有未盡仍幸稍益改脩方歲之初不
敢不告惟賜鑒諒幸甚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蘇　軾

大猾擭會必有指縱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
勞㥘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
寧中董氊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
疆蓋爲民除蟊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
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比連拓拔申命諸
將擇利而行旋聞徧師無性不克吏士用命爭酬

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
戌生擒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
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
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禱雨社稷四首　蘇　軾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陰之義陽亢不
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
病告錫之一雨雪民敢無報

右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
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
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

右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稼其間有
麥如賜得涼如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忍此
雨雪敢求其佗尚憫此麥

右稷神

惟神之生稼穡是力靡身爲民尚莫顧惜矧今在
天與天同功召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
無水我求於神亦太亟矣

右后稷

祭戰馬文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恇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

房駟之精降爲驪騂泉水呀風流沙激霆虎脊孤

聳龍媒鶩獰丹髦曉霞的顙秋星萃方兼骻宜乘旋膺嶁臚角起方昔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研筋舒脉張獸惡恐嗟虬獰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戎人負紖武士索鐵前遷後突雷動地裂忽攙一而制百終伏過而授紲戎官勔勔歲入券書踣踵齋畢遐平鬼區名駒大駘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驅侖僭蜀歸吳蟾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蹀而齧或駛而吼廄稽申禁騏駿何多帝命神物來極遠道闕之于內廏養之于外阜飲以王池秣之瑤草窮冬龐塵入我河滑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關外之武臣瑚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師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嗟嗟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餓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返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誤生芻致祭弊帷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諡議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諡議　宋祁

博士宋祁議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暢和吸粹儲爲英華在布衣韋帶有深沈不器之韻綏玦彈冠賓于王門是時宋興四十餘歲天子上文嚮學開太平之原薪楢髦士充布臺閣而未有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經生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知遠易之肆而隱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勸講授爲薦紳倡始執據聖道洮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珩璜所觸自然宮徵

歷官上庠居爲時宗旣而籍內禁閤䟽諫省駁曹之任入進其勲出詆其辭抵鮮罔憚職衮無闕在蹇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納誨惟僕射舉之愛莫助之屬今上濬明厥初物色舊老齎膺丹書之問進對華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躋聖枋棠稽古寬中眇論惟僕射有之是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稅駕天文褒餞士倫嗟艳俾耆而艾以殁元身大君屢朝行路相弔賻布所須一出長府密章加等昭飭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謚法體和居中曰宣善問周達曰宣如僕射勲躬彌沖

在醜忘競不居物累不爲溢憎其讓如范宣其慎如子孺能體和矣內治家事外施邦政接士無貌言視神無媿辭協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成束脩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以經哲秉猷敷賁皇極遐遠時發常如不及以年得謝嚮考終之福生平素守鮮如晨葩信善問矣達白紬次百餘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冊府副在家極推明則董仲舒博洽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謚曰宣謹議

張忠定謚議　劉　敞

太常禮院謚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　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喜破産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爲文折節受學則奕厲明白務求道眞至於策名試吏佽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已失時蓋有古賢之風而　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貨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佗臨涖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

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到于今稱之蓋君之屬任一則士之報施重其不然歟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己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末年以疾害於朝謁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爲恨今主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曰廉方公正安民大慮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克太史之錄謹議

趙僖質謚議　劉　敞

議曰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

聲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事三朝嘗列四輔謀謨之益施爲之效蓋多有矣然而入則極論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德大臣之宜亦其天性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僖質稽類揣稱竊以爲允謹議

陳執中謚榮靈議　　韓　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

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疎薄自絀聽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絶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謚議　　李　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
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

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爲最多如太師眞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吏持衆議白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加獻爲文獻無已則忠爲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文獻嘗犯廟謚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　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又　英宗繼體　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

宮闈迄于　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
洞達明白無所掀隱不肯曲意順俗以求自便安
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疾士
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
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
臣為謚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傅之以忠議者之
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范忠宣公謚議　　　鄧　忠臣

伏惟太常寺定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謚議如前
議曰謚法云慮國忘家曰忠善聞周達曰宣古之

慮國忘家者固嘗有焉兼之善聞周達者蓋亦鮮
矣全是二美得之純仁太常既易其名博士又為
之議移文覆訂屬于考功忠臣按純仁為大臣之
子布被脫粟而不以為非都上公之司袞衣繡裳
而不以為泰要終原始考實求聲歷事五朝堅持
一節厚同宗之族猶葛藟之庇本根見慢上之人
如鷹鸇之逐鳥雀凡言責與官守皆諫行而計從
讜論嘉謀確乎其不拔令名廣譽闇然而日彰在
畎畝未嘗忘君思飢溺不獲由己作尚書解以進
如宋璟之為元龜抗濮園議以閑如師丹之為黃
耇臨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得小大之情矜而不喜
每思捐身而開策所願休兵而息民秖知扶危而
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文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
無白圭之玷而外華頃緣秉鈞適丁連茹方讒言
亂國而明察確之無實洎蔡黨投名而謂大防之
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
形於色憤發至誠非止救當時正人端士之纖羅
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己為國惜
賢與言嗟嘆使人於邑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
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

甚屈原之忠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惟天知善
惟君知臣適訪落之初年講圖舊之新政側席南
望而決浮雲之蔽擁節東歸而訴零雨其濛公望
益隆恩數彌渥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
塗欲入覲則未能願養疾者益懇改元三日以不
起聞　天子於是震悼輟朝賻贈加等告其第開
府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賜世濟忠直之碑人臣
哀榮無以尚此古學有訓阿衡詎專美乎商君違
不忘臧孫將有後於魯古之遺直今也則亡謚曰
忠宣於義為允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行狀

馮侍講行狀　宋祁
張文定公行狀　宋祁
馮侍講行狀　宋祁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始平人四代祖官廣州唐末關輔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僑斷士人故三世食其祿　太祖定廣公之禰本劉氏日御國除始爲王官授保章正老病免遂占數都内公少嗜學保章君不欲公疇其業使從故僕射孫宣公授五經大義又友博士崔頤正遠冠還立博覽外嗛嗛若不足中敏力甚自經典故訓祖襲師承穿穴莛楹皆能駕其說浸弄翰爲詞章默而有沉鬱之思出入服褎衣習矩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以俚語謗之不妄交遊惟樂安孫賀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三人皆直諒而材故號四友家貧盛冬無薪爍夜輙市瓶酒與圭對經研摧一再酌以自温或達旦不瞑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士調臨江縣尉再朞罷會講貟缺詔冬集吏能明經得自言試可公往應今時諫議大夫謝泌

領選精果有風鑒見公儒者嘻笑曰吾聞古治一經至皓首生能盡善也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奇其對因抉經義疑晦者廷問參詰公條陳詳諳言簡氣原謝抵掌嗟伏即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公卿大夫家爭欲屈公授道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程覆俊選公待詔殿中帝讀易至泰卦命說其義公既道緜彖去因本君臣感會所以輔相財成者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度藏秘冊置學士待制等貟爲搢紳礬處時用尚書工部郎中李虛己兵部貟外郎李行簡待制是時公仕資淺故以太子中允充直閤直閤蓋由公始數召入與二李賜清閒說易盡上下經帝嘗稱公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先是　今上在儲闈帝欲得耆艾長者使之勸學訪於宰相時太尉文正公以公對或者謂公言差少罷不用更用博陵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帝即擢公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它職如舊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識

一日召至第先使諸子質經義密視其人淹粹亮愔乃自見之授其老子它日令詣府與執政衆試巳而爲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焉公由孤生挾儒術進出入十餘年銷玉華綬與諸儒獻歌頌數得進見　兩宮所以褒禮賜予尤渥便蕃光明爲時宗國器當世休之　今上嗣位改尚書工部員外郎升爲直學士兼侍講未幾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邇進公得孫同列以爲寵孫得公亦自以知人爲多兩人提衡諷道上益嚮學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天聖元年判

登聞檢院明年判國子監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時天下皆計參陪公協力程綜片善必錄雖鉤擿臬平不計其公未幾正爲學士當是時天子念先帝盛烈裁績信書爲一王言故貳卿中山劉公筠今資政殿學士常山宋公綬丞相潁川陳公同領史事而已丞相爲開封府浩穰劇三輔乃罷史官諸公亟以公請詔從之書閱兩朝論次筆削者衆至是褒懲謹嚴近古風烈矣其十一月燎祭南郊爲鹵簿使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公兼有且優爲之又判尚書都

省俄爲三班院歲餘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爲吏部流內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既考室謝享宗廟又爲鹵簿使以赦令例遷給事中明年耕耤田使任如廟禮俄爲莊獻莊懿二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莊懿之未祔也壖都城右郊公嘗假鴻臚護其葬及梓宮之還斥上沮墋近戚詆公監視亡狀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二職出守河陽辭得見上但頓首引咎自請治郡滿三年奉計以報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留公柄臣悔欲弗遣公固願行到部

以清靜稱不作條教令左僕射王沂公自洛師入覲爲上言馮某東朝儁老不宜以纖芥棄外上亦意合即日馳傳詔公景祐二年春二月至日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公既還朝自以羽翼舊人身託勸講宜出入諷議不苟默而已乃獻金華五箴彌遑告猷詞兼婉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會上留意雅樂閱經文殘缺規創大典夏四月詔公領修樂書俄復爲南郊鹵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上號其書爲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賞勞也

公素有聴藝不堪趨拜四年春病寖劇告未滿三
月會小瘳公自力造朝未幾病復甚氣上逆害言
語後四月戊戌終于正寢上聞訃震悼以本曹尚
書告其柩賻錢三十萬絹百匹醪米牢具稱之賚
賵之所以優加君臣之際深矣公之配夫人周氏
封臨汝郡無息以兄之子大理評事謏爲嗣公殁
夫人命謏以衰　經即次於殯東會詔到門問公
親屬夫人即表公遺命詔可擢謏衛尉寺丞謏子
二人釋褐並爲將作監主簿邺孤厚忠之恩乃如
是是其德巳侈大哉公自褫巾至捐館進階及勳

各六詔爵五封戸五加而再實其食如令畧焉志
閑素恬於仕進無表襮之飾雖當路諸公率賀弔
一與衆往異時不造也門無雜賓惟經生朔望承
問及搢紳道義交數人而已接士以禮雖新進後
世與之鈞終日談便便惟謹無戲言墮色是以受
詔入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恆恪以得之不呼僧及
道士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未始
爲世之所爲齋薦者惟卒哭後遇祭日與數門生
誦說孝經而巳罕語浮屠氏亦不誦言排訾之薦
萬褸裋可以動氣骸者皆不動近不問家產增損

晝治官事夜還讀書暬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博
練自臺閣文書故新品式叢彰紛厖有所咨訪者
咸能記之太學禁闈容臣三局閱二十年仍其任
本不徙不忘故也尤精易及揚雄方部學初公七
歲母夫人令授易是夕夢公吞紺蓮夫人旦而撫
公曰兒善讀此後必貴顯　眞宗果以識拔晩年
愈刻志率三日一讀又欲爲子雲諸首作章句且
患宋衷陸績范叔明宋惟幹漫漶舛駭思盡黜之
最後得唐王涯註以爲差近先作釋文一篇欲遂
因王說而補正之亦終不果公嘗預註　先帝集

同修國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并義疏采獲是
正多得其眞同修玉牒分撰國朝會要未克就生
平著述無編次家人搜摭得數百篇清緻平粹及
在禁署益遹雅務爲溫純而采加焉居三城作詩
百餘章推己指物曠而不怨有雅人餘風性寛厚
多恕當官下未嘗以罪平鐫吏吏亦畏其明而安
其仁樂道人之善好與人爲善無議事不肯自意
出大者薦之二府小者與其屬聯請類多不可紀
公一無建白者其遠名若此然內剛有守不流於
衆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尺因裁十二律以

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其私老師宿工者皆畏不
敢議後有建言其非者上未有以決遣中人即太
常下含問公新樂以縱黍定尺寧有非邪公即摘
班固律曆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横黍度
寸今以縱亂横其法非是中人馳入明日上坐邇
英閤語公曰尚考正大樂患其寖高而急今也下
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聲言是矣因出横黍
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校衡斗
皆不讎當是時微公言幾無發其繆者假有之果
且不能取信於上傳曰仁人之言固博而利歟公

前發三日屬于一二僚執曰吾仕願素足今無一
私以干縣官惟是窀穸累諸君已而得遺禮之文
諄諄納忠訖無它語用是中外尤痛惜之公友隴
西李公淑敕故吏相讓以終事嗚呼公有佐王之
材不自顯雖持橐珥筆在省户爲名命訓辭所出
裁十二三使公當其時而稍自崖異不難於進益發
素藴幸而十四五且次入衡衙不爲婆娑遲蹇如
今章章矣雖然命有屈於公公無不慊於道使素
繄淸埃奮厲無窮薄夫（光宗嫌諱）奪夫懼百世之後呻
簡想風者以輩曾臧文仲漢賈誼董仲舒彼此相

易寧有失得聞耶某輒以曾貫儀範刊綴音典皆
爲公屬及此緒訓又參聞之故公治行之全頗獲
詳究今日月有期矣官在三品法當得謚謹用第
述上於有司節謚受名請遵故實謹狀

張文定公行狀　宋　祁

張詠字復之年七十惟公稟尊嚴之氣凝隱正之
量奥在羈貫不偕兒曹嶷然志嚮高自標置就外
傅即覽羣經書必味於義根學乃知於言選家貧
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綴輒据庭樹槁
枝而瞑苟不終篇未嘗就舍磚礫若多節點表大

厦之材居然晚器弗示良工之朴太原王搏名知
人見公懾然異之獨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鄉
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祭酒
當之矣公謝不敢當興國四年始遊鄴下與故上
谷寇公準推轂引重時屬鄉里命秀方國試言府
將雅欽公名議爲舉首夙儒張覃者悃愊有行蹟
畧少文公即以擻謁府盛稱其長覃終得薦公爲
之下黨茅有吉爵砥相先譚夷之風一變河朔明
年進士及第釋褐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尤厲風
迹大江之南民裕文弊因以手而上下獄爲人而

重輕公廉知其狀痛繩以法精力於職擿伏如神
洗其鍥薄鎮之忠厚吏樂其職多一笑而歸休民
協攸居或減年而從役就改將作監丞著作佐郎
解秩授太子中允閤掌麟州軍事夏臺弗靖西戎
方強公繕起亭鄣精明烽火坐賛叔敖秉羽之策
多參嫖姚穿土之樂伐謀取勝西鄙以安端拱紀
元天田躬籍轉祕書丞明年充禮部考試官已事
復倅相州一懽之年始為親解百斤之牘終以懇
辭乞董濮上市征以便迎養詔可其奏月餘召賜
五品服知浚儀縣俄為荊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該

上世咨其清刻罷太守姦贓疲懦者十數人悉條
所部廢格於弊者百餘事稜威所振吏皆股弁察
廉使上其理狀璽書襃美三年遷太常爲郎中再
旬乘馹赴覲加錫金紫翌日遷度部爲郎中再旬
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判銀臺承進司門下
封駁事兼三班院河東大將張永德小校犯法因
笞而死詔按其罪公即封還制書白上曰永德爲
國牙爪居天下勁兵處若以一部曲摧辱主帥臣
恐有輕上之心不納因不關銀臺而下菖譙讓未
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公復爭前事上輒優容

誚之會賊順緣閒坤維搖亂偏師數萬鼓行而西
太宗以爲潢池弄赤子之兵荆棘生大軍之後疇
咨上輔崇簡守臣參豫武功蘇易簡白上曰某甫
可屬大事當一面若奉將威命降諭劇賊 陛下
高枕永無西顧之憂矣乃命公知益州揆日占謝
賜白金一百四十斤鴻鄉出郊不復內御子顏引
道初無辨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潛
簿所賜上還長府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
道二年改兵部猶爲郎中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
喪思詔奪服陽秋之義不以家事爲辭禮經所執

亦推順變之人眞考嗣曆邇臣均霈即拜諫議大
夫歸朝遷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拜御史丞咸平二
年知貢舉杜絕書謁時稱得人夏改工部侍郎知
杭州五年移京兆明年轉刑部復爲樞密直學士
再知益州尋加吏部猶爲侍郎景德三年罷歸領
三班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生瘍於腦至是弗損
家第賜告環中造適移狀言上酷請外藩尋知金
陵兼江南安撫使岱宗成禮改尚書左丞昇人以
秩滿願留即拜工部汾脽飲至又進禮部皆爲尚
書疾劇還臺求訪高手拜封雲頭之奏願遂角巾

之遊魏舒之先行後言人無知其去位平津之何
恙不已詔益勉於存神待違半年必於得謝上不
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遂終
于理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究宗工其萎知仁
均哀殲我何贖邦人毁祠而爲諱道路舉音以過
喪　眞宗聞訃震嗟追贈尚書左僕射以天禧四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宛丘縣孝悌鄉
謝村焉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
郡夫人王氏即河陽節度使顯之女允執婦道以
佐君子後公三年而殁子從賀以父任累遷至衞

尉丞居公之喪一月以毁而夭女一人適故内相
王公禹偁子嘉祐母弟誂以公延賞今爲虞部員
外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綽曰紳咸以忠厚世其
家公階至正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封三
千七百戸實戸四百其大較也公姿宇爽邁謀謨
沉敏道架俗表氣籠霄極任節使已然諾不窕不
㩉如玉如瑩脩詞立誠博見強志鄙書隸而賓蓋
成陰佐郡被邊遭時右武入蛤封而試馬回筴若
縈張𩭹步以射侯捨矢如破總物纖密絶人遠甚
及夫司封騐則詳言粹儀有任隗之洸正總臺憲

則推姦觸佞有傅試之剛簡治益部也宿師屯結
縣官之食掾史摶手狂狡啓心公乃賤售益鹽翔
貴囷米貿遷鍾豆諷告鄉縣民或妄言沮公公斬
之以徇自是見糧大集戰士倍氣矣自不逞挺亂
重城晏閉主帥王繼恩上官正頓師入保埋根不
進坐失脫免之拒居若賈胡之留公以爲將不親
行衆不可使乃勸正自當一隊以賈舉勇正許諾
行有日矣公慮其不進於是椎牛宿帳具出餞之
禮中坐酒酣親舉爵屬尉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
蒙國恩厚恐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擣冠壘盡其噍

類平定之日東向以報目見朝廷舉萬年之觴豈
不快耶若猶老師逸囚疲民曠日即此地還爲汝
死處也正由此車行突入詭道兼進殊死鏖戰盡
俘凱旋公乃出車勞動擬金大會以次論獲先命
行賞皆伏公氣決不敢迎視繼恩帳下卒縋城夜
逸吏執以告公惡與繼恩不叶即命縶投眢井一
府無知者先時劫掠之際誣漆尤衆脅從有狀歸
訴無階各保營壁共懷猜貳公以爲鹿不擇陰既
亡生路虫入其腹懼益厲階亟下符核鎸說赳宿
宥其枝黨縱歸田里譬以大恩試無敢累及再任

也屬六贏南牧靈旗薄伐公處遠夷爲變欲出意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凜然人望遂臻靖嘉每吏牘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決人皆厭伏罰既值罪案無廋情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爲誡民集鏤墨傳布雖張敞之爲京兆時時越法縱舍黃霸之守潁川人人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杭也遘民薦飢方蜡不啓稻蟹無種原田苦藝民挾鹽利以冒公禁者日數百輩公一切管遣不徇彝法邏戍人啓曰法亂如是人將安禁公勞之曰餘杭十萬戶飢者七八弗挾鹽利無復

生意若暴禁之彼將圜視衡擊以擾居者則爲亂大矣爾曹第丮之俟其歲定則太守復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歉人無叛命者富家子與壻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壻曰彼先子有治命壻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酹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沖孺託養於壻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壻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壻於是二人號慟以爲神明公之操決率是類也原其遇二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偕顯入座也以方格見信故言與行危本乎直清貫以忠恕無

乞靈徼福無入非鬼責履重剛不險臨大節不奪癸藿弗採於猛獸山川寧捨於騂角若夫安世之恨謝公歸之滅私大有之文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末極柄用遽從勝理上欲爲相者數矣天之不憖也悲夫公雅好著文深切驚邁以不偶俗尚自號乖崖公尤善詩筆必覈情理故重次薛能詩序之曰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生平論著仲氏詵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內外歸之日無搢紳之妄無雜弔之賓終齊事而乃瞑取禪書而頌德漢廷諸老恨王駿之不俟天下之人爲隴西而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撫令猷以須史闕謹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行狀

司馬温公行狀　蘇軾

司馬温公行狀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温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温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温國公母聶氏贈温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

陜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没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

真宗　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凛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毁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太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

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

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窮野河西者長
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
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
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
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
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
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
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
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
謂之麟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然而至不

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
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
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
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
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
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
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直言策入
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
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
亦以爲當黜 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

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
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
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
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
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
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
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
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
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
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鎭書此大

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
是鎭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
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
時 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
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
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
意 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
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 陛下自以意諭宰
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
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

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
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
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
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曰君與
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
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
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
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　陛下欣然無
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

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
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
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
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
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天下莫敢違
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　英宗判宗
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
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
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
識聞之足以知　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

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
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
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　英宗
遂受命兖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
太宗時姚坦爲兖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
疾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
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　太宗怒曰王年少
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
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之子　眞宗之妹
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　陛下敎

子以　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
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
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　陛下追念
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
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旣責降公主
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
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
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
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
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

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濞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堦級於用法有疑其餘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奏益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爾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 仁宗崩 英宗以哀毀致疾 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 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 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

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 英宗疾旣平 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閒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 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 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 陛下以慰母心爾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閒百端賴先帝不聽及 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搆 兩宮

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
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
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
閒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
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
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遊之人不能
復反南畝強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
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
廣淵除直集賢殿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
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

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
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
人不用今廣淵當　仁宗之世私自結於　陛下
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
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
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
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
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
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稿為案
至今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

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
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
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
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
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
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
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
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
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
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

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
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
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
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
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　神宗即位首擢
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
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
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
制詔可也公曰　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
士取高等而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

至閤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
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
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
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旣繼之言宰相
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受禮存羊則不可已
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
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旣出
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
誠可罪然 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
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

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
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 仁宗其後
以獻 英宗今以獻 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
是矣公在 英宗時與呂誨同論 祖宗之制勾
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則出近
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廪給非 祖宗大
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内侍省押班今除張
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
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内臣居簡亦
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

言近者王中正往陜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
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
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 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
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
人言事之有無惟 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
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郎直省官鄭
昭選等四人爲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
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
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
使厮役爲之 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

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步
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
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
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
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
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
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
以救其命 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
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
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

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
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
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
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
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
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
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
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 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
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
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羣臣復

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
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
之也願 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
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
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
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
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
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
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

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
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
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
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
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
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
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
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
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

留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
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
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
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 明主裁擇上曰朕意
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
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
官者公薦呂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
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
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
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

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
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
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
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
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䟽逆陳其
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
天下傳誦以爲公眞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公司
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
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
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

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
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
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
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
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
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
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
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

臣爲條例司官爾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
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
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
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
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
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
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
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 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
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
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

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
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
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
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
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汹汹
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
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
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
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
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

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陜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

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

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返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今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輙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

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皺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皺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

若之軍與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
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
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
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
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
六水利此尤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
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
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
詳壹感槩親書緘封置臥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
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

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
政殿學士　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
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
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
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
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
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
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
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

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
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
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太皇太后封詔草
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
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
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
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
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
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　太皇太后已
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内覘者止御前

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
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
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
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
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
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　先帝新棄天下
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
恩遷通議大夫初　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
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
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

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　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　二聖嗣位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説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

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暴横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悦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

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

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

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
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
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
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令文臣
陞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
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閒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
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
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内東門子康扶
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
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

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
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
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公知無不爲
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
西府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
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
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襚以一品禮
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
部侍郎趙瞻入内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
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

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
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
於洛往來陜郊陜洛閒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
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
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
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
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産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
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
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

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
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
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
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
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
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録二
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
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德
論二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註

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
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
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
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
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
爲通志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
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
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
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
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

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敘賜名資
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
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
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
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公歷事　四朝皆爲人主所
敬然　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
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
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　神宗識其意
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

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
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　先帝可謂知
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
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
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行狀

程伯淳行狀　程頤
田明之行狀　劉跂

程伯淳行狀　程頤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

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　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彊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

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先生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朞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

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盡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　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萬一千作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

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

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

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彊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

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
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
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
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貯粟邊郡所費大
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
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
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
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爲仇先生盡知民産厚薄
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
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

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
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
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
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
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
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
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知先生名
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
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

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
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
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
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神宗俯身拱手曰
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 陛下奈何輕天下
士 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
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 神宗陳君
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 神宗始疑其

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 神宗曰此堯舜之
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
也荆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
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
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
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
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荆
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
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
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

懇求外補　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　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　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

得不死者蓋前後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懽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

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卒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

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秩改太常丞　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

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
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
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　神宗皆不許既而手
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
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
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
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
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彊盜不減十餘發
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
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

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
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
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
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
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
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
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户四等而畿内獨止第三請
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
而　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
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

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
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
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
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
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
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户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
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户之
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内侍都知王中
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
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

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
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
究詐府顧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
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
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
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
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
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
不服遂有朝旨改税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
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

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頗服而君不許何
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他日增租奪
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
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
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
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
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
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
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
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　今上嗣

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
退以卜輿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
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
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
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
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
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
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
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
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

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
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
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
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
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
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
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

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
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
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
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
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
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
退將明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
見於世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
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

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

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田明之行狀　劉跂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家世儒者明之蚤孤游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爲弟子勤篤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　以鄉薦不中第嘆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　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温靖公固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明之曰老矣不任爲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即其家

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爲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既下故王公巖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今新進後生授例徙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利軍判官事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温萬石明之爲人淳靜簡易不爲表襮胷中坦無留閡與

人交傾蓋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
能奪於書無不關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通其
素所學申重復孰造其深旨餘不甚錯意也邵先
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之游司馬溫公居
相鄰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
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詣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
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
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羈旅預其間合堂同席相
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敬愛之晚
歲篤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歷歷別白常稱曰

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
妙在日用因自爲註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廢
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亹亹不倦日暮
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意益精明　所著書未就
客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雲卿
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毋行明之出錢爲助鄉人
爭之乃得去既去其妻與子俱病妻竟死家無一
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事竟然後歸昌王堯
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
明之曰他人爲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及

門終不受通利韮河一夕暴漲守將遽調急夫明
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民
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爲已甚居
家廉儉衣不兼食不爲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
身焉嗚呼可謂吉德君子也夫將以建中靖國元
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晉陵鄒浩以明之語謂劉
某曰我無稱於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
晚乃得二人焉尚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葬
也其能無言邪其許諾居亡何其孫自洛抵汶上
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爲請某外祖母尹夫人魯郡

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於明之有葭莩之好
官於鄭又嘗同僚蓋知之詳孰於其來請謹敘次
爵里伐閱及其學行大略以告鄒子爲之銘庶幾
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墓誌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徐文質墓誌銘　穆脩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范純佑墓誌銘　富弼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懷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極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烜爍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先　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曾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鄰存紀侯之國

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彜倫率循先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耈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祗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　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彜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　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殁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閫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

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
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
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為周孔
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
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須宣尼
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
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為文論之以續樂記
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説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
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絶本以惻
隱之性仍好笠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實人

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
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
變之略不成近功假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
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
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雲樹旁寂寂兮迥野下
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
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緜緜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
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彊兵踦犇喪亂孔棘我恤
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
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
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
至亦覩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
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蹟封新
阡啓室人甚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驤德蘭言玉質
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排排驅素虬兮遲
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
與蛾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穆夫人墓誌銘　　柳　開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穆年二十有

七嫠居四十五年歲己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葬
叔父墓中唐季我先人塋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
順中始葬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杜開
近歲連上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葬先臣之
屬得華州進士王煥裹其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
成開之心柳宮姓為地法利坤艮自叔父墓東下
十七步我　皇考之墓又東下仲父諱承昫之墓
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步悉如
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域焉故昭
義軍節度推官閔叔母長子也閔叔父卒始生次

子也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開爲兒時見
我烈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閨我
母萬年君愛猶己出勤勤儲儲常懼有闕乃叔母
至老我二兒至成人不類諸孤兒寡婦月且望諸
叔母拜堂下畢即同上手抵面聽奉我　皇考誡
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
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
門割户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
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等寧是乎
退即惴惴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

語爲不孝事抵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
君子正己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
己私爲言居上不善也家國亂焉旨哉君子也銘
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誡之深辭指穆母而
告云兮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免兮於貞節
而勿虧代厚養以多屬兮家復貴而偶時寧不字
於安佚兮胡適彼而云斯介如石之克鮮兮衆猶
草之離離毋血涕以奉教兮哀心以自持畢考命
之悼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嚱過此兮毋曷爲知

徐文質墓誌銘　穆脩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
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
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
期日且迫敢述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
永幽穸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
禮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
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
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
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彥中其先祖父嘗寓
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爲晉人考生未齓而孤

見教育于季父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太原
平大徙并民入覬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京師
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
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
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卒
獨君爲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
君而下始爲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
而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而
皆爲富室矧其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
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爲之善守

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
彌盡其力無何歎年毋張氏又殁初君亦嘗授經於
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夜顧門中
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道業則爲不肖子因
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
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
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
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
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
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

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
氏爲合祔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
斯得禮也銘曰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
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
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
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种世衡墓誌銘　　范　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
血請於予曰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
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

師不利朝廷以保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
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
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
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
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
之舊有是三利　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
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冒霜露數月且
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
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
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
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
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
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

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　朝廷署故寬
州爲青澗城授君内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
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布恩
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
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
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
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

定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為患君屢使蜀羌
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
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
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
閱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壍壘須城
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予專視士卒之疾
調其湯餌常戒以咎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
令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
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
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

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
與夏戎潛連助為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
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
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
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
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
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
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
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
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

羌難制懼合夏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
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
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
首奴訛者屈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
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
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
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
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
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已至覺而起
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

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讙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
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元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
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
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偕受偽署如元二族者
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
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
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
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
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
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

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
請其事辭其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
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
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
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
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
之才能　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
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
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爲
孽寖及于環撫之很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

二川交通于夏戎　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
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
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又悉利病即日起
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
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欵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
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
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
寒城成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
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　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
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

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
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
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
純　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　眞宗復加聘禮
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
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
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
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
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
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

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
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
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
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
隋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
言之歷通判鎭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
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
蒙正大怒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
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
宜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

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摧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
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
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郷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
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兖州之請君少尚
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貲産與之惟取季
父圖書而已涖官能擿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
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
拯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
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詁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
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詥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

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謣三班奉職皆有立訢
記詛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
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無賢
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虜中
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諜者還言某
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
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
折果由直伸還自齊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
出入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

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范純佑墓誌銘　　富弼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
僕再舉進士來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間或造其
門見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重氣遠如老成人僕
竊詢焉即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書爲
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之俊時天下
庠序未甚興公典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爲
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
之君尚未冠輒白于庭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

規約又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爲諸
郡倡寶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陝官皆
不出兵間君侍行日與將卒錯處鈎微擿隱悉得
其良猾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公帥環慶也
議城馬鋪寨寨偪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
寇撓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衆大至
且戰且督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以安又知君材
武有足嘉者後公以讒罷知政事君亦逡巡於仕
進間從公之鄧暴得疾昏不省事廢卧許昌僕守
淮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閒僕之來公

耶私耶僕曰公曰公則可噫人一有疾已不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卹如君病昏身已棄而尚不忘公忠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茲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于襄邑第純仁之官舍年四十九君英悟天得尚節行事父母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爲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自富固不肯應鄉里舉不得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蹔爲跋下司竹監非其好也即解去使君壽且不病得施其所有於時良能美業其少諸君名

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常寺太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及早亡純仁謀歸葬河南萬安山先壟之側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已銘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銘曰君之才之賢宜有祿有年一命而晝不復遷病十九年不復痊今其云亡報已騫英名不隱兮何足嘆

皇朝文鑑卷一百三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

墓誌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脩
黄夢升墓誌銘　歐陽脩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脩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脩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脩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脩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脩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脩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

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承
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
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
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
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
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
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
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
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
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其行爲世

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
居三歲以嘉祐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
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
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
賻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
須城縣盧泉之北鄉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
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
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
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

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
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殁經
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怪迂百
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牽往
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
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僻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
在斯文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脩

子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
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

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
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氣自豪予
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
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
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
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
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
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
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
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

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
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
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
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
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
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
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
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
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
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亦

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
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
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
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
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
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
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
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
升而悲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脩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
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
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
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
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
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
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
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
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

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户曹參軍邵武
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
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
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
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
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
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
官師魯雖用懷敏辟猶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
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

濠州父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
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落與邊臣異議徙
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
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
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
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
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
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
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
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

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
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
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
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
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
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
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居前一歲卒
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
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
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

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
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
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
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　脩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
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
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
太師以告於子亭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
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

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
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
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
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
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
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　太宗時
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
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太廟齋
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
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

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

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往得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脩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

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
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
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
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
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
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
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
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
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
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

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
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
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
願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謌詠聖
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
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
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
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
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
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

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
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
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
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
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
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
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
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
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
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
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眾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
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脩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
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
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
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
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
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

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旣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

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

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

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

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没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

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脩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

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早卒軾今爲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若干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墓誌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　脩
張晦之墓誌銘　宋　祁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　光
葛源墓誌銘　王　安石
蘇安世墓誌銘　王　安石
許平墓誌銘　王　安石
陳比部墓誌銘　王　安石
王深甫墓誌銘　王　安石
趙師旦墓誌銘　王　安石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　脩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内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

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
而庭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
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
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
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
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閒則盡能商摧其人才能賢
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歸
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
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今與是人飲而歡邪
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

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
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
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迫吾之貧
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
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殁而得此庶幾以慰其
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
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
男一女以某年七月某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
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
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
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
故鄉兮然後爲安

張晦之墓誌銘　　宋　祁

嗚呼有宋文人張晦之之墓晦之名景江陵公安
人少能言長嗜學尤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
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往從崇儀使解人柳開以文
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
屬辭益有法度開每曰今自在朝廷者舉囊薦芻誦踰
晦之者即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巖

成紀李庶幾號爲豪英晦之弊衣與游名稱籍籍
美不容口　眞聖諒闇未即聽政責有司精覆詩
惜與者十一二晦之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簿
年少氣銳未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爲吏痛詆貶全
州會赦還豪長者得罪并坐所知繼爲房襄二州
文學參軍晦之中廢不用則大覃思古今爲洪範
王霸二書常病浮圖氏怪迂誕荒塔廟日熾雖服
儒衣冠者皆胡言膜拜共寵神之愍眞六經反爲
外與故因事見文爲記傳數十篇而辨析之雖與
世舛馳而自信不詭去康肅陳公堯咨以西臺舍

人爲本府雅聞晦之爲言於上復選楚州寶應主簿
最狀應條監司以聞改大理評事知泗州盱眙縣淮湄舊俗
雜馮戾機巫晦之前剪除傍杞且百所輸入材充以宇
吏舍急病職勞邑人宜之轉運使任其能移掌真州
榷茶務既又請通理州事司制已報會遘疾終官下
年四十九實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噫世之言材而顯善
而反皆若可信如晦之終始報嚮獨大謬不然者邪
晦之幼喪二親有終身之戚方其間關蹇累而竭
誠盡物克襄事焉墓不用甓允既窆之下土齊之曰子歲
後無爲孤兎宅不亦善乎荆人高之咸曰張氏有

子矣事崇儀也崇儀欲以兄子妻之未歸而卒又委
禽於唐氏生二女子皆有行一男早夭晦之即世夫人
奉柩以如許昌將便時來南以歲之不易久而去
室康定元年著作佐郎王儀太初始得襄城縣以某月
日祔瑚其先塋從昭穆之圖成君志也三代之諱之行
則渤海胡旦又康肅公爲先壙之誌若表在焉平生文
章門人萬稱條爲二十五通太初與晦之再世表重
節義然諾且少相友善故裒狀丐文而畢此封樹焉
銘曰嚼才章兮懿淳孝全膴仕兮難資壽弟子兮孰
天道寒皇皇兮晚獲伸發吾懷兮靈珎甫乎道兮摧

華輪倚廢宂兮無冢嗣從甚孽嬪兮三紀鬼榮榮兮
何所止彼戚友兮義弗違奉轜柩兮來歸宄虛祔
兮人所悲兄弟鮮兮立後神茫茫兮安究尚立言
兮參不朽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誨字獻可初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沈厚
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
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
佐郎知翼城縣從安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
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

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兗國公主　仁宗
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
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
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官者梁懷吉梁全
一寅緣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
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
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
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
權同聽政內侍　都知任守忠姦用事於中上之立
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閒搆　兩宮造播惡言中

外悔懼獻可連上　兩宫書開陳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宫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可視事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后聞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尊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亦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諂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語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

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黨曰還侍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勑告納上前曰臣言不効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勑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録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即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

今上即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骨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爲奇多變更　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

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宫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嫠者室無餘資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

令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近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救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爲之股慄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晩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

世憂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爲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歿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主簿六女長適羅山令鞠丞之次番卒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十日葬於伊闕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亟爲手書命光爲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歿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哭而爲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葛源墓誌銘　王　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

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荊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荊湖北路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歐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也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

州符徙吉州行令事佐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訪民
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當
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
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
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悉捕劾
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
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從捕得之與閒語
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誅私其
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壞敗民以
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

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
簿也中貴人擊縣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
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
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
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譏之公察其言不
驗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劒也鑄錢歲十六
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
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
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
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寃

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
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
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
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
日也鄭邑孫氏令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
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
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
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
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
曰

士宦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
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暱不銘示後兮孰勸爲
辞

蘇安世墓誌銘　王　安石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直學士信都歐陽
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孫甥女子有
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
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
怨惡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
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

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紬使爲殿中丞泰州監
税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
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
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
議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
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
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
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
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
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

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怒即譟
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
騎出卒間諭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
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
剌陝西之民以爲兵敗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
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今民以死者爲事
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
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
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
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鈎治使

歸其主坊人不復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
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從蜀蜀亡歸于京師今
爲開封人也曾大考進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
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起三十二年其
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
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葉氏又
娶清河其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
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彦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
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
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

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
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
君不圜其方不晦其名君子之剛其柱在人我得
吾直誰懟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窴窴昭
君無窮安石之銘

許平墓誌銘　王　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
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
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

大人所器貢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陜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勢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

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楊子縣甘露鄉其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者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陳比部墓誌銘　　王　安石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大常寺奉禮郎服除又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奏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 今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云從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

數事得召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循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為比部監泗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為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羇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

數遺小人以見困阨旨貧先臣餘教辱　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其心媿耻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縣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　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

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彷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繫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王深甫墓誌銘　　　王　安石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趨時合變嗟乎是所以爲深父也今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

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

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
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
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
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
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
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
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
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
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

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
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
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
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友歸形此土

趙師旦墓誌銘　王　安石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
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
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
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運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
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
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
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
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
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
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
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
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却是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
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

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
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
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
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寢君
即大鼾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
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
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
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人老幼相攜
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
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

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樂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墓誌

孔寧極墓誌銘　王安石
戚舜臣墓誌銘　曾鞏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孫適墓誌銘　曾鞏
沈率府墓誌銘　曾鞏

孔寧極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既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

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曦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王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

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邪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没而無聞抑士之翹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戚舜臣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節著以厲天下矯異世否耶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敘焉公其家子也敘曰公宋皆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爲學者師殁其徒相與號爲堅素先

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 太宗 眞宗以賢能爲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樂賢良不就以爲曹國卿若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名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illegible]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

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嚚子偷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從之後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杖願弃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父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民相驚幾亂公斬一人搖濮中者

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得改官公自不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太常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

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鰓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衮衮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逵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孫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雖荒誕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騁而遇困㕓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趣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

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歟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耀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逵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誑符繩公事黠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慤辭若遵律盛哉徽名後宜闡刻方琨告幽室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戀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應試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皆中其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司封度支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為修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

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校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學森仆還果於力行婺鄧更葺弛壞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為校理屬 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封以慈恕簡靜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獨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為公獨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為異亦不僉僉為同以其故人能親疏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隤然迹與衆違故雖有麥者亦不以公為可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其年六十有

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一作夫人丁氏之兆公娶孫氏奉興縣君男曰某曰某登甘曰峄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為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刿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己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

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
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
利後人

孫適墓誌銘　曾　鞏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爲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
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縣之上
林有子亦起進士爲永州軍事推官以卒卒時年
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稱其葬在其父之左將葬
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敘曰孫氏世家
富春唐有徙歙之黟縣者諱師暐始自別爲黟縣

之孫氏師暐生諱延緒延緒生暐旦生諱遂良以
子恩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
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
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
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既葬
攜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卒於池州大安鎮
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爲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
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止
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爲
文以古爲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怠
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黟拔身艱故爲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
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敵
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修君
不有子君多兄弟

沈率府墓誌銘　曾　鞏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自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
世爲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
之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君以宗室密
州觀察使宗旦恩即其家得爲太子右清道率府

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
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
大夫勳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　今天子
之姪濮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爲人
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
力以嚴時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
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
錙銖顧惜意隣里歲飢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
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
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

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暐曰曉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沂曰淑曰濉曰浞曰漸曰澤曾孫三人曰師楊曰師荀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家天子曰嘻汝惟沈出于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其老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隤然順遂娟于林丘不蘊于機不阻爲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問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墓誌

程伯淳墓誌銘　韓維

邵古墓銘　陳繹

范蜀公墓誌銘　蘇軾

程伯淳墓誌銘　韓維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爲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爲氏高祖贈太子少師韓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強記過絕人戶部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茇舍無一不具時暑甚役人病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

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爲令晝法民不知擾而稅
遂均會令盡能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
處之不關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
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府稟之
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救民
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　仁宗升
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且知府事王贄率
郡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贄怒不從先生
日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
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
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
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
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
里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僞無所
容孤煢老疾者責親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
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鬭死者河
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
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
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縣庫有雜納
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

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
民俾差役互相糾訴鄉鄰往往爲仇先生盡得民
産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
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用薦
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
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聞先生名陛
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
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
防未萌之欲　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
王荆公爲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
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
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
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
同心小臣與大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
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
浸衰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信言既
數不用懇求外補　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
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
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
請罪而獲遷失刑[illegible]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

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爲外都水怙勢凌轢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城門吏來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効決口將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謂衆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謂至誠所致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敘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廷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濱河姦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黨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姦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

遂絕畿縣民苦稅重歲常以數獲蠲免然良農輸率以時而猾姦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邑令遂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以濟司農亦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

內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侵辱諸邑供帳競務華麗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効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用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猶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

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爲言仕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折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 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

以朝廷失賢者爲恨父晌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夭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茍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

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居弟頤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游先生不以老耄弃我周旋居告所以爲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爲少變嗚呼其

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邵古墓銘

陳繹

河南邵堯夫執親喪之三月泣爲書以告其里人陳繹曰我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葬葬有日願繫文以識其墓余與堯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君子也銘固不讓君諱古字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別封燕世爲燕人不絕祖諱令進善騎射歷事 太祖皇帝以軍校尉老歸范陽戎難避居上谷又從中山轉衡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爲儒者早卒君生衡漳纔十一歲而孤能事

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餘二十
年而終母喪於衛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顧謂其子
雍曰若聞孫登之為人乎吾所尚也遂卜隱居於
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
人情舒暇始得閑曠之地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
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逮旬
浹飲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平
而康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沒無恨矣雖然身
無有於物慎勿為浮屠事以厲吾死惟擇高塏地
藏焉幸速朽爾言絕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

也君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
為之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先娶李氏
生子雍即堯夫也再娶楊氏次子睦舉進士一女
適盧氏孫男三人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
而賢葬之祭之其可無銘銘曰
出范陽家伊川卒十月葬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范蜀公墓誌銘　蘇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
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
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
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
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
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
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
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
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
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
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
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
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

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
為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
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
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
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
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
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
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
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
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

范超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相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　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

公言嘗聞法官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冨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閒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疏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仁宗即位三十

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
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乎即上疏曰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
既薨 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
也願 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眞宗故事擇宗
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
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
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
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
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
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
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
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
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
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
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
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
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
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
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

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 上面陳者三公泣 上
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
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
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
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 仁宗
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 上心及爲知
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
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
卒定策立 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
諫議大夫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 仁宗山陵
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
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
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
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
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
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
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
之統也今陛下既考 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
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
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其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

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
陳飢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
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
還陳人至今思之　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
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
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勑省審章奏糾
擧違滯著於所授勑其後刊去故職寖廢請復之
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
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
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
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
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之間耳
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
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
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　上前因論
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弊法也
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何更以
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
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
公皆封還其詔書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

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
封還之　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
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
司許之會有詔擧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
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擧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
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
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
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
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
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

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
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
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
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
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旣退居專以讀書賦
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
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
許之遂著爲令又之歸蜀與親舊樂飮賑施其貧
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往來
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

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　今上即位遷光祿
大夫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還　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
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　上即位公又言乞遷
僖祖正　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
言公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
論奏　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
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
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

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
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
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
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
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
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
再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
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
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
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詔公與劉几定

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
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
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
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
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
太府銅為之踰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
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
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
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

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
諡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
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
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　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
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
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
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
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
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
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儉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

均兄鎰卒于龍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
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
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
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
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
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
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三入翰
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
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　仁宗實錄
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

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
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
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
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
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
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
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
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
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嶽廟次百嘉承務郎
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

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
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
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
祖舒祖京祖恩[redacted]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
薨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葬也里人皆出涕以
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
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
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
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
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

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
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
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
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
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
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
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
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
茲器嗟二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

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槃而維之莫之勝詭為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觧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賣身賊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墓誌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顥

李仲通墓誌銘　程顥

張天祺墓誌銘　張載

商瑤墓誌銘　張耒

唐充之墓誌銘　陳瓘

任宗誼墓誌銘　劉跂

王公旦墓誌銘　滕宗諒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君惇學行己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交口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莅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為屈因置手版歸取誥勅納之投劾而去逵為之改

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為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簽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　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郴守李初平最

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莫不歎服此余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為余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

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之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為之銘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貴于中貴于自期藹藹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　顥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者相屬于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太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　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

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潁川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道之來之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于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人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亡嗚皐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李仲通墓誌

程　顥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
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
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
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暋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
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情
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
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
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
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
其止也死之日纔三十年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

孝友之性尤為絶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
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
閒言群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
使之無犯唯偶為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
痛自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
惜或為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
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
出辭氣當事為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
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
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

尉乏與其令謀曰劉石鶴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
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
能為也當試使自効則賊為不足破矣乃遣人諭
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為之死然召我
亦有以為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語與之且約曰某
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于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
彼欲為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于邑人彼亦吾人
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遂斬小
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
史用閒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信不義

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
功棄以冗職可絶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
為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徭
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豪猾惡
其害已共為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
為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
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概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
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
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
獨可旨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

無愧於古人況使得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
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
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于濮州
鄄成縣遵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
中舍果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
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
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
平生相知之深者子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
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
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
可學兮所貴者資使傑皎厲兮去道遠而屖矣仲
通兮賊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乏兮
命何嗇兮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
有考視銘詩

張天祺墓誌銘　張載

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

有宋太常博士張天祺以熙寧九年三月丙辰朔
暴疾不祿越是月哉生魄越翌日壬申歸祔大振
社先大夫之塋其兄載以報葬不得請銘它人手
疏哀詞十二各使刊石置壙中示後人知德者博
士諱戩世家東都某名入仕歷中外二十四年立
朝莅官才德美厚未試百一而天下賢聞樂從莫
不以公輔期許卑已仲尼踐脩莊篤雖孔門高弟
有所後先不幸壽稟不遐生四十七年而暴終它
館志亨交戾命也奈何治其喪者外姻侯去感益
節貴叟婿李上卿郡之才從母弟賀涼錫宋京舉
號之不足又屬辭爲之誌

商瑤墓誌銘　張耒

公諱瑤淄州人曾祖重進祖丈俊皆不仕父餘政
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
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
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
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勲爲騎都尉君少
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
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獲盜絞且盡盜怨
毒入官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吏密來語曰
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
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
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

為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
先適其治下邛決訟多辨諭勸説之不盡臨以法
民始鬬怒中怨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
吏旁睨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
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
為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
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胸中
不少概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
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
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

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州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
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
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
為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
聲而中乃枵窽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蓄
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下人達位下固宜當
不使年遂物則奚

唐充之墓誌銘　陳瓘

充之姓唐氏諱廣仁充之字也其先幽州人自石
晉割地至五世祖始得從歸滄州樂陵咸平中曾
祖克勤以詔試武藝授三班借職以天雄軍管界
巡檢使卒於官因家焉遂為大名內黃人祖中立
大名司法參軍父愈喜儒士自充之五六歲時訓
以詩書浸長使從學于外充之能擇交游言行謹
飭讀經史講義理亦長於科舉之習中元祐六年
進士第調乾寧軍司法參軍界河驛有毆略人者
守將械送獄俾鞫之疑其誣服以白守守不信方
趣決不已而霸州獲真盜然後釋無罪者凡四人
後為常州錄事參軍部使者聞充之在乾寧有審

克之譽部有疑訟多以屬之充之所辨正合人情
者非止一事改官制授通仕郎以薦者及格當改
官坐元符末上書命格不下調監壽州開順口鹽
務酒税未赴丁母憂服闋監蘇州酒税務郡守李
尚書孝壽治尚峻猛不任僚屬充之權幕官敢與
論曲直蘇人多賴之後守盛待制章於充之為姻
家初與充之善郡人朱氏有勢焰守所歆慕衆皆
帖帖屈隨而充之一切自異著憎慢之跡守不能
堪衆或慫置充之於獄吹毛無實以酤酒默饒為
罪充之既廢貧困不能北歸居楚之寶應益以讀

書教子為事又七年以疾卒于家宣和己亥五月丙辰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于揚州之某地充之娶張氏中散大夫某之女子男四人曰潡曰濬曰潋曰洪女四人長適從事郎趙枋餘未嫁初充之客寓寶應苟營屋室而勉竭其力以擇葬地於維揚躬詣內黃啓祖考之殯迎護以來將十日曆盖犇走自效服勤累歲未克遷奉而充之得疾卒矣今其子潡等既葬充之又能率先志併襄大事使三世窀穸之事訖無可憾亦可以見充之身教之遺美矣潡等遣人自寶應來南康以呂本中所狀充之之行求銘於璀書辭慘切且曰先人疾亟時嘗問曰居仁約訪我尚未到又嘆曰我欲一游廬山今不能矣諸孤不肖推割待盡念欲畢聞餘訓永不可得維行狀既獲所居而礲石穴土以需于掩壙之後者將執請而可乎居仁本中字也正獻公之曾孫言行有家法其所叙次皆可考證其載充之教子之言曰涑水文正公嘗謂平生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爾汝曹不可一日忘此語也睢陽劉公嘗謂充之材用有餘遠聞其死嗟惜不已嗚呼可達可壽而廢斥夭短豈非命歟其所厚善卒皆達魁迂闊之士於其殁也能相與咸嗟而已悲夫銘曰

木槎雖栖波湧莫濟撫茇積勞未祿而逝飢穰天也人豈能違奄忽不俟宜唯我悲

任宗誼墓誌銘　　劉跂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尚書司封員外郎諱粹之曾孫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子輿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議大夫諱粹南陽郡太夫人尹氏之子上世故為博平人尚書公改葬於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為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慶州合水二縣尉親喪服除調濱州司戶參軍亳州鄼縣令用薦為宣德郎知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鎮海軍判官事管句京東轉運司文字轉運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真州轉般倉轉奉議郎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　今上即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勾宮觀以沂州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恭州不赴除知淄州借紫加勲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疾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公潤達好義有氣略少年浮沉閭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既

孤葬昏仰食貧甚至鬻其產皆用遂歷公曰差易
耳壓力治生調度纖嗇居數年復其產如初鄉人
奇之宗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
文自營所臨可紀鄧有民椎埋剽及敗則行錢詆
讕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群
行入境檄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
簿曰往取賊授賞以若有母故為公得主簿感激
如公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萊氏子生小法
當受笞公審其可教乎於州將以贖論是歲遂預
鄉舉真州倉室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其事歲寖
而壞米至萬計吏夜徒棄水中以滅跡公大檄而
新之計司吝費公口倉雖在真本漕六路聚米以
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衆是公議上之朝遂
著為令在濱攝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
皆如在鄧凡民訴久不竟若冤不能自直者擿其
要害躬為鐫諭無不厭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治
訟區處立決庭無留事獄户可羅雀豪惡吏屏氣
竟歲無敢犯或云為政必猛猾吏柰何并容公笑
曰懦令倚吏以辦又憚其縱則橫猗撫之是滋使
籍以蠹民且去一猾吏得一猾吏今予奪我在吏

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
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盡不疑不為回隱小不可
輒以告然資樂易喜賓客酬飲笑噱恢然無忤人
更服其長者晚尤好書閱古今評其人得失以自
致其意領宮觀歸家越供具召親屬故舊無虛日
嘆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尚能兼
此人數輩雖知公者亦多以為信云方朝廷察公
行能優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
惜哉娶[illegible]南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
人義之獻之光之延之皆舉進士義之以公遺奏
授假將仕郎女七人嫁王舉郭傳士康張平張大
辨謝敦頤侍右班殿直彭頤假承務郎餘皆舉進
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葬須城縣黃陂鄉之劉村先塋之次跋皇妣魯國
太夫人正議公中女篤於同氣之愛憐公切護視
之尤厚南陽君於諸外孫愛其特異躬自鞠育跋
又少公四歲相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壯
登官出處相先後雖舅甥有昆弟之好焉諸孤謂
知公無如某者請誌其墓謹論次如右為之銘曰
服周於身棺周於服刻石康文以為之槨度三之

一得其函深如函之深爲之益傳其封可隱其坎
可庠從先大夫歸此真宅

王公旦墓誌銘　　滕　宗諒

夫文灼於外而鈞名駕說重疊于時者欲其潛愛恕於心術汰勝尚於意表亦以鮮矣道行于官而欲至心得光顯當朝者求其勁潔而耻浮游進而勇退厥惟艱哉其有體具師常先行後學進退蹈道終始可述則見之於太原王公焉公當　真宗皇帝世以縣佐吏有文選入閤下隸崇文院典理御書日以進用立朝侃侃居羣以和人推爲長者出牧五郡所至職辨因俗爲政不務皦察時號爲循吏　今天子明道建元之初抗章引年朝廷不欲奪其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試秘書省校書郎益所以享耆德而嘉廉退也得謝之後疏林壑以放志治丹石以怯疾接鄉里以信順訓子弟以端孝嗚呼旻天不慭弗報永齡以景祐二年九月十一日考終于建陽縣群玉鄉崇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明年二月葬于所居之南山麓也公諱旦字公旦世家于建陽曾祖磻祖樞考綸皆蘊龍德生值唐季四海圮裂葆光全素義廣厥後由公之貴烈考贈尚書度支郎中母封南陽縣太君劉氏繼母丁氏封清河縣太君公才具夙成年十八歲以文行高妙爲本郡舉首咸平初登禮部上第除舒州桐城縣主簿歷大理評事再遷殿中丞改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員外郎典職崇文院秘閣知柳州坐郡郡大賊奔佚界上捕之不時得黜臨江軍監新徙縣酒稅內徙楚州監鹽復知南康軍召還隸職中秘出守潤州適年移牧武昌再丁內艱以度支郎復吉居閣下歲久以便求知邵武軍得之遂老于家夫人嚴氏早亡繼室仁和縣君沈氏左右君子動循禮則子四人長曰楷前漳州長泰縣令次曰格汀州司法參軍次曰栩太廟齋郎次曰杞今校書也女三人長適嚴氏次適范氏次尚幼宗諒接公之德舊矣嘗宰武陽居公治下公晚以少予結義於予諸孫之將議葬也使家老狀公之行千里重趼且來乞文以誌神隧紀信示遠予不讓也冝矣婁唐嗣而銘曰

建水之英武夷之靈猗歟王公才爲時生賢推仕漢帝選登瀛直如朱絃瑩若壺冰出守藩方入趨臺閣德化優柔文鋒錯落播在民謠賡于聖作辭

絶累句言無宿諾致政於君歸全返真雅合天道
光昭搢紳有典有則不緇不磷壽鍾五福慶延後
昆隱隱南山悠悠東渚草没新阡煙昏拱樹勒珉
碶兮識太原君子之墓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墓表

石曼卿墓表　歐陽脩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脩
胡翼之墓表　歐陽脩
瀧岡阡表　歐陽脩
處士征君墓表　王安石
外祖母黄夫人墓表　王安石
程伯淳墓表　程頤
呂和叔墓表　范育

神道碑

范文正公神道碑　歐陽脩
王文正公神道碑　歐陽脩

石曼卿墓表　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来將禄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

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

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陜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　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閒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

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于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閒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

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　脩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失母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

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
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
之喪其弟子疑以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
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
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
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于哀而已不
必合于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
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
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
哀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
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以
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
諱某字某州某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
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
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歷五年六月朔
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
日葬于道州永明縣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
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
聚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

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
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
胡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謹曰說曰諲皆未仕
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
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
于金石示之後世而觀周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
書也宜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胡翼之墓表　　歐陽脩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
泰州如皋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
者達昏愚者勵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
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
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
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
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
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　天子開天章閣與
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于是建太
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
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
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

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

子監直講遷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疾不能朝　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于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歐陽脩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脩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

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是

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
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
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
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
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
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
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于孝利雖不得愽
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
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

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
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
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
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
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
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
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
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
亡三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
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吏部

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
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
年而罷自登二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
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曽祖府君累贈金
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曽祖妣累封楚國太夫
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
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
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
人進號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

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
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
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于後世而庇
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
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待於脩者並
揭于阡俾知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
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
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仕翊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

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實食封壹千二百户偹表

處士征君墓表　　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于真州之楊子杜君者寓于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輙往與之財非義輙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數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外祖母黄夫人墓表　　王安石

外祖夫人黄氏生二十二年歸吴氏歸五十年而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静裕和不強而安事舅姑夫撫字皆順適吴氏内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illegible][illegible]酒夕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曉大義往往引以輔道處士信厚聞其鄉子為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貴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安石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既誌其葬四年安石還自揚州復其墓復基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志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疣然斁矣自公卿大夫無守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聽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閒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

有不可表耶於戲

程伯淳墓表　程　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呂和叔墓表　范　育

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乙巳從葬驪山之趾先大夫之墓其孤義山請識以文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身行云君諱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皇考諱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士贈兵部侍郎考蕡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葬京兆之藍田故子孫為其縣人焉和諫議學遊未仕教子六人後五人相繼登科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縉紳士大夫傳其家聲以為美談君其弟三子也中進士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櫟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巴西縣諫議致仕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華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宜文字府罷移福州候官縣故相曾宣靖公鎮京兆薦涇陽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獨家居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防請監鳳翔府造船務君起就之官制改為宣義郎會詔伐西夏鄜延路轉運司檄君從事法為可辭使者請于朝君亦以禮際善而得行乃往從君亦盡力不苟以避使者愈賢之薦管勾文字數月感疾卒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于行其

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于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知信也君於先生為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若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性命之際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疑

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横流繼絶學較然不恤人之非閒巳也先生亦歎其勇為不可及始居諒議喪衰麻斂葬祭之事悉捐俗習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寖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既克少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為先務矣先生既歿君益脩明其學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請脩先生之法

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信而不悔始也急於行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趍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于此君疾命掃室正席黙坐問者至語未終而歿其徒聞疾或自家于官所及訃至相率迎其喪遠至數十百里貧者位于别館哭之卒時夫人种氏治其喪如君所以治諒議之喪其孤既葬而祭于家必以禮嗚呼死生之際安而不惑可以見養之至道行乎妻子善信乎朋友鄉黨可以見誠之感君

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德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嘗譔次井田兵制為圖籍按之易易大臣有薦官郎教授者法當獻文君上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賦推是道也嵗乎天下矣君始娶馬氏再娶則种夫人也子義山能傳其父學孫男麟愈舟女一嗚呼仲尼七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其止曾子老而德優先生有言樂正子與舜同術顧其行有未至至若君之術與聖人同其至足以觀之惜乎不得見其老故乎致極以立乎聖人之門一朝之遇措乎天下

國家乃中身而止矣嗚呼君之自信其所行以致
其所及可為衆人道者也若信諸己而知乎天者
則又非衆人之所可知必有君子而知君者矣安
得孔子之門人與論君之德者乎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　脩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
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
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
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
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
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
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
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
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
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
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
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為太保祖祕書監
諱某為太傅考諱某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
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
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
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
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
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
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
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
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
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
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
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
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
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
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
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
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
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
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
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

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

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塞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賊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塞久隸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

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

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

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仁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半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州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歿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始終夏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為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　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　脩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　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　陛下哀憐不忘先帝

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曷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
汝父旦事我　文考真宗一德一心克終厥位有
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
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脩撰歐陽脩曰王
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
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
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
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
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祜尚
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
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
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　太祖　太宗為名臣
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
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
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
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
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
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
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
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
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
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
公以婚避嫌求解職　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
賢殿脩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脩撰判院事召
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　真宗即位拜中
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
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
以私由是　真宗益知其賢　若水名能知人常
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
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　真宗曰吾固
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
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　真宗幸澶
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
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是時
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
邊兵罷不用　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

宋興三世 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進退能否賞罰必當 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 陛下知臣安能至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脩 真宗實録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 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 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 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

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

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逵村公娶趙氏宋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真宗廟廷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也觀公之所以相而　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襃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可紀者輙聲為銘詩昭示後世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襃顯王氏流澤子孫與　宋無極之意銘曰烈烈魏公相我　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　真宗不言以躬時有

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
日如默問其夷狄乞衆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
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
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
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
天子有思永薦清廟侑我
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
歌以諗廟工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神道碑銘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　脩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　脩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　安石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　安石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　維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　脩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
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

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
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
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數曰吾無狀乃以疾
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
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
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
朝一日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
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
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
臣脩伏讀國史見　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子方推譲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
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
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　天子時方親
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
列國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
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
章爲天下所宗逮　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
屬即以公遺　陛下由王宮宮臣卒登宰相凡所
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
餘年公既薨而　先帝之名臣與　陛下東宮之

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
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
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
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
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白又徙其籍于臨川
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
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
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
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

西得公以聞　眞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
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眞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
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
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
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
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眞宗思之即
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
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
官服終不許今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

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　今天子爲皇太子
以戸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
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
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
眞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
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
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
中人莫之見也初　眞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
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　太后者

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
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
流内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
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
密使由是忤　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
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敎諸生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
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
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
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　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

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
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
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
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
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
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
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
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
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

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
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
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
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
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天子
旣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
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
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
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
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

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西京留守
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
邑一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
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
四十卷嘗奉勑脩士訓及　眞宗實錄又集類古
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
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晝寡婦孝謹未嘗爲
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　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
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
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　天子尤哀悼之賜予

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
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
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
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
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
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
理評事幾道儀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
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
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
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美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柏
子屢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
以振公之顯聲實相 天子 天子曰噫予考
眞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
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
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
汝舊孰以畀予唯予 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
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
文在其碑首 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

昭厥後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眞定人後世葬河南密縣而
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
曾武康公事 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衞乃
受遺詔輔 眞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
國是生曾武恭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
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
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
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
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
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數曰王氏
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
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
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
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衞 眞宗爲
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
遷英州團練使 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
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衞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衞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
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
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后固欲與之
公不奉詔乃止又　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
公以爲故事無爲　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
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
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
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
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
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

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
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
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
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
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
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
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
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
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
度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

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
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悚聽是歲徙眞定
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
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
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
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
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
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
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
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　天子遣中貴

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
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
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
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
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
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
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
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旣而　上以冨公
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嘗公爲相得人矣語聞
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
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
矣恐不能勝弓矢　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
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　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
是左右皆讙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
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
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
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
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

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
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
至六七　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
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
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
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
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禄足以具死事
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
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
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

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隍北
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
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
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
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
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
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
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
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
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

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
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
使延渥之女初爲定安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
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
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早
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
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晏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
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
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

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　帝曰休
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飭力老予
敢侮公來在廷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輿俯凡
百有位誰其敢倚惟時黃耇　天子之優寵賁之
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
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　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

千二百戶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
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宗始來
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
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
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
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
爲父蔡公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
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
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

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
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
水效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
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
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
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館
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粮繕城治械如寇
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
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
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

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
獨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
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
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
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
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
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綏程德元來寇公誘
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
知并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
以爲先鋒平綿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

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
之羸卒三百賊卒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
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
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
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眞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
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
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
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
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敝急擊破之

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眞宗
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
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
羌德公託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
吏盡産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
産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
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
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
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
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

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
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覦邊
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
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公
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
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
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
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遺之物故契丹欲虜掠
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
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譏讓乃始出師猶辞

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以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
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
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
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
行宮覩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
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戮
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
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
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
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

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　眞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特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眞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使觀察

留後而公固求外鎭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眞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舁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鎭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鎭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鎭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眞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眞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眞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　眞宗之時謇謇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彊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彊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　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予榮讒說不用是維　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仕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穀於年孰云者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　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内堤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戸食實封六百戸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

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字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饑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柰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彊敕還會棄靈州　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

悟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溯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讜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禪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揔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奏有將璠諾公與俱會璠召還公復渝脣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　眞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荊乃還待制中

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庿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閤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甲命選事得權進黜加職侍讀政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殺中與仲前死仲賜科

名叔也皆承將作殿中武發武興有顯惟季時丞
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　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
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
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
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
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履閥行實則有國史若墓
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爲文卓然有大過人
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

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
告院又爲　英宗實錄院檢討官通判越州屬歲
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果腹而
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
無良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
爲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攘
金室無宄坯貨委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襄有
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冤盡釋去一郡稱其神
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
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

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
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有大盜
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
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爲淵藪
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
陸宿坦如在郭郛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
詔完州城公程工賦材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
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
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
安危大計　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

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
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
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　上喻以將用卿之漸耳
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
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
學者以爲復見三代遺風　今天子爲延安郡王
其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　先帝特以屬公
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
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
敕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

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揚其所長奬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爲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治至于今思之　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换朝散郎勲累加輕車都尉毋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吴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禄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

税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悊惪愈恳恁恕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録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没集其遺藁爲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甫相繼而出爲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禄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温凊甘旨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禄教養弟妹

曲有恩意四弟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止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爲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弸弸發爲文章一世大驚哲人其萎邪説嘷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閡砭癈藥痗扶昏剔瞶波濤汯汯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弊爵靡司商召羽儷六駢四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典雅揀斥浮靡巍然高山衆仰止栖遅

掾曹翺翔書府如鷙爲之鶚如薪之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捄荒于畝興積于民發藏于庾既助既補裹粮含哺式歌式呼謂民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刓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　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敕忠言嘉謨入則造膝公用不暨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没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銘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

雄　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來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

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忩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

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

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
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
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
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
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
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
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
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
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
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

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
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
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
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代
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
有詞矣曰朕爲　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
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
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
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
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

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
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
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
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
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
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其副曰
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
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
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旣至虜不復求婚專欲
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

虜主曰南朝旣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
南得無悔乎公曰　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
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
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
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
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
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　太宗所擒豈復
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
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
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

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雖能爲也上從之
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
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
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
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眞宗　仁宗之德而
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
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
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
令封鄧韓秦三國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
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

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
殊殊即以女妻之　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
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
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
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等爭
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
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
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
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
使求割地與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

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
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
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召還
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
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
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
使虜還者言虜中罷燕如公言　仁宗深悔之初
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
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
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彬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

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
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
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
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
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
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
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
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
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
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　陛下意宰相

懇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黄德和覆軍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裴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駑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詔

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　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

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

執政滋不悅故爲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

臣不敢受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
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
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
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
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
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
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
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
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

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
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
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
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
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
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
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
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
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

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
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
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
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
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鎭定擣
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
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
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
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
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

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
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
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
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
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譖公
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
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
路安撫使譏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
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
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

斛益以官廪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
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
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廪之山林河
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
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
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
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
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
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
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

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
聚爲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
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
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
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
得劒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
壻揚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
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
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
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

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從
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
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
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
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
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 仁宗弗豫
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
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攘禱爲名乞留宿內殿

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
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
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
無事以所在民力困斃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
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
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
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
平世 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
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

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
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眞宗以前不
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
開此例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
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　陛下初
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
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
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
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
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

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
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
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
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灾異皆天數非
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
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
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
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
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

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
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灾變皆
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
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
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
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
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
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灾不難弭
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
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

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　陛下即位之始當布
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
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
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
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
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
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
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
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

封韓國公致仕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
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
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
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縣河諸郡皆不足
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
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
老上言至和三年　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
彦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
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
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彦博彦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

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
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
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
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内出祭
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諡曰
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
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
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
月卒曰紹隆光禄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
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

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
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
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
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
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
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
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
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
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
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

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
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
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
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
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
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録
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
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
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
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

享 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
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
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
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
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 仁宗 英宗
至于 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
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
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
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
臣觀 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

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
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
旣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
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
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
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 仁宗徐而察之盡
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 英宗 神宗之世公已
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
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
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

孚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
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
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旣配食清
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
嬉以殺爲僖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
祖宗畀爾鐘鐻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
爾小忍無殘我民 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教其後
人帝命是承勿剿刖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
與刑維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

生萊公尺箠笞之旣服旣馴則授綏之堂堂韓公
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祀始盟契
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
鸛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
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
水潦薦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
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
維正相我 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在堂
有墉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
頌以配崧高

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軾

趙康靖公神道碑　蘇軾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謹事　仁宗皇

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　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蔑究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

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

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

守恐怖日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
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
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
幸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
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
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
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
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
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
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

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
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
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
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
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贓論而充真卿皆出
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
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
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
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
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

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
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
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
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
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
未定中外訩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
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
得睦睦歲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
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
轉運使未幾移益州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

州郡以酒食相饋餉倚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
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
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
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
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
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
多依宦官以結主假樂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
啓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
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
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

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
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
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
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
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
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
法䟽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
此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
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
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

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
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 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
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
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
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
有不應法柰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
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
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
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
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足昌

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
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
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
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
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
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
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
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顧
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

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
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
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
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
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啟聞上
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
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
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
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

爲畫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
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
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
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
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公素號寛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
皆騈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
黨相帥適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
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
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

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
都然意公必辭及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
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
例哉　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
默爲經略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
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
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
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
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劒州民李
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

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
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
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聚
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
乞降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
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
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
得越州吳越大飢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
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
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

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
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
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埋圮杭人哀之公奏因
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
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
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
太子少保致仕時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
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
公侍祠不至屼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
閒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擢舉浙

西常平以便其養屼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
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
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
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
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
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
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屼終杭州
於潛縣令次即屼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
生不治産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
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

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
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
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
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蓄聲伎晩歲習爲養氣安
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處起如平時屼侍側
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
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奪宰
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
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
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
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
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
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
矣銘曰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
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
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
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
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東郭順子之清
孟獻子之賢鄭子産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
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軾（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
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
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絶人之材而
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
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人
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
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

日師正夫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彭城太夫人祖息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

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黄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黄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

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奭歙州一郡

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敷縣不得輒催料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詰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入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大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

同修王珪父

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驟公
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
糾察在京刑獄遷　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句當
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毋
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毋年
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顧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例
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
言往嘗知貢舉聞毋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
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
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毋憂服除召入翰林爲

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
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
公且以素扇錄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
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
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
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
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
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
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

　　　　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
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燒銀禁中
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擢
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
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　仁
宗命　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
政建言立爲皇太子從之　英宗即位遷戶部侍
郎又還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
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
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

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
林一百二十卷奏之　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
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
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嘗
置坐右以時省閱　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
祀每辭以老疾閒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
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
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
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行改特進六年正
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入輟視朝

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
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
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
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紘將作監主簿皆早亡
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
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
直郎嗣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
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恢
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
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

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
陽脩蹶公為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
詔獄人莫敢為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
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　上感悟脩以
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
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
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
朝廷福張詰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詰
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為鄆
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

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巳俸償
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
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
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
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
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
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謀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
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劾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
老成是親清淨無為蠲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

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　仁宗如歲之春招
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
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慍用之不
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
艱難不震不竦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
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恔薄夫以敦鄙夫以寬
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傳

補亡先生傳　柳　開
退士傳　种　放
六一居士傳　歐陽　修
桑懌傳　歐陽　修
趙延嗣傳　石　介
范景仁傳　司馬　光
文中子補傳　司馬　光
無名君傳　邵　雍
洪渥傳　曾　鞏

補亡先生傳　柳　開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昔也吾既肴且紹矣斯可已矣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遠其名于已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已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祛其未悟者衆悉以為然先生始盡心於詩書以精其奥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如何耳尤于餘經傳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藁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詞意遂紛亂縱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于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詞義有與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貫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

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
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
過滿幅之紙古謂其巾箱　者亦不過矣而誦之
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
或詰其精麤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
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見觀之以
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矣云日中星鳥以
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
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
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之以正
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
者不能對惟云傳䟽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擇其座
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
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
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坐無不拜
而言曰先生真達六經者也所以于補亡不謬矣
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
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
悉别為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毛
之為心務以異于毛公也徒欲強已一時之名非

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五言不執其體幾與易彖
同與若毛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
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
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不筆又慮與韓既死使吾
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歎曰後之夫子
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
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堯舜不能
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
散居厚位協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
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為
非可與伍惟范杲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
復躬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
里以章别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
辭于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
者故賦刪韓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
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
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
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
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杲知我矣天之未喪斯
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

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載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而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什其名具載設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愆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通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為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常輩之曾及也嗚呼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退士傳　　种　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云鄙好勝者欲矯其為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已或未善則悔恨立遣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切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于於時不遂志已而盡弃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悉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于是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緜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尚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磔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于雲而先仲淹次則皎之文標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藁皆句句明白剔奸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儷者徒為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詰以斥之雅尚山林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嚴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于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邱步

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閟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為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庶于太寧而退固是吾也時議或誚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為爾直不退而名庸為爾程於乎名迹判于時神心交於機俾道愉而下欺義忘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于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于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于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

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患于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于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脩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其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既懌至巡

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兵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

取其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　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猺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驚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投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代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脩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趙延嗣傳

石介

今三司副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郡樊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御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為強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為營衣食之資身為負擔霜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而初寓于宋三女俱長延嗣

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誦六經學慕古人況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婿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李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列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為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為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

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為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范景仁傳

司馬　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和易脩敕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奏院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恥讓風遂絶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為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及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

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
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
賦便取聲律便美非霓字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
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
為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
不汲汲於進取詔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
諫院　仁宗性寬仁言事競為激訐以采名或緣
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
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闊略不言陳恭公
為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
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
除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
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
仁不顧力為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
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
相倚仗莫敢發言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
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摘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
不忍也即上言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周王
既薨　真宗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為宗廟社

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
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
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
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
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
時尚何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
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變故畏
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中族首領
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
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
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為之股栗孫
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因辭不變乞解言職就
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
今姦言已入為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
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
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
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
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
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脩撰頃之拜知
制誥遷翰林學士　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

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
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
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人後者為
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為　仁宗後若復推
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　仁宗之盛德家
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
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
為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
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曰當
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
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宰相
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加侍讀
學士出知陳州　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
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　祖宗法令專以
聚斂為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言其
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
臣言臣無顔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
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
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
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

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
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
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
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
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
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
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
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
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云樂只君子遐不
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乎迂叟者叟曰
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
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爾所謂勇者
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
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乎外者也若景仁勇
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
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
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
仁無　而使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
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
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

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虬虬事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虬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琠受禮於河東關郎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眾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

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絶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毁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絶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泛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

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毁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絶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鍼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忠子二曰福郊福時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

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

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耶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談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于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章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乃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

余恐世人識其借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無名君傳

邵雍

無名君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　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歲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吾未嘗不為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為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其無名君之謂乎

洪渥傳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遊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輙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

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乃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撙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而居以其田其孥盖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以老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盖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五十

傳

曹氏女傳　章　望之
方山子傳　蘇　軾
公默先生傳　王　向
上谷郡君家傳　程　頤
巢谷傳　蘇　轍
孫少述傳　林　希
錢一傳　劉　跂
王友傳　劉　跂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曹氏女傳　章　望之

曹氏著吾同郡尚書郎脩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吏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朞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蒞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

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
忍之我弗忍也毋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僕復謂
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
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
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
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
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
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
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
備何敢以是自誣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

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
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
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
如維縶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為不
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脩父志而不有所
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
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
矣其里人曽萃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
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
然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
世相聞弃車馬毁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
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
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
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
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
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
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

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
從二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
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
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
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
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
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
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
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
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公默先生傳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辯明游
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
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
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為居處
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
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耶公議先生曰
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
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狥
名被服先王窮究六經穎鈍晚成所得無幾羅籠
大綱漏略零細校見純里未為字人豈敢自忘異
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
予舉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
端地臨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
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
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
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輩弟子常切論先生樂取
怨憎為人所難不知先生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
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剌口
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
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
是也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
能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舌
強不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
肺肝安可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閒善於彼陽
譽陰憎反背復非譏笑縱横得其細過聲張口播
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
三此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
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弃骨肉佯狂而去今世
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
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世
人所不逮何等也嘗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
不得與妾庸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默
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於不容此策之最下
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吾為
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
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
今日微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
請去公議為公默先生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縣人行第二世為河東
大姓曾祖元禹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偽據
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
以儒學中科第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
郎母楊昌郡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
之事无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
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
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
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
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

持常達夕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
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
愛家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
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
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
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
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
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
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
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

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
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
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
之也好為藥餌以濟病者嘗大寒有負炭而弊者
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
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
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
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
然於教之之道不少絕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
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

徐寧至踣乎飲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
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
罵詈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
惡言詈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
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
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其
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　之常教告家人曰見人
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如己物必加愛
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
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

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還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撫親戚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恠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恠恠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

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頎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頎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觀親河朔夜聞鴻雁至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

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廻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脩養之術甚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痺瘍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頎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于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

十八日終于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

將朝廷稍奇之會盧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逗谷至軍中問馬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今至梅州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矣將復見子瞻于南海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厎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舩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卒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元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譔慶歷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

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倅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為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倅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為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倅嗚咽自誓牀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覯往來南方兄卒遂容居吳門從吳興丹陽又從真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倅志節剛果不為矯激奇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為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相與排毀倅閑自持愈厲不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涸俗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為揚州論其賢以為孝弟任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為試秘書郎揚州州學教授倅凡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倅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　英宗即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倅及汝陰王回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節度推官且試以縣倅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為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倅初罷舉進士窮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世多稱鼎為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曷嵩喬禹五女倅貧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食肉而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兄覯亦有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顧其所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潔已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錢一傳　劉跂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

土曹祖贇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顥善鍼醫然嗜酒
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海海上不復返一時三歲母
前亡父同産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為子稍長請
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
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
時一年三十餘鄉人感概為泣下多賦詩詠其事
後七年父以壽終舉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
呂氏沒無似為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
皆與親等一始以顱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
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

年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
言錢一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
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一對
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
愈小臣適其愈惟　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
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戚逮士庶之家願
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及俄以病免
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
不復起一本有羸疾性簡直耆酒疾屢攻自以意
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

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
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無何左
手足攣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
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劚之果得伏靈其
大踰斗因以法啖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
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屨坐臥一
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
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没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
病者日造門或扶攜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
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

泄利將殆一方奏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為
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
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顧其幼曰
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
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癇甚急復召一治之
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
俱受之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
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一曰病本中熱奈何以
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溲子石膏湯王與醫皆不
信謝罷一日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

不時往王疑且恕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一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彊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過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一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一一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公閒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一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一爲方傳達不名一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悞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號差考之皆中末年孿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爲醫河間劉跂曰一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冢嶺觀氣象至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哉没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拟其章章著明者著之篇異時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王友傳

劉跂

王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爲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爲庚氏有子緊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氷世稱以爲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廿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人挹之輒出世謂王友後或曰壺公既仙去歷千數百歲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王友即壺公也爲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舂方士中黄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陶汰復脩儀氏術烝烝柔和群居化之雖達室甕牖投

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浩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為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間故人徐公為郎言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游荊楚荊州牧虛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東山聞聲爭交驩河間老人一見心醉嘆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之比䷇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睟中氷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將有出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得而友之乎老人頷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為平原督郵為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劉陽子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街鬻自售無老如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甚號為驩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濫縣官既覺之因著為令盡收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于家清康之士至揭表自别獨玉友不然瓌意琦行門

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於時既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睋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丐所及人忘其少䫉者或恨其不滿間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雖然絶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頽然內熱輿然自失人怪而問之曰見吾玉友耶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為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良我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真者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裨販之家雖願見之終不往浮沉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為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郫氏此皆著

姓日以滋盛而王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蒯子訓左元方何以異浮沉方外野人曰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元象大啓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為化風以誅戮為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對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逞情臠割封屠窮彼殘害一境顯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君如望旼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遂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於數郡累遣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欵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廟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與憑準國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牓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反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效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崑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算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乂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枯其劉鋹并僞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王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

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内太師李托内門使驃騎大將軍内侍郎薛崇誉等册助劉鋹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忭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御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於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脩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内懐姦詐之謀况李煜此是騃童固無遠略負君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脩葺城壘欲為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潜萌抗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鏁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脩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懐於憤激君親曲為於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于用兵大江特刼於長橋鋭旅尋圍其迸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廻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懐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刼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竟効其先登蛾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昊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遥禀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寮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歡時

樂聖慶忭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五十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二十卷

（宋）呂祖謙輯　蔡文子註

宋刻本

古文關鍵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呂祖謙編。取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張耒之文凡六十餘篇，各標舉其命意布局之處，示學者以門徑，故謂之關鍵。卷首冠以總論看文作文之法。考宋史藝文志載是書作二十卷。今卷首所載看諸家文法，凡王安石、蘇轍、李廌、秦觀、晁補之諸人俱在論列，而其文無一篇錄入，似此本非其全書。然書錄解題所載亦稱二卷，與今本卷數相合。所稱韓、柳、歐、蘇、曾諸家，亦與今本家數相合。知全書實止於此。宋志荒謬，誤增一十字也。

此本爲明嘉靖中所刊，前有鄭鳳翔序。又別一本所刻，旁有鉤抹之處，而評論則同。考陳振孫謂其標抹註釋，以教初學，則原本實有標抹，此本蓋刊版之時，不知宋人讀書於要處多以筆抹，不似今人之圈點，以爲無用而刪之矣。葉盛水東日記曰：宋儒批選文章，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朱子嘗以拘於腔子議東萊矣。要之，批選議論，不爲無益，亦講學之一端耳云云。然祖謙此書實爲論文而作，不關講學，盛之所云，乃文章正宗之批，非此書之評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目錄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撰
建安蔡　文子　行之　註

卷之一

古文關鍵目錄

卷之二
韓昌黎文
○獲麟解
○師說
諍臣論
重答張籍書
與孟簡尚書書
卷之三
韓昌黎文
原道
原人
○辯諱
○雜說
答陳生書
答陳商書
卷之四
韓昌黎文
送王含秀才序
送文暢師序

柳子厚文
晉文公問守原議
封建論
種樹郭橐駝傳
卷之五
柳子厚文
桐葉封弟辯
梓人傳
送薛存義序
與韓愈書論史事
捕蛇者說
卷之六
歐陽公文
送王陶序
朋黨論
春秋論
本論下
卷之七
歐陽公文
泰誓論
為君難論下
縱囚論
卷之八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公文
上范司諫書
本論上
春秋論中
卷之九
老蘇文
上富相公書
高祖論
審勢
卷之十
老蘇文
春秋論
管仲論
上田樞密書
卷之十一
東坡文
晁錯論
范增論
秦始皇扶蘇論
卷之十二
東坡文
王者不治夷狄論
潮州韓文公廟碑
孔子墮三都
卷之十三
東坡文
厲法禁
王仲儀真贊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
留侯論
卷之十四
東坡文
子思論
荀卿論
六一居士集叙
卷之十五之十七
東坡文
倡勇敢
韓非論
孫武論
卷之十八
欒城文
三國論
君術二
南豐文
戰國策目録序
卷之十九
南豐文

救災議
送趙宏叙
卷之二十
南豐文
唐論
宛丘文
景帝論
用大論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目錄

韓昌黎文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女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綱目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上說了至此却直意題欲人之無惑也
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聖人尚然此
尚一等說者前人非生而知之者意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轉換而恥
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結得上意又緊鎖使聖人之所
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
之轉折於其身也則恥師焉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
書而習其句讀者也讀音豆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
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
明也結上二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
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
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二句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

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
常師之有萇 萇弘
師襄
老聃
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
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
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
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

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
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
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
陽子不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
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
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
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
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
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
一匹夫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
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
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
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
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
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
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
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

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宜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illegible]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

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餘年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己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與孟簡尚書書

此一書頗看大開合

愈白蒙惠書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胷中無滯礙自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

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某韓詩云云)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昭二十年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illegible])且彼佛者果何人哉([illegible])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illegible])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illegible])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illegible])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illegible])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孟子滕文公云云)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音妒敗也書彝倫攸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云云)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illegible])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illegible])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illegible])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illegible])其後始除挾書之律([illegible])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illegible])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illegible])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illegible])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illegible])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illegible])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illegible])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illegible])漢氏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illegible])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illegible])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illegible])籍湜輩雖屢指教([illegible])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二

韓昌黎文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illegible] 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 [illegible]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 老子病原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 綱目偏之意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illegible] 周道衰孔子沒 [illegible] 火于秦 [illegible] 黃老于漢 [illegible] 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 [illegible]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 [illegible] 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illegible]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 [illegible] 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 [illegible] 今之爲民者六 并佛老而爲六也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 [illegible] 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 一句生文 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 [illegible] 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illegible] 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illegible] 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illegible] 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illegible]

所以不可行之意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illegible] 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之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語大學云云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illegible] 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illegible] 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詩魯頌云云引證有力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illegible]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illegible]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illegible] 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illegible]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illegible] 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illegible] 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可也[illegible] 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則不可[illegible] 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illegible]

辯諱

[illegible]

（之諱辯取此意）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一有若不明白字）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illegible]）之類是也（記曲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illegible]）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證[illegible]）周公作詩不諱（[illegible]）孔子不偏諱二名（[illegible]）春秋不譏不諱嫌名（[illegible]）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illegible]）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illegible]）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illegible]）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此引[illegible]不諱嫌名說）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滸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機近玄宗廟諱[illegible]）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承上段有力○[illegible]）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illegible]）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illegible]）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illegible]有力）

雜說

龍之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一有而字）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illegible]切）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illegible]）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illegible]）易曰雲從龍（乾卦）既曰龍雲從之矣（[illegible]）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illegible]）千里馬常有（[illegible]）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眞無馬者耶其眞不識馬邪（[illegible]）

答陳生書

（中間四節[illegible]）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

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利唐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愚意不可虛學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為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乎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後乎文[illegible]其[illegible]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illegible]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而問誠將學於大學記大學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知焉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韓子十二篇有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散於百人之中以吹食祿王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前律曆志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篇見注上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三

韓昌黎文

送王含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阮籍陶潛並晉人事在晉書）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建中德宗年號）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貞觀太宗開元元宗年號）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是行姑與之飲酒

送文暢師序

（斥其好說佛身上談[illegible]）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或兩段起語新文便見意正）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下段前二段）在夷狄則進之（[illegible]）吾取以為法焉（上段以古人之言引證大段自在）文暢喜為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作詩解其裝得所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此見昌黎本意）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主意）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起[illegible]）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大段古人辭子不肯直言又見得文暢是浮屠也）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承接）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應後）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應前）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應後）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illegible]）是故道莫大於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此說聖人之道本原見儒者有本有力）措之於其躬安而氣平（[illegible]有力）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illegible]）（此句[illegible]有力）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illegible]）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illegible]）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illegible]）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illegible]）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句[illegible]）（也字如破竹[illegible]工夫極大）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此二句見得不是昌黎有意予文暢）

柳文

晉文公問守原議

看[illegible]立轉換貫串[illegible]意多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言語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 先敍事[illegible] 事起頭要撕有力○左傳二十五年晉侯朝王[illegible]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illegible]原伯貫于冀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illegible]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 主意 所以承天子植霸功致命諸侯 文勢[illegible]已言寺人 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 [illegible]有力分[illegible] 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 [illegible]正人公罪 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 上說[illegible]宮下說寺人四句不合掌[illegible] 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 此一段生下句先[illegible] 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 左傳二十八年晉[illegible]將中軍[illegible]下軍[illegible] 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 [illegible] 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 換新意 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 史[illegible] [illegible] 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 文勢下字 而乃背其所以興迹其所以敗 引證[illegible] 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 下文[illegible] 說到此正難解說[illegible] 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 [illegible] 弘石得以殺望之 [illegible] 誤之者晉文公也 [illegible] 嗚呼得

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 此一段[illegible] 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 [illegible] 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illegible]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 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 [illegible] 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 [illegible] 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封建大意）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爵。西漢諸侯）（王夏昔湯賢於二代三聖制法立制至周爵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輪運而輻集合而為朝覲會同離而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記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詩車攻宣王復古也采芑宣王南征也六月宣王北伐也）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王不可立也不聽卒立之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殺伯御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矣（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政不行於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左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王卒大敗）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左隱七年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哀三年周人殺萇弘萇弘事劉文公劉氏范氏世為婚姻晉趙鞅以為討六月周人殺萇弘）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語問周）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十二諸侯見史記表）合為七國（戰國七雄見史記）威分於陪臣之邦（如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魏趙為諸侯等事是也）國殄於後封之秦（史秦本紀其先非子者善養馬周孝王封為附庸邑之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君盡獻其邑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誅之盡入其國）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史秦始皇紀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

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臣而無叛吏（謂陳勝吳廣之徒事見本傳）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前漢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高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匈奴傳高帝至平城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紀十二年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後三世）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諸侯王表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謂吳楚之亂事見本傳）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唐地理志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謂安祿山等事見唐書本傳）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知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周十二諸侯世家事見史記）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事見史記趙高李斯傳）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
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
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淮南厲王孝文六年謀反廢徙蜀楚王戊孝景三年反誅
之類是也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
及夫郡縣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田叔
傳孟舒為雲中守十餘年孝文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中
免上復召以為雲中守得魏尚於馮唐馮唐傳上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
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唐曰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
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出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聞黃霸之明審黃
霸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召守京兆尹覩汲黯之簡靖汲黯
傳黯治官民好清靜召拜為主爵都尉上曰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淮陽政清拜之可也復其位
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上四句下三句有罪得以黜
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
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
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
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
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吳王濞傳諸侯既新
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
越亦發兵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
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
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賈誼曰夏為天子十
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尤非所
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不
革通典職官魏封爵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等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公縣
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等侯凡十五等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
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
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
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之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
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史周紀是時諸侯不
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
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
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
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
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
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
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
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
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
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橐音托駝音何病僂僂力主切隆然伏行有類橐
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
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
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
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音字化曰孳以能順木之天
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
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蒔音時

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
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
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
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
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
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
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
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
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
勗爾植（勗呼玉反）督爾穫蚤繅而緒（繅音騷）蚤織而縷（縷力主反）字而幼孩
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
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
吾業者其亦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
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四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五

柳文

桐葉封弟辯

（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思由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
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此一段只是敍事）

（事○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

吾意不然（議論）王之弟當封耶（設疑）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
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
言不可苟焉而已（又設）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
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自說有不幸止何若）

（難得語又大抵辨文字須辨得有爭論須說得倒此段行却是正理）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
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議論斷）吾意周公輔成王
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
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意思好）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譬喻）且家
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
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結束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疑在後○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梓人傳

（柳州好一節應一節辭序事實凡妹者皆句法）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隙字作隙乞逆反)而處焉(叙實)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好下得)家不居礱斵之器(得下)(好)問其能曰吾善度材(揚)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下同)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抑揚)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抑)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聞而揚)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數文)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斵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抑揚見最狀物之妙處下同)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起繇)

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某姓字也(文勢)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議論)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意)(入正)彼爲天下者本於人(應前衆工一段)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應前一段此相帥)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應前二段)猶梓人之有規

矩繩墨以定制也(應前文勢一段)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應前畫宮一段)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應前怒退一段)能者進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伊尹傅說周公召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一段)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

遺其大者遠者焉(一段)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一段)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一段)(段又設難結有情神)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關此段歸前大)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結)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一段二段大議論小有力)

送薛存義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无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與韓愈論史事書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illegible]），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

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illegible]）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求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illegible]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illegible]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涖事者更若[illegible]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吾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illegible]僵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illegible]）隳突乎南北（[illegible]）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illegible]）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家語正論解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五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六

歐陽文

送王陶序（凡文字用易象多失之陳此篇使得疏通不見窒塞與能通達）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綴此大雖）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變錯二字引下來）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凶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自此轉說開剛柔好此說剛柔辭分析關鍵狀）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此點主盖化）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夬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此息夜）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已說不好且敘剛身夜）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下許壯）夫壯者有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關上意結在此一篇意二句上）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訕也（轉換不好敵用處）聖人於壯夬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德見晦方得）臨浸而長泰交而泰壯（剛應）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總前剛柔不說一句此章前節不相應）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此篇自此來去在此數句上而有力應前說其初一句屬文去）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照入易句爲主）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使得兩卦初字相叶事實當其說見得切當）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衰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在前見文字響亮）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蓄字見不敢用剛意）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結最有力依前照應歸宿字）

朋黨論（仕諫院進）

（此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文）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翻上說）然臣謂小人無朋（驚人句）惟君子則有之（意從）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應前意）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定矣（一篇大意最有力處）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下再說小）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下再說君子）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應前）堯之天下大治（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言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之謂驩兜共工之屬及舜自為天子虞□接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文見書舜與及圖而皆舜用之天下亦大治文義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書泰誓云云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警策有力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此處字為二提起亦如人反說話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下得好上轉句句有力若無一句承上則下一句無力亦須有力然于前一段本承之所謂訴了下一句須有力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尤有力

春秋論

此一篇是反覆辨析文章臣論相類辨析之體大抵要折人須多方設難人無處去此篇說可見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三子之說不攻自破中間字字有據所言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而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宣二年經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左氏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穀梁曰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左右斷了無遺處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警策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左右縱橫無遺處此一段只辨幸免疑似中果有果無字是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

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遂書之歟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illegible]前四五段今有一人焉父病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此方設正週上四五段推照進遍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心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許世子止獨不嘗藥則孔子决不書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决非不嘗藥左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難者曰聖人借此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子謂措此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爲復見于經昭十九年冬葬許悼公許悼公爲書葬宣六年云見上注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

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又有十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定四年會召陵侵楚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illegible]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於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illegible]隱三年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公羊曰尹氏卒何天子之大夫也穀梁曰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illegible]

本論上

[illegible]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而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illegible]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illegible]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illegible]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illegible]堯舜三代之爲政[illegible]代此○一段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

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
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力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
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有
其聲笙鞀俎豆以悅其耳目（說自古以來有此將天下道備如此）於不耕休
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
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
鄉射之禮非特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
之大倫也故凡養生喪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
采而文為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性情而節之所以防
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
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
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將有先上達下…見周禮地官及禮記）
蓋堯舜三代之盛其如此其憲民之意甚精治民之
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勸而被之以物
者浹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深有力）故民之生也不用力
乎畎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此四）
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蹤終身不
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
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
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
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
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
所謂蒐狩昏姻喪祭鄉射之禮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
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民者泯然不見禮義之

習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
趣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從而歸
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歸依者然則
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為
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不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
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
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
（使下二事先生此一句）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
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
（…）漢之時百家並興董仲舒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
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
（…）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
效也（以此結上篇意）夫君子苟能勇蓋三軍然而見
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心
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
有道佛者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
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首尾…然）
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
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六

歐陽文

泰誓論（辨叙不同 辨論分明）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書西伯戡黎 黎黎國云云）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illegible]）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illegible]）矣西伯聞之竊歎（[illegible]）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史記[illegible]）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泰伯）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illegible]）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illegible]）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illegible]）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illegible]）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書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illegible]）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illegible]）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illegible]）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眾說紛紜以惑亂當世（[illegible]）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illegible]）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illegible]）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

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illegible]

爲君難論下

子由君術論正是此意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 [illegible] 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 [illegible] 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軍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 [illegible] 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 [illegible] 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 [illegible] 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 [illegible] 聽其言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 [illegible] 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 [illegible] 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 [illegible] 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 [illegible] 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 [illegible] 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 [illegible] 予嘗攷史記所書趙括 [illegible] 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 [illegible] 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 [illegible] 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 [illegible] 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縱囚論

[illegible]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 [illegible]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illegible] 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illegible]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 [illegible] 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illegible] 其囚及期而卒自

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設辯問難）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上既[illegible]此一段，為太宗解下[illegible]）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illegible]）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illegible]）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illegible]）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illegible]）。然則何為而可（[illegible]）？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illegible]）。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illegible]）可偶一為之爾（[illegible]）。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illegible]）？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illegible]）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此篇文字[illegible]自下[illegible]）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illegible]），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自下[illegible]上），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illegible]）。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illegible]），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illegible]）。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illegible]），以為不敢望而及（[illegible]）。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illegible]）？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illegible]），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illegible]）。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illegible]）。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illegible]）。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illegible]）。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illegible]）。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illegible]）。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七

歐陽文

上范司諫書

（[illegible]）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illegible]）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illegible]）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illegible]）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illegible]）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illegible]）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illegible]）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illegible]）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illegible]）言行道亦行也（[illegible]）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illegible]）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illegible]）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illegible]）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illegible]）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illegible]）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illegible]）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illegible]）將執事有待而為也（[illegible]）昔韓退之作爭臣論（[illegible]）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illegible]）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illegible]）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illegible]）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illegible]）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illegible]）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illegible]）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illegible]）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illegible]）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illegible]）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

用（自此下終篇得）又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紛得佳經有力）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繳前相應綱目）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見荀子性惡篇）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眾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事見書禹貢）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左傳云云）自然之勢也奚以知其然耶（韓文原道云云）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戎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進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秦所封在雍州之地故曰西戎）吳楚之國皆僭稱王（知楚武王吳王之類是也）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於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論語云云）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嘆為俑者不仁蓋傷乎啟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復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而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

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枯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賁夏育古之有力人也孟軻之辯[illegible]太公之陰謀見史記齊世家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蹙雖有其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没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illegible]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illegible]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illegible]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實非君也今書曰公[illegible]則是姑息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虚名而没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因其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以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illegible]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虚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没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illegible]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illegible]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illegible]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八

老蘇文

上富相公書

（此篇反覆曲折抑揚開合反覆辯論 富公名弼字彥國河南人）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一句）自此皆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illegible]）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illegible]）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閣下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illegible]）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illegible]）

又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illegible]）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illegible]）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illegible]）蓋古之君子（[illegible]）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illegible]）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illegible]）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illegible]）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illegible]）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之（記明堂位及[illegible]）何者天下固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治乎其心也（[illegible]）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illegible]）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illegible]）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處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能小容焉使無爭於其間（[illegible]）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言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亦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illegible]）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illegible]）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illegible]）夫絳侯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而致之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illegible]）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illegible]）又范文

正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亦急遂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沒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臣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夫嗾項莊時，微噲譙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

崖椒叛（注略）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韓信王楚黥布王淮南盧綰王燕）而綰又最為親幸（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又同日生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高帝十一年春正月信謀反夷三族秋七月淮南王布反自將擊之十二年陳豨反燕王盧綰與豨通謀反有詔上）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以屠狗為事）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勢者遺其大者也（警策有力）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乎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史記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陸宣公奏議曰人君之大柄在賞與威二者兼行不可偏廢……）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為陰與己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于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

其所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　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係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弱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而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而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此又非一日之故也

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事見史記田敬仲世家）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苟欲為焉無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戴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而不敢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勢以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則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史記殷本紀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苟又遂多殺人

專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誅戮彼湯則
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於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天下
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
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商頌紃云昆吾是仲夏桀爲虐政淫荒而有昆吾氏爲亂湯乃與師率諸侯伊尹從湯親自把鉞以伐昆吾故記
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于威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威公
任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管子曰管子一書其間多言法令故威公之治常任
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狐偃趙衰先軫魏犨之家皆不說以刑
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伯而謂湯非王而文非
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如宜
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
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九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

老蘇文

春秋論

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處多見辯快此論貴多而不冗句意相似學自此篇要公私二字是一篇本意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公私二字是主此丁意最得位
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此在上一
段又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
辱此一句得妙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妙處夫子以其
權是非天下可也上一句意一收而春秋賞人之功自此賞罰日如書其爵其卒
賞之類罰之類晉文侯赦人之罪郕曰如齊侯殺而書郕卒晉文召王而書王狩之類去人
之族郕曰如叔孫及諸大夫去族之類絕人之國郕曰如黑肱蔡東齊之類貶人之
爵郕曰如杞書子之類諸侯而或書其名郕曰如衛侯燬以名書之類大夫而或
書其字郕曰如南季之類不惟其法惟其意是其要處不徒曰此是
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此一節當看賞罰
人者天子諸侯事也此一段賞罰生一意夫子病又立一意天下之諸
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可以責
天下最要緊位公也道私也妙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
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
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
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緊要處得曰夫子豈誠賞罰之
邪此段解上意再開起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
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
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此書句此一段略說都未破自此一看

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illegible]然則何足以為天子何足以為春秋[illegible]曰夫子之作春秋也[illegible]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illegible]曰此魯之書也[illegible]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illegible]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illegible]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illegible]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illegible]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illegible]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illegible]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illegible]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illegible]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illegible]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illegible]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illegible]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illegible]曰如齊桓晉文可也[illegible]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illegible]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illegible]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illegible]故夫子與其事

而不與其心[illegible]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illegible]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illegible]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illegible]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illegible]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illegible]而又詳內而略外[illegible]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illegible]征伐自諸侯出[illegible]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illegible]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illegible]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illegible]續經而書孔丘卒[illegible]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天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illegible]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illegible]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illegible]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illegible]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illegible]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illegible]

管仲論

老蘇大率長於議論此文句句的當又云前
亦可幸後不可到此皆確理的當揚反
又曾子固
聯實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此說功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

叛管子內言威公用管仲合諸侯伐山戎職此後至西河救中國諸侯濟濟不資厚管仲死豎刁

易牙開方用此說禍一起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

簡公齊無寧歲此二段且敘事說左傳僖公初威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仲死辛公於宋

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宋人伐齊齊人殺無虧孝公立自孝公十傳而至簡公下有外憂必有內嫠元於四字掌故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

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承上接下

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左傳莊公九年鮑叔帥師來言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召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

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用之者桓公也管案歸宿夫有舜

而後知放四凶見書舜典又左文十八年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家語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門人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彼桓公何人也不識高下之詞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

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起下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

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

不可近而已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威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威公不用其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亂國本出管子

鳴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

三子矣乎雖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

管案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相生而非三子者則無

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

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管案抑揚反覆在此數行須有與二字意思神與窮

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

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譬轉不然天下豈少

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

而去之耶又探語曰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斷因桓公之

問舉天下之賢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

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

其臣又皆不及仲下因使晉文外事如意則日如狐偃趙衰先軫胥臣之流皆不及管仲

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年間亦孝公乃威公子立十年而卒晉文公卒子襄公立

公卒立其弟雍是為靈公靈公成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靈公虐之其事如此事見左傳宣公

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

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書曰耆舊所言

至悼公猶能九合諸侯此蓋襄文公之餘亦由有老成之人輔翼故也

桓公之死也一

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應夫天下未嘗

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

管仲者吾不信也議論新意起好生前

又仲之書有記其將死

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管子戒篇威公問管仲曰鮑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

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國詘不能以國詘者不足以為相

而不能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

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管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王

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家語史魚驟諫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賢而不能進

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王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

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夫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魚乎與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本傳高祖蕭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歎得好有力好意又實華[illegible]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歎得精神甚有力如破竹勢一句緊一句

上田樞密書

名況字元鈞其先京兆人徙信都嘉祐三年為樞密使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史記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舜子商均亦不肖舜瞽子父頑母嚚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如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孟子見齊宣王見梁惠王之類是也詳見論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者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illegible]口知白知蜀州任自[illegible]大夫知成都府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illegible]歐陽公獻其書二十七篇大見稱賞其書論年少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

中文字皆[illegible]異筆不中選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illegible]充溢於中而不能自制也然後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

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孫武吳起）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董仲舒[illegible]）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文見前[illegible]）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文見前[illegible]）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illegible]六國十篇）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此篇元無呂批不敢增入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

東坡文

晁錯論

（此篇[illegible]引入事說晁錯[illegible]因之[illegible]此篇[illegible]作文[illegible]引入來）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起頭[illegible]）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illegible]）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illegible]）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illegible]）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illegible]）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起[illegible]）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illegible]）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說。（[illegible]）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illegible]）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illegible]）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illegible]）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illegible]）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illegible]）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本傳云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illegible]）

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明州書明白），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此方言盎亦死也，只本傳云上問袁盎計安出。此以下文氣）。

（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誅錯，復其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已而錯竟斬於東市。）

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去說），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此錯情實，贊言以錯當如此）。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總結錯間說，下語意長有味）。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與前相應）。

范增論

（前分引入議一段之曲所皆無陳涉之得民一段，是從項羽殺卿子一段去，則又字直了無且盡。帝之立一段亦直下，惟有立二段於後見曲折。處意一篇要有物歸，必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來，忽然起於陳平，是得之一篇意相屬，又見一節所知。）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敘范增去事，並見項羽傳）。蘇子曰：增之去，善矣（發曲）。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此論主意）。然則當以何事去（先提起）？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自此斷入，文難入），終以此失天下（高紀云：沛公以爲羽），當於是去耶（因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句去失之直，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增曷爲以此去哉（不脫，下得好，曲折意）？易曰：知幾其神乎（甲意）。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到此方露正意）。

（羽傳云：宋義號卿子冠軍，羽即其帳中斬義頭。）

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此立三事，錯目起佳，事切轉好）。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羽傳云）。

（增說項梁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之，從民望也。後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斡轉好議論）；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關鎖而密）。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兩句目，應得有翻出）。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兩句目好）？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陳平應轉力）？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開闔）。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高紀云：項羽怨秦，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慓悍，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羽傳：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以爲上將軍），不賢而能如是乎（又守出自，解殺冠軍、殺義帝）？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上二句是羽殺冠軍義帝之目，此是弒目，最直得好）。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應綱目）。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大抵文字要用翻作有勢，須着引入轉爲有）。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此是結殺義帝之事，增之一等方高）。方羽殺卿子冠軍（此下說增與羽），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以增一頭腦，大凡作文議論，須說前後不好與）。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語助得妙）？增年已七十（羽傳：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合則留，不合則去（此營策），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贊詞）！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總結）；

〇高崗曰凡指有一毫增而不能用其兵力以爲其食也見李治　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他所以後面頂說他些子不好處以論前說增不……大凡作文……見道後却說他所乃是承他一線地

秦始皇扶蘇論

不特文勢佳健議論亦至當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蒙恬傳云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秦王以爲中車府令高私事公子胡亥……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爵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斯傳見李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　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外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內……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有力　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

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理）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賁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眼目理俱到）（數句皆結意）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此轉生下商鞅）商鞅立信於徙木（史記傳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立威於棄灰（商鞅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刑其親戚師傅（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公子虔復犯約劓之）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見刑罰平易處）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文王世子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結上意）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此轉說用法中生出關鍵起）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於此一句起）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許（李斯趙高矯書賜扶蘇死扶蘇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晚也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戾太子江充為使者治巫蠱得桐木人太子懼乃斬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太子兵敗亡自經）知許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說此一句）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此篇蓋說內外一句結）（本無此意作文字之法要說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一

東坡文

王者不治夷狄

（純体好前面開說長後正說甚超讀之全不覺長蓋從面一句轉一句出來又凡用題說公羊傳出入意外成乃筆力高人處好然後為中間出公羊傳論云題說大議論不起草以數多文義以為時文）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說大意有力）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亦緊有力使得外）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公羊傳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何休曰）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繼焉有善則汲汲

而書之（下字妙　邵曰如書齊桓之盟晉文城濮之戰之類）唯恐其不得聞於後世
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邵曰如齊威公則書晉文召王則曰王狩之類）唯恐其
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嚴者
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邵曰如荊之入郢書楚子來聘則曰荊人）
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而後進者類此）
（頭上書楚子……所謂不錄者類此）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
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
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就斷有力）
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說盡了）
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意外一轉）
（意了又出己下一句緊一句）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
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
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
（不說戎如此乃見其……人）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
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
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
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
（說入中國）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
禍大矣（見不治之本意）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
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一結得盡）由是觀之春秋之
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關鎖上面無此則前散漫　結有力）

潮州韓文公廟碑

（邵曰東坡外集載與吳子野論韓文公廟碑書云文公廟碑近已寄去矣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此二句起碑）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
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
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
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
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
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
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
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
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
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
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
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
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為民害愈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太狂疎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鬭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此段精神)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文公刺潮州請置鄉校牒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illegible])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illegible])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illegible])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illegible])飄然乘風來帝旁下

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illegible])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illegible])汗流籍湜走且僵([illegible])滅沒倒影不可望([illegible])作書詆佛譏君王([illegible])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illegible])祝融先驅海若藏([illegible])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illegible])於粲荔丹與蕉黃([illegible])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illegible])

孔子墮三都 (忠林)

(出論頭看他使事相形)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公羊定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

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左傳定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後漢孔融傳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以殺融奏免融官後下獄弃市）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云（左定元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季氏之忌克枝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目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哉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史記孔子世家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夫孔子蓋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史記齊世家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田氏卒有齊國晉世家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三分其地）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左昭二十六年云云）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孟子公孫丑云云）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言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以是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左十四年）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左哀十四年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續前十四年）十六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注見上）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左哀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左哀公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即出公也文子欲納之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

請自北門出萊曰窮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門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旣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二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三

東坡文

厲法禁

此篇段段有警策

昔者聖人制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illegible]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illegible]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矣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所借以徇天下也[illegible]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者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illegible]以左傳世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illegible]渾氏窮奇出於少皞氏縉雲氏皆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聖天下之大族以[illegible]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illegible]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illegible]故能以其國霸[illegible]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illegible]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illegible]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

重則其下愈不敢言（[illegible]大吏[illegible]）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illegible]）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是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精神眼目）用法之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句工）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illegible]）責之至重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與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不以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illegible]）（[illegible]）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曆者（選舉志云[illegible]）而至於館閣之臣出於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illegible]）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illegible]）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小臣不敢犯也

王仲儀真贊

（明曰仲儀名素文正公之子也）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立兩股起）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結前兩段）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有力）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illegible]）余嘉祐中始識公於成都（[illegible]）其後從事於岐（[illegible]）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illegible]）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

（郎曰名惠勤餘杭人歐陽公有山中之樂三章爲勤作也）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出史記汲鄭傳贊）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

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轉下字上句）故
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
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illegible]）自庸衆
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歐公本傳云[illegible]）
一時聞人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
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illegible]）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illegible]）
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illegible]）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
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
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
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結前二段[illegible]）公不喜佛老其
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
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
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
（東坡志林[illegible]）
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
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illegible]）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
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illegible]）
（[illegible]）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東坡自杭倅移守密州）勤出其
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
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留侯論

（[illegible]先說忍與不忍規模方說子房授書之事其意在不忍此老人所以深惜[illegible]之忍小[illegible]就大謀故其後輔佐高祖亦使忍之有成）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一篇綱目在忍字）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天
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
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illegible]）夫子房授書於圯上
之老人也其事甚怪（[illegible]）
（[illegible]）
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
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
之義（[illegible]）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illegible]）且其意不
在書（[illegible]）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
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
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illegible]）子房不忍忿
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
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illegible]）
（[illegible]）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
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illegible]）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
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illegible]）
（[illegible]史記刺客傳）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illegible]）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
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

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國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其至以其身親爲夫差前馬）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一句主二節意）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文勢如一）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總結）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傳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也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臣請自立爲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以上歸結）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史記留侯傳贊〇本傳贊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三

東坡文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綱目〇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於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一篇主意）論立而爭起（綱目）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史本傳）莊周（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史本傳）揚朱墨翟（孟子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田駢慎到（人皆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申不害（申不害者京人也其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之徒（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見告子篇文公）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見性惡篇）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見修身篇）孟子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

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illegible]見中庸）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孟公孫丑上[illegible]）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荀卿論

（此篇前屬後斷[illegible]）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illegible]）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illegible]）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illegible]）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illegible]）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illegible]）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illegible]）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illegible]）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illegible]）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illegible]）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illegible]）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illegible]）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見性惡篇）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illegible]）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illegible]）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illegible]）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此謂夫子三代周公[illegible]）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

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前漢刑法志云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此[illegible]前四說荀卿[illegible]不好[illegible]一步與他[illegible]荀卿亦是蘭賢者大抵作文篇式要如此雖使孔子起後仍舊使孔子[illegible]入此文字不盡亦自相應)

六一居士集序

(此篇[illegible]說大[illegible]下[illegible]言大今人文字[illegible]言大下[illegible]下[illegible]以言[illegible]如[illegible]孔孟[illegible]大[illegible]詩○歐陽文六一居士[illegible]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illegible]吾一[illegible]老於是五物之間[illegible]下[illegible]一曰[illegible]以吾[illegible])

夫言有大而非誇(注[illegible])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illegible]云凡爲文[illegible]上句[illegible]下句[illegible]一句[illegible]又[illegible]言有大而非誇者[illegible]兩句亦[illegible]上句不足[illegible])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語子罕)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小說)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注見上)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史記列傳云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喜刑名法術之學又云商鞅天資刻薄人也少好刑名之學)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前漢陳勝傳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秦二世元年[illegible]將兵向新陽以東陳乃立爲王號張楚於是郡縣皆殺其長吏以應陳涉[illegible]廣[illegible]王[illegible]諸將[illegible]以西擊秦[illegible]本紀高祖劉邦[illegible]項[illegible]起兵[illegible]乃召故人所知豪吏[illegible]得八千人[illegible]下縣[illegible]相人季父梁[illegible]家)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劉貢父說[illegible]以配禹)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孟公孫丑云)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史記見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晉[illegible])梁以佛亡(梁武帝[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夫皆以學[illegible]莊老[illegible]誕[illegible]晉[illegible]至於[illegible]亡[illegible]由[illegible]見[illegible]晉史[illegible]武帝崇[illegible]佛[illegible]至[illegible]事[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國[illegible]事見南史)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韓愈傳贊云昔孟軻[illegible]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歐陽公傳云[illegible]性剛直[illegible]善惡黑白明於當時有[illegible]勢[illegible]知其[illegible]立[illegible]前[illegible]遭之不顧其後放[illegible]逐[illegible]至數年[illegible]氣[illegible]而[illegible]如[illegible]其志氣[illegible]自若也)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天聖景祐並仁宗年號)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

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宋仁宗年號）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歟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歐陽公有四子發奕棐辯是也）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豈[illegible]不[illegible]）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東坡文

倡勇敢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illegible]）天子無甚勇之將而將帥無甚勇之士是故敎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illegible]）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一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其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illegible]）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眾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illegible]）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闔閭吳王夫差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韋昭注云決鉤弦拾捍也申胥華登善用兵）

衆必化之（旹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可以決之三礼圖云決以朱韋爲之挾大射礼云設決朱極三注云遂射韝以象骨爲之著右拇指所以鉤弦而闓之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无名指皆无決極沙弦矣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極則今由所用包指是也遂得謂亦以朱韋爲之極鄉射者亦云遂所謂也以韋爲之韝以遂弦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今世所用臂衝是也）苟有以發之及其翫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而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而將軍必有所私之士（作文好）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寵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漢武紀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武帝太初元年秋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往大宛天漢四年春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將兵出朔方征和二年三月又遣廣利出五原擊匈奴降匈奴）何者先無所異之人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作文好）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爲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歐公甞有論罷取棄國劄子）（其所一節云臣昔於仁宗朝親奉德音所遣戰將及所委經略大抵皆出聖斷精選故責察百官畢命而力行難此事見也則所謂西方而致身事於元年冬西戎寇邊康定元年慶平戎路公萬清鎮又路聚寶元年任福等盡死三年元昊來款然至嘉祐六年公奉制利將垂十有餘年謂此事也）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起）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服）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之虐）（然逮）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商鞅著書五卷韓子非著書二十卷大抵皆刑名之說也）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合之於近）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開闔好）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譬）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句法佳）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

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見申韓本傳贊）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民中一 又綱目）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illegible]）

孫武論

（究說用智之權一用則三處皆至處以其三處之中方可見聖人之事可見而後諸之言）

（不足信）

古之善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如作戰謀攻火攻九變等篇云云是也）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教人者是君子之患於有功也變詐汩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古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日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見孫子始計篇）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强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五之十七

粲成文

三國論 此篇要看開闔抑揚法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 句法不怙 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 主意綱目 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 轉佳 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 有力 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 一作秉 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 說項籍人處 咄嗟叱咤奮其暴怒 說其真智 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 文勢 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 摧其鋒有力 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 即日項籍力拔山氣蓋世 所向無敵高帝或至爲門辯籍或親身而與戰堅壁不敢攖其鋒知世無雄下之戰卒殺滅項氏 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 一作敗 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 雄不事 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 抑 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 譬喻 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 三國志先主傳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 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 謂建都關中 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 韓信彭越皆是人高帝反收之以爲己用 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 即日籍欲與帝挑戰帝數籍十罪且云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與公挑戰其深折籍皆此類也見高帝紀 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 揚 其中獨有超然自喜之心 抑 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 三國志先主傳建安十六年劉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先主留諸葛亮關羽據荆州自將步卒數萬之益州 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 孔明傳評曰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 先主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章武元年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請和先主盛怒不許二年夏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先主自秭歸騎由步道還魚復 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 先主領徐州袁術來攻先主相持經月 後先主爲曹所敗復奔袁紹 困於呂布 初先主與袁術相持呂布乘虛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求和於布遂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 而狼狽於荆州 劉琮降曹公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襄陽曹公追之及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遁走 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抑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前說不好後略取劉備口否三國論

最要看反覆抑揚開闔法

君術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富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於其中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受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禮焉而强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其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鬭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各[illegible]其私

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强之也强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也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君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者李林甫是也李林甫傳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沉蠱衽席主德衰矣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果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果而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

天下之爭夫天下日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林甫傳云林甫居相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林甫病儒臣以方畧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己權即說帝用番將守邊帝然之因用安祿山等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之林甫亦不之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世之人君苟無好善原本作是疑誤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其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佞幸傳石顯自知擅權事柄在一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召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擅命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訴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蕭望之顯因薦貢禹於天子禮事之甚

備議者於是稱顯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人之[illegible]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快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今謂君惑於吾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強於君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君何不可與其可乎若大難之至而恤之其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其釋君公曰不可與政吾將圖之驪姬曰盡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公說使申生伐東山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

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鄉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南豐文

戰國策目錄序

（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初讀者大羹元酒須當子細味之若桂樣字好有謝疊山不覺其味又有翠蒼存）

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之後傳在前漢書）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得盡其書正其謬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平）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此句）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下守）夫孔子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俗已熄久矣（孟說）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不是礼王天下太古難行之一律）（家有力警策）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說孔孟法法畢有力）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前數句推拽自然應上説破有力）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數句蓋一篇骨子綱目）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文字相承好不費力有上四句無下四句文）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偏爲一切之計而已（說出他情）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害可掩）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轉佳警策）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害得不宮）卒至蘇秦（雒陽人事趙爲從約長並相六國後之齊爲刺史所殺）商鞅（衛之庶子相秦十年孝公卒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車裂以徇見史本傳）孫臏（孫武之後與龐涓共學兵法涓事魏得爲魏王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其兩足見本傳）吳起（衛人魏文侯以爲將又事其子武侯後之楚楚悼王以爲相爲楚貴戚所害見本傳）李斯（上蔡人事秦二世爲丞相後斬於市）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六國爲秦所滅秦王子嬰又降漢事並見史秦紀及六國世家）其爲世之大禍明矣（佳結）而俗猶莫之寤也（接過接轉好）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應前）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結有力）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餘意）則此書之不泯（泯一作滅）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斷頭好）放而絕之莫善於是（結有力）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雖平易中有千鈞之力）（力量至此一段甚有力學）皆著而非之（至此前之意思御一翻）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五一）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有不可得而廢也（有許不可廢事）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云字無）

救災議

（此一篇得好後面議語好）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

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精句兩細目）（此一假字有擬）文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抑揚）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乎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結前說破開後）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結前說）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閒頓前說）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應）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此作文）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識盡又揣）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

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警策）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難可以久行也（計下得）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算得分明）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爲十萬戶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常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

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耳（精）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旣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結警）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結前生後生下意）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耳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

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不重說蓋賊文）（回互有字）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旣囂然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驚國家何能晏然而已乎（至回）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萌也（前說害以下說利自此）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二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說利有司說破）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敵萊）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

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說利害分明）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與前相應得體綱文字鍊）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躢聲（文字）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結有力承）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前食貨志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同上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肌割髮宜及膚先王之於救災補敗尚何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糶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糶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輕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峭潔有力）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敘事 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且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讚 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按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句佳 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佳轉 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徒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下字好 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下字好 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張綱、祝良之類是也。前總 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下句好 況致平耶？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繳此前段意 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焉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未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予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予曰：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好轉 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斷力勝賊者，暴戰者，有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為是也？此二句蓋欲不用兵 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換好 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之，誰與時人之自用者為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未始不階於大哉。結好 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學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十九

增註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卷之二十

南豐文

唐論

此篇大意專說太宗辯神變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文勢說起只歸在太宗一句上 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士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總說 漢此段是句法 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又總撥 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始終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自前說入太宗試 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立三段開案 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以字說有字有字 有作無字是句法 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句好 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此說是開架說太宗處 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此三段是開架說太宗得處 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

之行（鐵慶以先王說則提綱起好）擬之先王未備也（綱目自此以下放開說）禮樂之
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先王之未備也（抑）躬親行陣之間
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揚此二段說得失看莫不二字）而非
先王之所尚也（抑）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
下莫不以爲盛（揚）而非先王之所務也（抑）太宗之爲政於天
下者得失如此（得失二字隱二段）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
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
年而始有太宗之君（再總說自古雖得如太宗意）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稱極治
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
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一篇警策眼目都在此）
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就民字下生士字）士之生於文武
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愷之於舜（八元八愷出左傳文公十八年）伊
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好丁語）生於文
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爲
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回互好）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
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
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宛丘文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事見前漢本傳）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纖）而求持重者必
如綰則已甚矣（結）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下文）
而遺其似（立一篇綱目）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眞
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稚魯庸鈍偶似夫
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
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爲長者而用則世
之可以持重多矣（關鍵）夫惡馬之奔踶也（切）求其無奔踶可也
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
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見本傳）夫天下
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委蛇曲折處）而要之易劫
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此周旋和緩處若便）
（以亞夫不納文帝一段後則文勢追）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
信可謂不易以勢劫而於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
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能可以相少主立危難者意非亞
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婁
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哉（吁）景帝者求人以形似而失之者也
蓋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得得一周昌能
項留祈而高祖遂以趙委之（見本傳）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
死其必方蓋有所迫（此敘文字段時不好事作好使高祖爲昌得論）而所以任昌者
相危弱之道也（回互）嘆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
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則用大爲最難必惟有所不治而後
能用大矣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
人之爲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爲之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
之衆雖不能盡合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
不失爲屨之利夫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悉

勞而長短小大之差殊要以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屨足
以平國人之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百
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
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巧智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
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世之將□則禹爲不智也知
而爲之是禹□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漢賛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
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
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乎此足以通天
之情至於聰明之所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
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曰吾法果何爲而起
□以天下之大情萬□ 常理衆者勝□者百人而□
一人勝多之□ 吾之法 以當國人之□
之利多矣其所不及□ 何以爲□哉非不欲□也
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
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周禮地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如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亦不過□
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推於
而不知聖人亦之大法不可以應變之區區以預盡天下之
事□苟有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袞一粒
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
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

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屨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
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
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終身之
力而爲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逆而不失
爲利焉之也夫一本不快作擇者下缺而字嗚呼何至是□然語治天下之
勞哉所以立法而後知大用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户而天下
無遺慮矣

增注東萊呂成公古周禮卷之二十

小宋圖書館藏